

廿二史
彈詞
註

第一冊

東北人民圖書館

成都楊慎編著

漢陽張三異增定 張仲璜註

廿一史彈詞註(一)

中華書局印行

廿一史彈詞舊序

世傳用修戔滇南。常傅胡粉。支髮爲兩角髻。行歌市中。余竊疑之。謂賢達何放廢如是。及得用修廿一史彈詞。喟然歎曰。用修行吟自廢。豈無意歟。夫世之刪史者。不過節約其文與事。備勸戒。便觀覽而已。用修不然。先之以聲歌。繼之以序說。雜以里語街談。隳括參差。自然成韻。似正似諧。似俗似雅。似近似遠。其意豈徒以自廣已哉。蓋痛古今之須臾。悲興亡之倏忽。而橫目之民。悠悠以難悟也。故爲曼聲以送之。使言者足以感。聞者易以思。殆懷屈子沉湘之志。而復能自脫於莊列達生之旨。不失其正。而亦不傷其生者乎。夫用修以元輔子擢制策首。其一時寵遇。豈不盛哉。及一朝遣戍。終老南裔。無望賜環。彼聰明才悟。殆有過人者也。見夫苑枯華落。陵谷變遷。轉眼無定。不以此一死生。齊物化。而徒怨歎感憤。以懟君父。而夭其生。則似愚矣。故託往事。藏來者。短詠長歌。傀備千

古披髮行吟以自全。而不以爲恥。嗟夫。世何常。語亦何常。談言解紛。利在微中。世有奸雄。懷禍亂而不悔。如焚原烈澤。不可向邇。一旦庸夫孺子。巷陌之謠。片言入耳。向日凶燄。輒烟銷灰冷。不待黃泉而氣息已盡。何哉。誠有以動其心也。凡人暗於自見。未有不明於見人。今觀用修所述。纍纍萬餘言。上自鴻龐。下迄勝國。其間皇帝王伯。忠孝賢聖之驅馳。亂臣賊子之縱橫。戎狄盜賊之生滅。靡不兼總條貫。其詞可竹可絲。可語可笑。至於重復悲慨。淒其斷絕。令人一而歎。再而悔。如雍門之哦。一市人皆泣。如越石之嘯。羌胡皆涕泗沾衣。投戈北去。而不自知其哀痛之何從也。是真所謂情深於騷。而用廣於騷者歟。時初夏。余方晝臥北窗下。聽黃鸝歌金縷。忽忽睡去。夢身至堯禹所。左右臂化爲臯夔共驩。轉屬遷換。下至莽操懿溫。尿溺轉化。與同作賊。旋復剖心出視。變爲禰衡諸烈士。又變作庭前舞馬。殿下孫供奉。興兵仗劍。搥鼓掀衣。殺賊罵賊。城郭山川。罔不遍歷。侯王將相。東討西征。屠戮誅奪。生死死生。不可勝數。旋及爪髮毛毫。反

復變化。覺帝王聖賢。所爲甚苦。欲日暮解脫。不可卽得。又覺莽操懿溫。亦無樂境。刀鋸焚炙。無有苦惱。俯視北邙。高墳卑塚。白骨枯骸。皆身受享所過。不復悲憶。輒復歌曰。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遍地愁。忽然驚寤。則兒子鼎持此詩話歌。且讀於旁也。推枕而起。黃鸝在樹。花影當庭。拭眼悲悔。謂聲塵不淨。耳受乃爲身受。夢作卽同眞作。因歎黃梁一夢。果不欺人。鼠肝蟲臂。俱爲蝶化。慨然有赤松安期之想。噫。人生若朝露將晞。古今三百二十七萬八千餘年。亦刹那間事。但聖賢豪傑於夢中得好光景耳。若漢唐宋來亂臣賊子。朋黨交傾。正如迷人夢入惡境。顛倒呻吟。不能自醒。昔用修旣放。一時諸臣多貴盛者。爾時君臣相得。不啻魚水。然其賢者旣憂讒畏譏。不肖旋被褫斥。甚而藁街爲戮。名在丹書。淒涼千載。悲夫。賢愚共盡。黃土悠悠。以視用修傅粉悲歌。漁樵唱和。猶贏得一場清夢也。時天啓癸亥九日。古吳宋鳳翔羽皇題。

廿一史彈詞註

廿一史彈詞註序

文體之有正變。謂非時遇之順逆使然乎。何以明其然哉。時際休隆。珥筆纂述。則卽以胸中瑰瑋。發爲文章。彤管流徽。賡揚盛事。此遇之順而文之正也。不幸而爲孤臣孽子。憂讒畏譏。或招沉湘。或悲賦鵬。致寄慨於蟲魚。因寓情於草木。其遇則逆。其文則變。所固然也。然遇有順逆。文有正變。而皆以不外勸懲扶正人心者。乃足歌詠於不衰。余居恆披史。每思數十家之浩繁。讀者猝難竟業。思得一指南捷訣。俾羲軒而下。元明以上。條分縷析。言約旨該。觀者瞭如指掌。誦者洋洋盈耳。於以引掖兒輩。祕之家塾。卒戛戛乎難之。乃偶於書肆斷簡中。得用修楊先生廿一史彈詞。而竊歎先生之先獲我心也。先生以元輔令嗣舉制科大元。爲天下第一聞人。不幸以議大禮放廢。著書一百零九種。見行海內。而彈詞一書。胡未之載。或曰。此先生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零裁雲錦。碎剪冰紋。

恐類詼諧。涉嘲諢。故祕而不傳。未可知也。予曰。不然。文體雖變。而大義不渝。卽如虞書府事。嘗著功於九歌。毛詩三百。皆不離乎風雅。況先生博綜記載。隲括微言。褒貶一法春秋。而不必有知罪之懼。論列無殊班馬。而不必操著作之權。故變幻參差。縱橫絕續。止借里謠巷詠。以抒其弔古談今之懷。意不主於詼諧。而實藉以提撕告誡。語非取於嘲諢。而有裨於羣怨興觀。其聲可供絲竹。而其義可作箴銘。其謳吟悲慨。可醒愚婦愚夫。而禾黍流連。亦可悟賢君賢相。欷歔往古。接引將來。先生雖不顯居其名。而其功遂出全史下哉。倘後之讀史者。不爲昭揭。而使珠玉沉埋。謂非表章者之責乎。幸秀水諸公什襲家笥。用光剗劘。庶不負作者苦心。並可爲讀史者之津梁矣。獨是先生以曠世逸才。擅一代著作手。極往古來今興亡治亂之推遷。以及正閏僭竊之升沉。數十百家。言人人殊。而先生按節諧聲。引商刻羽出之。一唱三歎。寓至微於至顯之中。藏至奇於至平之內。是非全史博通。五車淹貫。能窺此乎。第恐初學涉獵未週。達此失彼。

將先生爲勸爲懲。扶正人心之意。把卷茫然欲臥者矣。爰命璜兒一一詳爲註釋。務使事實可稽。義蘊昭晰。歷寒暑。數易稿而書始成。雖全史蘊藉未易表著。而屬詞比事。先生之苦心。庶幾若睹矣。嗣有知者謂先生約衆史之班駁。爲便覽之新聲。俾讀者事半功倍。以爲扶誘之功臣。可也。若謂揉全史之莊重。作艷綺之柔詞。爲涑水鄱陽毘陵諸公之罪人。則不可也。謂斯註釋發明隱義。爲古學片筏。作彈詞演義。可也。若謂援古引經。出處明晰。斷章取義。序次井然。於勸懲大義。可爲前賢後哲之功臣。則不敢也。而余因是竊有感矣。夫人生境遇。順逆亦何常之有。向使先生遇際其順。亦不過爲卿爲相。澤被一時已耳。烏能感慨淋漓。低徊於萬千年之變遷。百數十君之得失。渾括於三萬言內。而唱歎無餘。與龍門涑水同其俯仰。可立言不朽也哉。然則先生之遇逆也。而未始不順也。先生之文變也。而仍不失其正也。烏得以類詼諧。涉嘲諢。莫爲之後。致有美弗彰乎。因是梓而行之。爲之序以公同好云。

康熙甲寅長至月。漢陽張三異禹木題於西泠客舍。

明紀彈詞序

彈詞以三萬餘言。彙括廿一史。光祿之才。豈後人所可及哉。乃猶有遺漏。俟王子季延補苴之。予觀其所遺數事。不過萬中之一二。補苴易耳。至若有明一代全史。概未得纂集。先生才雖大。勢不能留其身於百年後。以續前詞。豈非憾事乎。余與璜兒既爲先生註其已著之詞。而弗續其未備之詞。不同一憾事乎。因不揣固陋。追繹先生之心。廣蒐明紀諸書。合二祖十四宗之蹟。撮要敷陳。比音叶節。雖東施效顰。才非先生之才。而心則猶是先生之心也。先生生明武宗朝。上溯洪武。歷一百四十四年。更十君。其間治亂安危。自開國以至遜國。自仁宣以至土木之變。自弘治以至宸濠之叛。皆先生所已知者。其爲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皆先生所亟欲播之聲歌。而孤臣直筆。不欲以微詞掩也。自世廟下逮懷宗。閱九十五年。更六主。其間由嚴嵩竊柄。以至庚戌之危。由江陵秉政。

以至黨議之興。由魏璫稔惡。以至流賊之破碎山河。闍寺復用。以至甲申殉難。社稷淪亡於赤眉黃巾。一切僉壬亂政。傷心慘目之象。皆先生所未睹記者。使先生而在。有不效屈子之行吟。似賈生之流涕。綜一代興亡之顛末。寄之一唱三歎者乎。乃先生不能留其身於百年後。以輯明詞。而其心則昭然若揭也。予亦第爲先生抒其不容已之心而已。代斲傷手。誚奚容辭。書成。爰命璜兒并加詳註。勿滋遺漏之咎。因竊念廿一史。皆數千萬年已往事。布之街談巷詠。有知者有不知者。若明代始嚴於法網。繼慘於靖亂。厥後元氣喪於權璫。禍亂釀於門戶。而沉陸中原。烟銷於闖獻二賊。父老猶有能道其軼事者。一聆此詞。有不_。如耳所習聞。道所見慣者乎。雖聖朝屢勅詞臣纂修明史。固有藏之石室。懸爲金鑑者。若以此草野新聲。當江天日晚。林下風清。雜之漁歌樵唱中。使愚夫愚婦聞之。知若者爲忠臣。若者爲義士。若者爲亂臣賊子。於以油然興。惕然醒焉。亦廉頑立懦之一徵也。況前事爲後事之師。後車鑒前車之覆。今歷歷指陳。較

若列眉。卽據以考鏡得失。謂非古今來殷憂啓聖之一助耶。請以是質之光祿。其心或亦可無遺憾也已。漢陽張三異禹木題於武林之儲祉堂。

廿一史彈詞註



彈詞註序

彈詞註一書。余於甲寅秋侍先大夫於武林受命所註。今付諸剞劂。有謂篋藏三十七年。忽授之梓者何居。曰。不欲梓者。余之心。不能不梓者。余仰體先大夫之心也。先大夫於癸丑冬。解組會稽。旅寓西湖。日手彈詞一編。詠歌不輟。又以明代缺如。因綜有明三百年事。續著彈詞。顧謂余曰。楊先生放廢滇南時。其胸中抑鬱。一往忠君愛國之心。無可寄。寄之歌詞。一彈再鼓。隱寓夫勸懲來世。扶正人心之旨。予並續明詞。俾無缺漏。惟是詞意彙括。恐讀者按詞忘事。其於勸懲之旨。終覺展卷茫然。汝其綜此兩書。詳註而急梓之。以公同好可耳。予聞命。跪而請曰。大人不以瑣之不肖。命註彈詞。敢不奉嚴命。然竊思之。古者聖作明述。有經必有傳。有是書必有是書之箋註。但後儒學尙訓詁。雖六經皆有註疏。每多失經之本旨。卽如三傳有功於春秋。而馬融不能無異同之疑。合註有功

於左氏。而杜預且引爲一人之癖。古人著述之難類如此。況升菴彈詞。揉全史爲十段。采用宏博。大人續補明詞。並驅不朽。倘蒐羅未廣。考核未詳。遽登梨棗。貽笑通儒。非大人所以命璜之意也。敢請緩之。先子曰。然。古人十年而成一賦。註書豈厭詳慎。汝其勉之。余唯唯而退。由是篝燈起稿。繙閱羣書。根究事蹟。悉其原委。歷寒暑而註幾成。可以梓矣。而未遽梓者。不敢謂已得古人之旨也。故曰不欲梓者。余之心也。嗣是歸里暇日。猶數易稿。請正先大人。大人命匠計工。亟圖授梓。緣辛酉以前。余事制舉。未得全力搜討。及於役梧江。匏繫雞肋。校讎無人。授梓之意終不果。而先子遂於辛未見背矣。徒跣奔旋。雞骨支牀。潦倒疾病。諸事俱廢。遷延又十九載。今自顧鬢髮霜盈。桑榆影逼。倘過此不能付梓成書。懼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而謂予能已於授梓乎。昔龍門馬遷繼父談書。不忘執手之泣。扶風班固就父彪業。克成漢史之詳。思廉表遺言。而續梁陳二書。延壽終先志。而撰南北二史。古人著書。堂構相承。比比然矣。余不才。去古人何

啻天淵。而其不忍忘先人之心。與先人望予之心。則一也。乃今閱三十七年而始謀授梓。方以曠日滋戾。而猶敢逡巡乎哉。故曰不能不梓者。余仰體先大夫之心也。獨是前後兩書註成。授梓有期。其於闡發勸懲之旨。未知果能仰酬先志與否。而歲月遷移。先大夫不獲日擊校正。則撫編摩挲。是又余之滋感也夫。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嘉平月漢陽張仲璜別麓題。

廿一 史彈詞註

彈詞註凡例

一 彈詞一書。義宗經傳。詞類風騷。自開闢以來。流傳世代。君臣賢否。國運短長。統在數十頁內。洵讀史便捷法門也。維揚董昭侯。舊有刊本。桐川陳上儀。秀水王季延。朱葵石。更加訂正。重鐫行世。閱者咸知是書之功。不在全史下。而服習者恆少。良由博極羣書。語多不解。璜承父命。按詞註解。考證詳晰。如四書之有集註。讀者源委悉明。講者尋繹不倦。俾一部廿一史。從容漸漬。淹貫於胸中。所記約而所通博。是詞之有功史學。良非尠已。

一 是書將遷固以後宋濂王禕以前汗牛之史。縮爲一冊。而浩博之才。更於正史外。無書不供採取。今遵廿一史逐詞細註。其正史所無。亦必於引用諸書。考核根據。確有載籍出處者。方敢入註。惟每段之開場詞調詩句及結束詠嘆數行。係作者詞外流連低徊不盡之意。無關正史。故略而不註。

一 本詞每行三句。句共十字。有十字一事者。有三句分三事者。有一句兼二三事者。作者語有根原。字非泛設。註亦事事詳釋。不敢忽略一字。

一 詞分十段。一總說。二三代。三秦漢。四三分兩晉。五南北。六五胡。七隋唐。八後五代十一國。九宋遼金夏。十元史。如某段說某朝。先於是段詞前總說。是朝世次。共享國若干年。今更於世次之下分註各主在位年數。至漢武帝後。並附註正閏年號。俾初學順便一覽。卽知歷代改元建號。並知各主年數多寡。日省而功倍。間有在位年數。註與詞異。緣註遵綱目編年。亦不附會本詞。是在讀者再加攷證。

一 歷代迭興。改易郡邑。建置迴殊。詞內封爵事實戰爭之處。所載地名。止據史書。各隨朝代郡縣。隨地列名。有漢是而晉非。唐因而宋革者。若不考前代廢興何名。近日隸轄何省。則茫不知其所在。今璜搜考方輿勝覽。廣輿記。廣輿考。一統志諸書。於圈外附註逐條之後。庶讀者隨註考地。知某朝某郡

邑都鄙。卽今某省府州縣衙所。下及邊荒僻壤。一水一山。亦必考證新舊方名。間有輿圖查檢無據者。則於註末直書曰未詳。以備考核。閱者鑒之。

一 歷代盛衰事故。作者止憑己意論斷。原不計事之前後連貫。有一事而時歷兩朝。一人而略前詳後者。若止就詞演事。未免有尾無首。今每註一事。必遡厥初若何。要終若何。或以先是云云。至是云云。俾其端委畢悉。庶無掛漏。

一 註依正史。務期闡發詞義。不至含糊。其史句文義間有深晦難解。及名號今古不同。事實典故正史本文未經縷析者。又必於圈外再加補註。總期無義不悉。展卷了然。

一 詞內間有前朝事實誤入後代。及引用有戾正史者。由縱筆疾書。採用偶訛。今不便將某事改歸某代。仍於本詞註明此事原委。止云按史如何云云。而於註末駁正曰疑誤。

一 詞內有一語而稱述前後重出者。不便一註再註。卽於本詞下註明註見

第幾段某句下。有一事而前道其始。隔數行而後述其終。其此事文義不便割裂兩截。則於詞之後句一總註釋。止於前詞句下。書曰註見下。以省重複。

一 史書所載各異。如三皇五帝仲丙外壬之類。所傳近誣。如以呂易嬴。以牛易馬之類。以及附會傳疑如燭影斧聲之類。不一而足。璜於本事註後。或採昔人論斷。或據近日新編。間附己見。一破野史荒謬。或亦考古論世者所樂聞也。

一 帝王諡法及后妃公主名字足稽者。附詳註後。字有難識者。并爲音釋。以免訛錯。

一 引用古人名號。有稱名稱字稱號。或稱別號及所居縣名與書院名。並稱其封爵諡號。一人而數易其稱。頗爲難記。今於各朝詞內之賢相名臣忠孝廉節古今聲施不朽者。皆於註後標明字某號某某處人某爵某諡。以爲博古之一助。但里居一仍各朝舊日地名。不敢易舊從新。恐引用反疑悖古。或

人有重見者。名不重標。若其爵諡雖有。人不足錄者。概略不書。

一 彈詞止於元末。其明紀彈詞一書。係先子乙卯於武林續著。因時近事繁。不比往古概可簡略。故詞務精詳。璜謹註釋成卷。綴於十段詞後。亦爲一段。分作上下兩卷。奈明史尙無成書。祇據明紀編年崇信錄鴻猷錄史竊通紀廣彙紀事本末昭代紀略歷代小史諸書採用成詞。恐歷朝頗多缺略。是非或有謬誤。尙希鴻筆駁正。是則彈詞之幸。而璜與先子之厚望也。

晴川張仲璜別麓謹識

廿一史彈詞註目錄

第一冊

廿一史彈詞註舊序

廿一史彈詞註序

明紀彈詞序

彈詞註序

彈詞註凡例

卷一 第一段 總說……………一

卷二 第二段 說三代……………二五

卷三上 第三段 說秦漢……………六九

卷三 第三段下 說秦漢……………九七

卷四 第四段 說三分兩晉……………一四五

第二册

卷五

第五段

說南北史

一九五

卷六

第六段

說五胡

二六一

卷七

第七段

說隋唐二代

三〇七

第三册

卷八上

第八段

說五代史

三八三

卷八

第八段下

說五代史

四〇三

卷九

第九段

說宋遼金夏

四五九

第九段下

說宋遼金夏

四九九

卷十

第十段

說元史

五六三

第四册

明紀彈詞註卷上

五九三

明紀彈詞註卷下

七〇五

彈詞註後跋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一

成都楊 慎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別麓註 孫坦含坤章

伯琮鶴湄訂 坦麟畫臣

叔珽鵠巖參 坦驄青御

坦熊男祥同校

第一段 總說 西江月

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沉吟屈指數英才。多少是非成敗。富貴歌樓舞榭。淒涼廢塚荒臺。萬般回首化塵埃。只有青山不改。詩曰。

爲愛青山日倚樓。白雲紅樹兩悠悠。秋鴻社燕催人老。野草閒花徧地愁。
野草閒花徧地愁。龍爭虎鬪幾時休。舉頭吳越齊秦楚。回首梁唐晉漢周。概
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邱。

八句罷談詩少賣。且將今古事評論。詩詞只可譚風月。今古還堪警世人。博
覽經書尋故典。傍搜史傳綴新文。零裁錦繡篇篇好。碎剪冰霜字字精。按捺
奸邪尊有道。讚揚忠孝獎賢能。丁當擊玉敲金字。剔透蟠龍繡虎紋。清似釣
舟聞夜雨。壯如軍壘發秋聲。助添豪傑英雄氣。感動忠臣烈士心。短舞長歌
思妙曲。高山流水待知音。當場告稟知音者。忙裏偷閒試一聽。

竊聞誦詩讀書。要知今古。撫琴彈劍。須待賞音。昔者太極初分。鴻濛始判。有大
聖人盤古出世。能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自後三皇五帝。世代
相傳。按史記。盤古之後。有天地人三皇。春秋元命苞曰。開闢以來。至春秋魯哀
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一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索隱曰。凡三百二十

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雖有參差。大概是世遠不能詳考。不必細推。但要知所謂十紀者。

九頭紀 五龍紀 攝提紀 合雒紀 連通紀 敘命紀 循蜚紀

因提紀 禪通紀 疏仡紀

自人皇氏至敘命氏。兄八十三君。又一書云。一百八十三君。十紀之最著。有所謂

有巢氏 燧人氏 伏羲氏 女媧氏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驪連人 渾沌氏 赫胥氏 尊盧氏 吳英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共工氏 神農氏 有熊氏

此等皆係上古。世稱伏羲爲太昊。在位一百一十五年神農爲炎帝。在位一百四十年軒轅爲黃帝。在位一百一十五年謂之三皇。繼之以少昊。在位八十四年顓頊。在位七十八年高辛。在位七十年唐堯。在位七十二年虞

舜。在位四十八年謂之五帝。

璜按雙湖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漢孔安國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渭上南軒。著資治通鑑前編。首列三皇五帝辨疑。亦本之易。參之胡氏。以定五帝之世。則三皇卽天皇地皇人皇之號。五帝之名。當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是。胡一桂。字廷芳。婺源人。號雙湖先生。孔安國。字子固。作書傳。漢諫議大夫。宋追封曲阜伯。胡宏。字仁仲。胡安國季子。稱五峯先生。

三皇五帝。始有文字。相傳堯讓舜。舜讓禹。那時知有義讓。不知有爭。莊子曰。君如標枝。民如野鹿。風俗淳美敦樸。此後禹傳家。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干戈競起。詭詐日生。自此五霸爭強。以至春秋列國。互相吞併。千有餘年。按元會運世

圖云。

邵子以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盤古三皇正在寅會中。自寅會其一度至午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甲辰時也。

夏

禹王治世。先天六會已過。時當午會。陽極陰生。所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應後天六會也。至於七國爭雄。強秦獨霸。楚漢爭鋒。王莽篡朝。奸雄逞志。陰盛陽衰之氣候。雖有聖人復起。無可奈何。後來光武中興。三分割據。五胡雲擾。六代瓜分。南北相吞。隋唐混一。流傳五代。粉碎中原。宋太祖纔得削平。又有遼金西夏。虎狼蛇蝎。轉展相吞。直至元朝。暫時寧帖。上下十九史。按夏禹八年甲子。至今

洪武十七年甲子。凡三千六百年。夏商周三代。共占一千九百年。中間自魯隱公元年己未入春秋。至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哀公十五年辛酉。至周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入通鑑。至五代之末己未。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宋太祖另起。不在通鑑者。又四百年。至元末。中間賢愚不等。善惡不同。是幾箇一場創業開基。幾箇一場龍爭虎鬪。誰弱誰強。誰是誰非。恰似一枕南柯。都打入漁樵話裏。今將歷代史書。大略編成一段。攢十字詩詞。雖然言語粗疎。僅可略知大概。少資談論。以奉知音。

盤古生。一出世。初分天地。

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理。是爲三才首君。周靜軒曰。盤古氏出。由是天地始爲天地。人物始爲人物。而混茫開矣。璜按鍾伯敬補輯捷錄。亦主周說。謂盤古始分天地人物。近日朱青巖綱鑑輯略云。盤古之時。庶類漸繁。設無統御。何成世道。盤古首出。而明天尊地卑之義。以君臨天下。故俗傳曰。盤古分天地。不兼言分人物。雖與周說不同。然萬世君道之立。自盤古始。語不荒唐。此較近理。

至三皇。傳五帝。漸剖乾坤。

盤古既立君臣之道。自此而聖作物觀。至三皇傳五帝。而氣運日開。文明日啓。三皇五帝名號。註見前。

天皇氏定干支陰陽始判。

天皇取天開於子之義。一姓十三人。始制干支之名。十干曰闕逢甲。旃蒙乙。柔兆丙。疆圉丁。著雍戊。屠維己。上章庚。重光辛。元默壬。昭陽癸。十二支曰困敦子。赤奮若丑。攝提格寅。單闕卯。執徐辰。大荒落巳。敦牂午。協洽未。涿灘申。作噩酉。閹茂戌。大淵獻亥。其歲紀以攝提爲首。以定歲之所在。而陰陽始判。闕音謁。默音亦。牂音莊。涿音吞。噩音岳。

地皇氏明氣候序列三辰。

地皇取地闢於丑之義。一姓十一人。爰定日月星三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十一月爲冬至。鈞旋轂轉。周而復始。

人皇氏相山川君臣定位。

人皇取人生於寅之義。一姓九人。相厥山川。分爲九區。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有巢氏辨人獸物類區分。

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迨後爪牙角毒物始爲敵。有巢氏構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以蔽前後。

燧人氏治熟食鑽燧取火。

民未知熟食。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始鑽木取火。別五木以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教民烹飪。

免腥臊而
民利之。

女媧氏補蒼天復立崑崙。

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闕斷熬足。以立四極。淮南子注云。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天廢傾。以熬足柱之。十洲記云。崑崙在西北海戍地。北海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出日月之上。乃天地之根紐也。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銅柱下有迴屋焉。辟方百丈。郭璞贊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巖然中峙。號曰天柱。此共工名康回。非堯時共工也。今鄖陽府竹山縣有女媧山。相傳煉石補天處。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得青囊書九卷。洞知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晉元帝以爲著作郎。

璜按共工氏身卽長人。安能頭觸山崩。况山海經云。西海之外。崑崙山西北。有山名曰不周。是不周山在崑崙之西北。不周卽崩。安能並崑崙之天柱而俱折耶。荒唐甚矣。又按羅氏路史。謂外紀載煉石補天。非真有是事也。是時共工傲亂天常。肆殃下土。女媧戮共工以祛害。都於中皇之山。是謂女皇。本紀謂其功高而充三皇。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則其復天常而奠地維。其功大矣。後人頌之謂之補天。猶所謂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云爾。豈乾坤真可旋轉。天日真可補浴哉。宋羅泌字長源。廬陵人。有路史行世。

有名號。混相承。循蜚疏佗。

循蜚疏佗。十紀中之二紀名也。循蜚紀自鉅靈氏至次民氏。雖世次可紀。而事不經見。疏佗紀則自黃帝以迄於周。

說赫胥談栗陸。概出傳聞。

赫胥栗陸。禪通紀中之二氏也。赫胥之世。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栗陸傲懷自用。其臣東里子諫而被殺。天下叛貳。栗陸遂亡。十紀自五龍紀五氏至疏佗紀帝摯。皆出荒史。故謂傳聞。

紀年數云三百二十七萬。

自天地開闢。至魯哀公十四年。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

掌世界共一百八十餘君。

自九頭紀至叙命紀。共一百八十三君。

伏羲氏。木德王。始畫八卦。

伏羲生於成紀。以木德王。故風姓。時有龍馬負圖出河。其文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帝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情。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而卜筮從此生焉。索隱曰。木德春令。故易稱帝出於震。月令孟春。其帝太昊是也。成紀地名。漢置成紀縣。今省入秦州。屬鞏昌府。

通婚姻。制琴瑟。禮樂絲興。

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民始不瀆而禮由是興。又斲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而樂由是興。

造書契。代結繩。命臣蒼頡。

天雨粟。鬼夜哭。鑿破蒙荒。

上古未有文字。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以記之。帝造書契。刻木畫字。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是時天雨粟。鬼夜哭。

璜按伏羲造書契。則畫卦時已有文字。何先儒乃謂有畫而無文也。外紀以史皇氏爲蒼帝。名頡。創文字。蒼頡時靈龜負書。丹甲青文。蒼帝受之。掌指而創文字。鬼爲夜哭。又謂黃帝命蒼頡爲左史。頡見鳥獸蹄迹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字爲六義。升菴以蒼頡爲伏羲臣。俱不可考。王充嘗辨雨粟鬼哭之妄。云蒼頡制文字。天地出圖書。乃聖明之瑞。何非何惡而鬼爲之哭。漢書緯書云。乃兔夜哭。憂其毫將爲筆也。蒼頡。南樂人。有四目。

神農氏。火紀官。教民耒耜。

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旺相生。太昊首以木德王。神農以火德王。故曰炎帝。神農氏帝以火紀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耕稼。帝乃因天時。相地宜。擇五穀之種。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

作方書。嘗百草。救濟生靈。

帝備味草木。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作方書以療民疾。咨於岐伯。作內經。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由是民無夭札。而醫道立焉。

軒轅氏。制舟車。阪泉三戰。

帝姓公孫。國於有熊。生於軒轅之邱。因名軒轅。始制器用。命共鼓化狐剝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邑奪作大輅。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不能制。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軒轅修德振兵。以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阪泉地名。今延慶州有阪山。云軒轅戰阪泉處。軒轅邱在開封府新鄭縣。有熊。卽新鄭。

璜按史稱軒轅與榆罔阪泉三戰。當時蚩尤攻榆罔於空桑。軒轅徵師以誅蚩尤。若又與榆罔戰。則猶是蚩尤矣。且炎帝是時避蚩尤之攻。遷居涿鹿。亦安能侵陵諸侯乎。史載軒轅誅蚩尤還。天下諸侯共尊爲天子。以代神農氏。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使三戰而後得志。是以兵力取天下。尙得爲五帝之世耶。

擒蚩尤。涿鹿野。妖霧開昏。

蚩尤。炎帝之裔。作刀戟大弩。攻榆罔於空桑。榆罔遷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蚩尤作大霧。軍士皆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殺蚩尤於涿鹿。指南車。車上有樓。刻仙人於上。車雖迴轉。手常指南。或曰。車上用子午盤針。以定四方。蚩尤塚在東平州。常有赤氣出。名蚩尤旗。涿鹿。今順天府涿州。空桑。地名。今開封府陳留縣。

命大撓。及容成。曆編甲子。

帝立星官。命大撓占斗綱所建。以十干配十二支。作爲六十甲子。相配以名目。而定之以納音。又命容成作蓋天。著周天曆度。作調曆。以建寅正月與歲首。復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邪分以置閏。於是時惠而辰從矣。蓋天。卽渾天儀也。邪。音餘。

制冕裳。造算數。律建伶倫。

帝始作冕。垂旒充纒。爲元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聳翟草木之華。染畫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命隸首作算數。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由是成也。又命伶倫取竹於嶠谿。之谷。長九寸。圍九分而吹之。爲黃鐘之宮。又制十二箛。以象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主宮商角徵羽之聲。算數。九章算法也。律。律呂也。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則無射。陽聲也。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陰聲也。嶠谿。在崑崙山北。聳。音揮。

金天氏。誕星虹。諸祥畢至。

金天氏。姓巳。名摯。黃帝之子元囂也。帝以金德王。位在西方。象曉日之明。故號少昊金天氏。母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而生。帝即位後。五鳳適至。元鳥遺書。長庚輝日。后土錫符。諸祥之物畢至。

九黎亂。巫史起。恐動人神。

少昊氏衰。黎氏九侯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家以巫史。無有要質。民瀆於祀。禍災荐臻。璜按少昊乃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金天帝之世。卽衰也。

顓頊氏。命五官。無爲而治。

顓頊。姬姓。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名顓頊。故號顓頊高陽氏。帝以少昊之子重爲木正。曰勾芒。該爲金正。曰蓐收。修及熙相代爲水正。曰元冥。以炎帝之子爲土正。曰勾龍。帝之孫黎。爲火正。曰祝融。是時九黎之亂。既革。神人不雜。物序民安。帝無爲而治焉。張晏曰。高陽高辛。皆因受封所興之地爲氏。顓頊帝。皆以名爲號。上古質樸故也。高陽。縣名。今屬保

定府。古跡有高陽城。顓頊所築。今開封府杞縣。亦有高陽城。乃高陽氏封此也。頊。音蓄。張晏。字子傳。中山人。著有西漢音釋四十卷。

高辛氏。有四后。俱產奇兒。

帝嚳高辛氏。姬姓。名叟。受封於辛。故號高辛氏。帝有四后。元后有郤氏女曰姜嫄。生棄。其後爲周。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契。其後爲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爲陶唐氏。四妃。嫫姆氏女曰常儀。生摯。帝崩。子摯嗣立。叟。音親。嫫。音疽。

唐堯氏。智如神。存心天下。

帝姬姓。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年十三。受封於陶。年十五。復封於唐。爲唐侯。故號陶唐氏。摯尸位九年而廢。諸侯尊弟放勳。踐位平陽。以火德王。家語曰。陶唐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說苑曰。帝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陶唐。今太原府清源縣東南有陶唐城。

璜按太史公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孔安國書傳。則以堯舜禹爲名。蔡氏書傳。謂放勳重華文命。皆稱述功德之詞。至馬融諸儒。乃以堯舜禹爲諡。謬矣。應以安國之說爲是。蔡沉。字仲默。元定子。作書傳。從祀孔廟。

命羲和。欽曆象。觀覽星辰。

帝不忘重黎之舊。使其後復典之。是謂羲和氏。命以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分爲四序。敬授人時。羲仲居嵎夸。理東作。以殷仲春。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仲秋。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既已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期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嵎夸南交昧谷朔方。四方至極之地。蓋官在國都而

測候之所
在四方也。

殺楔獮。斬修蛇。庭生莫莢。

帝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楔獮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帝使羿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下射楔獮。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時有草生於庭。曰莫莢。十五日前。日生一葉。十五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又名曆草。楔獮獸也。封豨。大豕。修蛇。長蛇也。大風。風伯也。青邱。澤名。在青州府。樂安縣境內。齊景公敗於青邱。卽此。莢。音劫。

璜按趙雪航曰。堯時豈有十日焦禾之妖。况日在天。離地萬里。雖千鈞之力。豈能射及萬里之日乎。且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蓋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此言出於外書。鴻烈解。作史者收於外紀。荒唐之言。豈可爲實。

訪巽位。揚側陋。釐降娥英。

帝以年老。丹朱嚚訟。不可授以天下。乃授許由。由不受。乃訪巽位之人於四岳。曰。明明揚側陋。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乃釐降二女。娥皇女英於滌。滌。音沃。水。在今蒲州。源出歷山。下流入於河。許由。字武仲。登封人。滌。音規。水。在今蒲州。源出歷山。下流入於河。許由。字武仲。登封人。滌。音規。水。在今蒲州。源出歷山。下流入於河。許由。字武仲。登封人。滌。音規。

虞舜氏起歷山。躬行孝弟。

舜生於姚墟。居於滌。滌。音沃。水。在今蒲州。源出歷山。下流入於河。許由。字武仲。登封人。滌。音規。水。在今蒲州。源出歷山。下流入於河。許由。字武仲。登封人。滌。音規。水。在今蒲州。源出歷山。下流入於河。許由。字武仲。登封人。滌。音規。

居陶於河濱。器不苦藏。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三十乃登庸。姚墟在東昌府濮州。歷山。山西平陽府蒲州有歷山。又山東東昌府濮州亦有歷山。舜耕處。舊有廟碑碣尚存。以濮州歷山爲是。雷澤。蒲州首陽山下有雷澤。又山東兗州府曹州亦有雷澤。史記謂舜漁於此。亦當以曹州爲是。又曹州定陶西南有陶邱亭。相傳爲舜陶處。

罪四凶。登元愷。觀獄歸仁。

帝鴻氏子曰渾沌。是爲驩兜。少昊氏子曰窮奇。是爲共工。顓頊氏子曰檮杌。是爲鯀。縉雲氏子曰饕餮。是謂三苗。謂之四凶。舜放驩兜於崇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竄三苗於三危。四罪而天下咸服。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檮杌。大臨。靡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世濟其美。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敷五教。天下咸服其明。及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歸乃格於文祖。卽帝位。崇山。南裔。今岳州府慈利縣。幽州。北裔。今奉天府遼陽地。羽山。東裔。今淮安府贛榆縣。三危。西裔。今陝西肅州衛有三危山。饕餮。音滔鐵。斃。艾平聲。饑。音引。

彈五絃。歌南風。阜財解慍。

舜恭己無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絃。絲屬。長三尺三寸六分。先制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爲七絃。

躬巡狩。崩蒼梧。禹避陽城。

舜薦禹於天。命禹攝政總師。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禹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歸禹。乃卽位。蒼梧。山名。一名九嶷。在永州府寧遠縣。陽城。今河南南府登封縣。嶷。音奇。

璜按家語史記。皆言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焉。南軒據孟子曰。卒於鳴條。謂無南巡之說。舜既命禹攝天子矣。胡爲又自遠巡南裔。禹既宗舜矣。胡爲聽其遠葬而不歸櫬於北都也。應以崩鳴條爲是。

崇伯子。蓋前愆。九疇錫洛。

帝堯時。洪水爲患。堯咨四岳有能俾乂。四岳舉高陽氏子伯鯀。堯命爲司空。封鯀爲崇伯。使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舜殛鯀於羽山。舉禹使續父業。胡氏曰。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前編曰。禹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時神龜出洛。負文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關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洛水。一名洛汭。在河南府城南。經偃師宜陽永寧鞏縣界。璜按圖書俱出伏羲之世。至禹時又因神龜負文而衍其義爲九章大法。非至禹時而洛書始出也。

奠山川。作貢賦。天地平成。

禹平水土。奠高山大川。水患既息。任土作貢。成賦中邦。於是地平天成。錫圭告成。

懸鐘鼓。置鐸鞀。下車泣罪。

禹以五音聽治。懸鐘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導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啓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鑄九鼎。象方物。天雨黃金。

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胡氏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誣矣。禹所鑄者。別九州之分野。差山土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鑄於鼎以為萬世準耳。贊寧要言曰。禹鼎不止圖山川。蓋鷲之物。每州民戶暨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得九鼎。知九州戶籍圖書。所以歷代寶之。是時天雨黃金三日。

璜按後世銘功鐘鼎之象。義本乎此。

龍負舟。一生死。蝮蜒齊視。

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視龍猶蝮蜒。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去。在壁曰蝮蜒。草上曰蜥蜴。江水出今茂州岷山。合漢入海。

集會稽。戮防風。萬國咸寧。

禹即位後。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後八歲。會諸侯。計功於越。命曰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禹崩於會稽。因葬焉。會稽縣屬今紹興府。防風氏國。今湖州府武康縣。塗山。今鳳陽府。

堯讓舜。舜讓禹。相傳有道。

堯舜禹以天下相讓禪。蓋聖人大公無我。惟有道者傳之耳。

爲生靈。輸苦役。非戀尊榮。

堯舜禹以愛天下爲心。無所繫念於其間。所謂五帝公天下也。

從此後。禹傳家。子承父業。

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故禹以天下傳之子。

夏商周。相倣倣。直到如今。

所謂三王家天下也。三代至今皆傳子矣。

夏后氏。四百年。一十七帝。

夏自禹至桀。凡一十七主。共天下四百五十八年。

殷湯氏。三十帝。六百餘春。

湯建國號曰商。後盤庚改爲殷。自湯至紂。凡三十主。共天下六百四十四年。

成周氏。八百年。三十七世。

周自武至赧王。凡三十七主。共天下八百六十七年。

九州中。諸列國。併入強秦。

周室既衰。七雄各霸。秦始皇滅二周而吞六國。遂有天下。

秦無道。十五年。止傳二世。

秦始皇二十三年。二世三年。

六國人。併楚漢。起義爭衡。

燕韓趙魏齊楚爲六國。又楚項羽。漢劉邦。俱起兵攻秦。

漢高祖。定江山。一十三帝。

高祖平秦滅楚而定天下。傳至孺子嬰。凡十三主。是爲西漢。

二百年。遭王莽。篡國醜君。

西漢共天下二百一十年。王莽醜平帝。弒孺子嬰。篡位一十八年。

漢光武。復中興。一十二帝。

光武誅莽中興。傳至獻帝。凡十二主。是爲東漢。

二百年。劉備起。漢室三分。

東漢共天下。一百九十五年。獻帝崩。昭烈即位西蜀。天下三分。西蜀。今四川。

三國志。亂紛紛。五十餘載。

蜀魏吳爲三國。蜀漢正統四十三年。漢亡。又十六年。吳亡。武帝時。陳壽撰三國志。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

漢歸曹。吳人晉。取次銷沉。

漢降於曹。曹禪於晉。晉又滅吳。而天下始盡歸於晉。

司馬晉五十年。五胡大亂。

晉自司馬炎有天下。傳至愍帝。凡四主。共五十三年。是爲西晉。其時五胡擾亂。懷愍先後蒙塵。五胡者。鮮卑。匈奴。氐。羌。羯。五等胡人也。氏。晉邸。又音低。羌。音腔。羯。音結。

走江東。承舊統。百歲雲奔。

西晉亡。司馬睿渡江即位。傳至恭帝。凡十一主。共一百零四年。是爲東晉。

南北朝。兩相持。不能混一。

宋齊梁後梁陳爲南朝。元魏西魏東魏北齊後周爲北朝。

氣相吞。力廝併。一百餘春。

南北兩朝。共一百六十九年。

宋齊梁傳陳國。俱都江左。

宋劉裕篡晉。傳八主。六十年。齊蕭道成篡宋。傳七主。二十四年。梁蕭衍篡齊。傳四主。五十六年。陳陳霸先篡梁。傳五主。三十三年。俱都金陵。又後梁蕭譽。稱帝江陵。傳三主。三十年。隋滅之。金陵。今江南江寧府上元縣。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

索頭魏。分齊周。北地稱尊。

元魏拓拔珪。匈奴索頭沙漠汗之後。傳十六主。一百六十年。孝武時。高歡奉靜帝居鄴都。爲東魏。字文泰。奉文帝都長安。爲西魏。後歡子洋奪東魏爲北齊。泰子覺奪西魏爲後周。北齊傳五主。二十六年。後周傳五主。二十八年。索頭。鮮卑別部也。姓拓拔氏。其俗以索辮髮。因號索頭。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周併齊。隋篡周。平陳一統。

周武帝滅齊。隋楊堅篡周。又南平陳後主。而天下一統。盡歸於隋矣。

四十年。彈指過。海內風塵。

隋自楊堅傳至恭帝。
凡三主。三十八年。

唐高祖立根基。二十一帝。

唐李淵受隋禪而有天下。
傳至哀帝。凡二十一主。

三百年。捱不到。付與朱溫。

唐共二百八十九
年。爲朱溫所滅。

朱溫起。號梁朝。歸於李氏。

後梁朱溫。共十六年。
爲唐李存勗所滅。

李唐亡。石晉繼。劉漢相承。

唐李存勗前後四主。共十四年。爲晉石敬瑭所篡。晉兩主。共十
一年。爲北番所擄。晉臣劉智遠乘晉滅稱帝爲漢。父子共四年。

郭氏周。緊相連。通稱五代。

後周郭威滅漢。無嗣。傳妻兒子柴榮。凡三
主。二姓。共十年。合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

五十年。十三帝。流水浮雲。

五代起梁朱溫。終周恭帝。凡十三主。共五十三年。

宋太祖占中原。無多日月。

宋太祖趙匡胤。受周禪。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

西北邊。遼金夏。不相住爭。

大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傳至宣宗。凡十主。二百一十年。大金阿骨打滅遼稱帝。傳末帝。凡九主。一百一十九年。西夏李曩霄。傳至南平主。凡十主。二百九十年。中間又有西遼耶律大石。因大遼滅而稱帝。傳至天禧帝。凡五主。七十一年。

三百載。十八君。汴杭閩廣。

宋自太祖至帝昺。凡十八主。共三百一十七年。都汴。為北宋。自高宗南渡。都杭州。為南宋。後帝昺航海至閩。廣而亡。汴。今河南開封府。杭。今浙江杭州府。閩。今福建福州府。廣。今廣東廣州府。

到頭來。元世祖。一鼓而吞。

宋亡。天下歸於元矣。

胡元氏。併宋金。中華一統。

元蒙古人。姓奇渥温氏。世祖忽必烈。併宋平金。混一南北而有天下。

急慌慌忙過了九十三春。

元自世祖至順帝。凡十主。九十三年。

廿一史笑談間。從頭數徧。

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南宋。蕭子顯南齊。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魏收北魏。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劉煦宋。祁唐書。歐陽修五代史。元脫脫宋遼金三史。宋濂王禕元史。謂之廿一史。司馬遷班固。註見後史記漢書句下。陳壽註見前三國志句下。班固爲西漢書。南宋元嘉初。范曄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又謂之東漢書。唐太宗貞觀中。詔太子司議郎敬播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考證類例。咸出敬播。齊沈約修南宋書。裴子野刪爲宋略三十卷。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初江淹受詔爲齊志。沈約復著齊紀。蕭子顯自表於梁武帝修齊書。梁史官姚察初錄梁陳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問之。察因以所議著篇。成輒上奏。又不克就。且死。屬子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思廉表父遺言。有詔總續。因採謝旻顧野王等諸書。總括爲梁陳二書。李德林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續撰。增多至三十八篇。唐貞觀初。敕其子百藥仍其舊錄。雜採他書。演爲北齊書五十卷。初。齊天保中。詔魏收修魏書。收納金增減善惡。且黨北朝。貶江左。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史。隋開皇中。詔魏澹別成魏史。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爲紀及列傳合九十二篇。令狐德棻爲唐祕書丞。武德中建言。唐承南北五代。無正史。請加撰次。乃詔德棻陳叔達等共成周史。唐貞觀中。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隋史。魏徵總其事。序論皆徵作。李延壽父太師。嘗以宋齊梁陳同隋。欲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追終先志。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一百七十年。爲南北二史。劉煦。石晉宰相也。因唐常

述舊史。增損爲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凡二百卷。謂之舊唐書。其書煩略不均。是非失實。至宋仁宗時。詔歐陽修宋祁刪修唐史。紀表志修主之。列傳祁主之。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謂之新唐書。開寶中。詔扈蒙與盧多遜等修梁漢周史。史成而褒貶失真。仁宗命歐陽修重加修定。爲五代史。元元統六年。脫脫爲中書右丞相。詔修宋遼金三史。召翰林歐陽元爲總裁。發凡舉例。凡論贊表奏。皆元屬筆。明洪武中。詔宋濂王禕修元史。范梈字蔚宗。順陽人。沈約字休文。武康人。謚隱。仕齊。爲步兵校尉。梁武帝受禪。拜尙書僕射。加侍中。遷丹陽尹。所著有晉書百卷。南宋書。齊紀。梁武帝紀若干卷。蕭子顯字景陽。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官宋正卿。魏收字伯起。曲陽人。北朝官僕射。劉煦字日輝。涿州歸義人。宋祁字子京。號小宋。謚景文。歐陽元字原功。

是和非。長共短。細有評論。

要知就裏分明處。

細簡殘篇著意聽。

滾滾龍爭虎鬪。匆匆兔走烏飛。席前花影坐間移。百歲光陰有幾。說古談今話本。圖王霸業兵機。要知成敗是和非。都在漁樵話裏。西江月

明朝有意來相訪。

綠水青山別是春。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二

第二段 說三代 南鄉子

攜酒上吟亭。滿目江山列畫屏。賺得英雄頭似雪。功名。虎嘯龍吟幾戰爭。一
枕夢魂驚。落葉西風別換聲。誰弱誰強都罷手。傷情。打入漁樵話裏聽。詩曰
混沌初分氣候淳。標枝野鹿看君臣。三皇五帝賓天去。辛苦闔浮世上人。
世上生靈作業多。功名富貴反成魔。常懷杞國憂天悶。不見康衢擊壤歌。仗
劍提刀爭日月。伏屍流血換山河。白頭釣叟秋江上。笑指清鷗下碧波。
詩出大才閒遣興。話談今古便驚人。沙金璞玉求良匠。流水高山待賞音。玉
在石中誰辨寶。金藏沙裏未爲真。淘金必索披沙揀。取玉須教破璞尋。琴對
子期彈雅操。馬逢伯樂長千金。龍光未識思雷煥。奇字難知問子雲。美酒要

逢知己飲。好詩須向會家吟。講談盡合周公禮。褒貶咸遵孔聖文。斷簡殘篇藏故典。冰絃玉軫播新聞。高人滿座垂清聽。始信書生用意深。

適間提說歷代總要。不曾開列君臣大體。賢愚國運短長。流傳世次。今將三皇五帝之後。從夏禹傳家。以至商周二代。直至戰國七雄。略陳大概。

夏后氏者。禹王受虞舜禪位為天子。建有天下之號曰夏。在位二十七歲傳一十七帝。

其名曰

啓	<small>在位九歲</small>	太康	<small>在位二十九歲</small>	仲康	<small>在位八歲</small>
帝相	<small>在位二十七歲</small>	少康	<small>在位十二歲</small>	帝杼	<small>在位七歲</small>
帝槐	<small>在位二十六歲</small>	帝芒	<small>在位八歲</small>	帝泄	<small>在位六歲</small>
帝不降	<small>在位十九歲</small>	帝扃	<small>在位十一歲</small>	帝廩	<small>在位十一歲</small>
帝孔甲	<small>在位十一歲</small>	帝皐	<small>在位一歲</small>	帝發	<small>在位三歲</small>
帝桀	<small>在位五十二年</small>	放於南巢。天下歸商。共享國四百五十八年。			

商湯氏者。代夏伐桀。撫有天下。三在位十傳十三君。其名曰

外丙 二在位二祀

仲壬 四在位四祀

太甲 十三在位十三祀

按孟子曰。湯崩。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曰。湯在位十有三祀而崩。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今考皇極經世史。無外丙仲壬名世。且通鑑編年。丁未三十祀。王崩。嫡孫太甲踐位。戊申商王太宗太甲元祀。湯以丁未崩。甲以戊申立。歷數甚明。外丙仲壬之未嗣位。不待辨矣。

沃丁 十九在位十九祀

太庚 十五在位十五祀

小甲 十七在位十七祀

雍己 十二在位十二祀

太戊 十五在位十五祀

仲丁 十三在位十三祀

外壬 十五在位十五祀

河亶甲 九在位九祀

祖乙 十九在位十九祀

祖辛 十六在位十六祀

沃甲 十五在位十五祀

祖丁 十二在位十二祀

南庚 十五在位十五祀

陽甲 七在位七祀

盤庚 十八在位十八祀

小辛 十一在位十一祀

小乙 十八在位十八祀

武丁 十九在位十九祀

祖庚 七在位七祀

祖甲 十三在位十三祀

廩辛 六在位六祀

庚丁

十一在位二祀

武乙

四在位祀

太丁

三在位祀

帝乙

十七在位三祀

帝辛

十二在位三祀

帝辛者紂也。周師入。衣寶自焚。天下歸

周。共享國六百四十四年。

周武王者。父曰文王。紂時封爲西伯。至武王伐紂而有天下。七年傳三十七君。

其名曰

成王

十七在位三年

康王

十六在位二年

昭王

十一在位五年

穆王

十二在位五年

共王

十二在位一年

懿王

十五在位二年

孝王

十五在位一年

夸王

十六在位一年

厲王

十一在位五年

宣王

十六在位四年

幽王

十一在位一年

平王

十一在位五年

桓王

十三在位二年

莊王

十五在位一年

釐王

五在位五年

惠王

十五在位二年

襄王

十三在位三年

頃王

六在位六年

匡王

六在位六年

定王

十一在位二年

簡王

十四在位一年

靈王 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 在位二十五年

悼王 無紀年

敬王 在位十四年

元王 在位六年

真定王 在位十八年

哀王 在位三月

思王 在位五月

考王 在位十五年

威烈王 在位十四年

安王 在位十六年

烈王 在位七年

顯王 在位十八年

懷觀王 在位七年

赧王 在位十九年

共享國八百六十七年。天下歸秦。通計三代。共一千九百七十年。

夏禹商湯周武。爲三代開基聖主。啓賢繼禹。少康中興。合商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謂之賢聖之君。周自成康繼武。宣王中興。其餘者或長或短。各有事迹。今按史記。寫入詞文。

話說起。三代君尊稱夏禹。

三代。夏商周也。堯封禹於有夏。故建有天下之號。曰夏。禹爲夏開基聖祖。夏。今山西平陽府夏縣。

姓姒氏。乃軒轅黃帝元孫。

堯賜禹姓妣氏。禹黃帝軒轅氏元孫。軒轅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於燹道之石紐鄉。妣詞上聲。一書云。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燹。音荀。

其父鯀。帝堯時。廷推治水。

堯時洪水為災。四岳舉崇伯鯀可治水。堯曰。鯀方命。圯族。不可用。岳曰。試可。乃已。帝用之。戒曰。欽哉。

為無功。身得罪。殛死黃熊。

鯀障洪水。九載無功。堯命舜殛於羽山。人物考云。殛鯀投水。化為黃熊。因為羽淵之神。

續父業。任司空。躬乘四載。

鯀治水無功。殛死。舜舉禹使續父業。任為司空。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橈。山乘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欂音敲。形如船而短小。欂音菊。以鐵為之。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

娶塗山。呱呱泣。不顧私情。

禹娶塗山氏女曰嬌。生子啓。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禹涕子。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嬌音驕。呱呱音孤。

淪濟。排淮泗。注江注海。

禹疏九河。淪濟。排淮泗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濟水發源王屋山頂。崖下。名曰沅水。自沅而下。伏於地中。及其東出。二源合流。始名為濟。自是又伏流河中。截河

南出。溢而爲滌。自滌而下。又伏而東流。東北會青州之汶水。又北東而入海。兗州東南據濟。西北截河。漯水乃河之支流也。淮水出胎簪山。流於桐柏山。東會於泗沂。入於海。泗水出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嶽陽濟寧界。入於淮。東流入海。漢水出嶓冢。東流方名爲漢。又東流則隨地得名。至於漢陽府大別山入江。江水發源岷山。東流至大別。與漢水會。彭蠡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江漢頡頏趨海。江居中曰中江。漢自北岸入曰北江。同入於海。

任九州作貢賦。禪代爲君。

初。舜分天下爲十二州。禹復爲冀兗青徐雍豫梁荆揚之九州。任土作貢。庶土交正。成賦中邦。詳載禹貢一書。舜禪位於禹。舜崩。禹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歸禹。乃即位。

絕旨酒。拜昌言。下車泣罪。

儀狄作酒。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人有昌言。則拜之。下車泣罪。註見一段泣罪句下。

敍九疇。鑄九鼎。鎮國安民。

舜命禹叙洪範九疇。叙疇語詳洪範篇。九疇註見一段錫洛句下。九鼎註見一段九鼎句下。

天與子。啓承家。兵征有扈。

禹崩於會稽。初禹薦益於天。禹子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天下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乃即位。卽釣臺以享諸侯。有扈氏不服。啓作甘誓。召六卿征之。大戰於甘。不勝。六卿請復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朞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孟子曰。天

與子則與子。鈞臺在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嵎水之東。扈國今西安府鄠縣。

太康氏。畋洛水。五子歌聞。

啓崩。子太康立。弟五人分封於衛。以有窮后羿爲相。太康逸豫滅德。盤遊無度。畋於洛水之表。羿拒之於河。不得入。弟五人御其母以饗於洛之汭。述禹之戒。作五子之歌。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二章言太康之遊畋。三章哀京師之不保。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五章哀恫以終之。有窮。侯國名。洛汭。在河南府鞏縣。洛水入河處。

仲康氏。討羲和。陰鋤羿翼。

太康尸位失國。崩於陽夏。太康弟仲康嗣位。仲康以羲和黨惡於羿。命胤侯掌六師以討之。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敢逞也。語詳書胤征。陽夏。今開封府太康縣。

帝相氏。被寒泥。弒逆亡身。

仲康傅子相。徙都商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羿自遷於窮石。用寒泥。泥娛羿於田。逢蒙殺羿而烹之。泥自立。泥因羿室生澆及豷。後泥使澆滅斟灌斟鄩氏。弒相。商邱。縣名。屬歸德府。斟灌政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斟鄩故址。在萊州府濰縣。寒。國名。泥。封此。有寒亭古蹟。鄩。音尋。泥。音足。澆。音梟。論語作冪。豷。音係。

少康氏。滅澆豷。變輿反正。

初。相被弒。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少康年四十一。舊臣靡自有鬲氏收灌鄩之燼。討泥誅之。立少康。尋使臣女艾滅澆於過。使太子季杼滅豷於戈。乃歸故都。夏道復興。有仍。國名。緡。后名。有仍國君之女也。靡。夏舊臣名。鬲。過。戈。皆國名。鬲。音格。杼。音苧。

一成田。一旅衆。靡致中興。

初。少康居仍。爲仍牧正。澆使其臣椒求之。逃奔有虞。爲虞庖正。虞君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謀中興焉。卒賴舊臣。靡討浞伏。誅。奉王踐位。復禹舊績。夏道復興。諸侯畢朝。胡氏曰。少康靡鬲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_レ失舊物。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虞商均所封之國。思。虞君名。姚。虞姓。二女。妻少康也。綸。邑。今平陽府滎河縣。

再傳至七朝君。二回甲子。

少康傳七代。一百四十八年。俱能帥禹以興夏道。

杼槐芒泄不降。以至扃廬。

杼。少康子。槐。杼之子。芒。槐之子。泄。芒之子。不降。泄之子。扃。不降之弟。廬。扃之子。

帝孔甲醢龍。崇神好鬼。

孔甲。不降之子。廬崩。孔甲嗣位。時天降二龍。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能飲食之。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王。王使求之。懼而遷於魯。大紀曰。王好鬼神事。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魯。今汝州魯山縣。醢。音海。

又相傳復二紀。臯發因循。

孔甲傳子皐。在位十一年。
皐傳子發。在位十三年。

至履癸。號桀王。荒淫無道。

履癸。發之子也。是為桀。力能申鐵鉤索。負恃有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桀無道。勸以貪狠行淫縱樂。諡法。賊人多殺曰桀。

造瓊宮。寵妹喜。塗炭生靈。

時諸侯或不朝。桀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王嬖之。為之為瓊宮象廊瑤臺玉牀。罷民力。殫民財。為肉山脯林。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諸侯章氏。顛氏。昆吾氏。黨桀為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蒙山。今青州府蒙陰縣。

十七帝。統江山。子承父業。

自禹至桀。共一十七帝。

四百年。紅日落。禹跡無聞。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八年。桀無道。關龍逢諫曰。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桀曰。吾有天下。猶天有日。日亡。吾乃亡矣。囚逢而殺之。書曰。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陟禹之跡。龍逢。安邑人。

商湯氏。順民心。鳴條伐夏。

湯名履。又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時桀無道。民心歸湯。湯以伊尹爲相。尹說湯伐夏。救民。費昌爲御。與桀戰於鳴條。應天順人。代夏而有天下。建國號曰商。鳴條在平陽府安邑縣。張晏曰。禹湯皆字也。

祖名契。姓子氏。掌教明倫。

湯始祖名契。堯封於商。賜姓子氏。舜命爲司徒。敬敷五教。商。今西安府商州。

十四世。乃生湯。南巢放桀。

契生昭明。昭明傳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生湯。共十四世。湯伐桀。桀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及戰敗。走入於三腰之國。湯師從之。桀奔南巢。因放焉。後三年。死於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逮周曰玃狁。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苗裔。蓋本此也。三腰。國名。今山東定陶有三腰亭。南巢。今巢縣。腰。音宗。

禱桑林。祈雨澤。祝網施仁。

時大旱七年。太史占曰。當以人禱。湯曰。吾請雨者。爲民也。若必以人。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初。湯見人張網四面。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仁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南軒曰。史記有剪髮斷爪。身爲犧牲之說。夫以湯爲民顛天之誠。自能格天致雨。何至信其人禱之說。而毀其爪髮乎。或出野史謬談。不可信也。桑林在鳳陽府亳州。一云在澤州陽城縣。世傳湯禱雨於此。至今多桑。

發莊山。金鑄幣。賑民困乏。

伊尹言於湯。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救民之無食賣子者。民始不困。幣。錢也。

懷萬邦。新其德。自勒盤銘。

湯伐桀。有慙德。左相仲虺作誥以釋之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舉伊尹。任阿衡。扶持太甲。

湯在位十三年崩。太子太丁早卒。立太丁之子太甲。任伊尹為阿衡。尹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已以事於冢宰。伊尹力牧之後。居伊承。故曰伊。伊尹名摯。陳留人。

放桐宮。三載後。允德修身。

太甲既立。敗度敗禮。顛覆湯之典型。尹作太甲三篇。放之桐宮。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居桐宮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尹以冕服奉之歸亳。王允德修身。諸侯咸歸。桐宮即桐鄉城。今在平陽府曲沃縣。亳。今河南懷備縣。湯所都也。

伊復政。將告歸。敬陳一德。

尹復政於王。將告歸。恐王德不一。自用非人。作成有一德。

主善師。綏先祿。永底民生。

尹訓王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又曰。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傳五世有賢君中興太戊。

太甲傳子沃丁。沃丁傳弟太庚。太庚傳子小甲。小甲傳弟雍巳。是時商道衰微。諸侯不朝。雍巳傳弟太戊。凡五世。太戊以伊尹子陟與臣扈爲相。巫咸佐之。修成湯之政。商道中興。巫咸。夏邑人。

德勝妖。祥桑死。帝道重興。

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王懼問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於是大修先王之政。早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桑穀。二木名。祥。妖也。穀。音播。樹名。皮可爲紙。王羲之傳云。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劬。窳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若從禾爲穀。音谷。從米爲穀。音叨。

黃河溢。徙其民。因循九代。

太戊傳子仲丁。仲丁傳弟外壬。外壬傳弟河澶甲。河澶甲傳子祖乙。祖乙傳子祖辛。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祖辛子祖丁。祖丁傳沃甲子南庚。南庚傳祖丁子陽甲。自仲丁至陽甲。凡九代。因亳有河決之害。仲丁遷都於囂。河澶甲徙都於相。祖乙徙都於耿。復徙都於邢。自仲丁以來。諸弟子爭立。惟祖乙以巫賢爲相。商道復興。囂。今開封府河陰縣。相。今彰德府安陽縣。耿。今平陽府河津縣。邢。今順德府邢臺縣。

至盤庚。還舊境。改國稱殷。

盤庚陽甲之弟時耿都河決王作書告諭臣民復遷於亳從湯所都改商曰殷

天輔助後三朝武丁恭默

盤庚崩傳弟小辛商道復衰小辛傳弟小乙小乙傳子武丁以甘盤為相恭默思道居喪三年不言商道復興自小辛至武丁凡三朝

夢賢臣調鼎鼎作楫為霖

武丁既免喪猶弗言羣臣咸諫王夢帝賚良弼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為胥靡築於傅巖惟肖命以為相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又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

雨傅巖在平陽府平陸縣傅說平陸人

舊講學師甘盤交修不怠

王命說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又曰汝交修予罔予棄

敬其親豐禰廟彤日雉鳴

王祭湯廟及彤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王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祀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彤祭之明日又祭名呂東萊曰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之變蓋高宗恭默思道德與天合故於祭祀略有過厚飛雉隨而應之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彤音容

至武乙鬪天神雷霆殞命

武丁傳子祖庚。祖庚傳弟祖甲。祖甲傳子庚丁。庚丁傳子武乙。王無道。爲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後出畋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兩三朝無德行。國勢頹傾。

武乙傳子太丁。太丁傳子帝乙。商道益衰。

末主紂害生靈。飾非拒諫。

紂。帝乙子。名受。又名辛。資辨敏捷。才力過人。言足飾非。智足拒諫。大聚樂戲於沙邱。爲長夜之飲。又剖孕婦。視其胎。斲朝涉之脛。視其髓。荼毒生靈。有炮烙之法。商祚至紂而終。是爲末主。沙邱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

縱奢淫。寵妲己。剖炙賢臣。

紂伐有蘇氏。獲其女妲己。惟妲己言是用。作奇技淫巧以悅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部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又爲酒池肉林。男女裸體相逐。九侯進女於王。女不喜淫。王殺之。醢九侯。鄂侯爭之。並脯鄂侯。後比干強諫。王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朝歌。紂都。今衛輝府淇縣。

鉅橋粟。鹿臺財。適資敵國。

紂造鹿臺。爲瓊室。臺廣三里。高千尺。十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後周伐紂。散財發粟。鉅橋。倉名。鹿臺。臺名。故址俱在淇縣。

徒倒戈。血漂杵。衣寶焚身。

周西伯伐紂。紂師前徒倒戈。反自攻其後。血流漂杵。紂走登鹿臺之上。衣珠玉自焚而死。

三十世六百年成湯世界。

自湯至紂。凡三十君。共六百四十四年。以湯武功成。故曰成湯。

二老避。三仁去。麥秀歌聞。

初紂無道。呂尚避紂東海。伯奢避紂北海。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王庶兄微子去之。諸父太師箕子佯狂為奴。少師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後周封箕子於朝鮮。箕子來朝。過殷墟。傷故都毀圮。作麥秀之謠曰。麥秀薺薺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莫不流涕。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名。呂尚。姓姜。號子牙。其先祖封於呂。尚其苗裔也。伯奢。姓墨。名允。字公信。謚曰奢。叔其弟也。名智。字公達。謚曰齊。薺。音尖。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周武王尊太公興兵伐紂。

武王名發。初呂尚釣於渭水之陽。文王遇之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武王以尚為師。謂之尚父。聞紂暴虐滋甚。乃徧告諸侯。興兵東伐。古公去豳。邑於岐山之下。始改國號曰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渭陽。在鳳翔府寶雞縣。

考其先。姓姬氏。上古賢人。

初堯封棄於郃。賜姓姬氏。爲周始祖。郃。今西安府武功縣。

封后稷。相唐虞。教民耕種。

棄封郃。號曰后稷。舜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按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則耕種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畎田。則畎壟之法。自稷始也。晉董史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

篤公劉。傳太王。王季其勤。

后稷三傳爲公劉。公劉九傳爲古公亶父。古公生季歷。書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篤公劉。周詩篇名。

文王昌。姜里。囚。演成周易。

文王名昌。季歷生。昌初爲西伯。紂以崇侯虎之讒。囚文王於姜里。文王曰。吾惟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取庖羲氏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次序演之。作象辭。垂世立教。而筮吉凶焉。前編曰。太史公本紀謂西伯囚姜里。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其意謂伏羲止有八卦也。然大傳明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庖羲已重爲六十四卦矣。按伏羲畫卦。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文王難姜里。樂天憂世。於是演而爲易。移先天之體。爲後天之用。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其位則探河圖生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變卦。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爲至。姜里城故址。在彰德府湯陰縣。追謚文王。經天緯地。曰文。

賜弓矢。專征伐。虞芮停爭。

周臣散宜生。闕天謀。救文王。乃求有莘氏美女及珍寶良馬。因殷嬖臣費仲獻紂。紂悅曰。此一物足釋西伯矣。乃釋之。賜弓矢鈇鉞。使專征伐。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決。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讓田而退。虞。今平陸縣。芮。今芮城縣。俱屬平陽府。

武王發。十三年。孟津大會。

武王繼為西伯。於殷二十二年。觀兵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謂紂可伐矣。武王稟示天命。退守西土。居二年。紂惡不悛。於武王十三年冬月。諸侯共推伐商。武王乃大會於孟津。作泰誓三篇以誓師。孟津。在河南府。今縣名。武王名發。

一戎衣。陳牧野。不用刀兵。

武王陳兵牧野。紂旅如林。幾億萬人。倒戈向後。武王兵不血刃。獨夫受誅。所謂一戎衣而有天下也。牧野地名。在衛輝府城南。

釋箕子。封比干。反商舊政。

武王克商後。命召公釋箕子囚。命闕天封比干墓。反商紂政。由湯舊政。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墓前有碣。題殷比干墓字。乃宣聖手書。

式商容。修飛廉。弔問窮民。

商容。殷賢人。紂所貶退。武王式其閭。命畢公表之。飛廉助紂。爲惡。驅於海隅而膠之。復命南宮适。散財發粟以賑賚窮民。

作旅獒。卻珍奇。變夷通道。

王威德遠暢。通道於九夸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召公以非常貢物。易啓玩好。作書名旅獒訓王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陳洪範。訪朝鮮。造請賢人。

先是禹治水功成。神龜負書出洛。禹因別爲九疇。箕子推行增益以成篇。武王訪於箕子。箕子陳洪範一篇。箕子不欲臣周。亡於朝鮮。武王遂以封之。朝鮮。今國名。在遼東外徼。

周公旦。輔成王。居東避位。

武王崩。子成王名誦。年十三卽位。王諒闇。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以叔父負展攝政。管叔及羣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遂避位居東都。展之狀縱廣八尺。畫爲斧形。今之屏風。其遺像也。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大雷電。禾盡偃。天發金縢。

周公居東逾年。王知罪在管蔡。是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初。武王有疾。周公告於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納冊金縢匱中。至是啓之。見公請代武王之事。王執書以泣。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

滅殷奄。宅土中。修明禮樂。

初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使管叔鮮蔡叔處監殷。是為三監。至是挾武庚以叛。王命周公東征。殺武庚。誅鮮囚度。降處為庶人。遂滅殷。先是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武庚曰。武王既死。今王尚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於是武庚叛。奄與淮沔俱叛。王滅殷後。東伐淮。奄。遂踐奄。討其君。誅之。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始武王以洛為天下之中。遷九鼎於洛邑。有宅洛之志。由是成王命周公召公營之。謂之東都。以朝諸侯。周公作周禮。自朝廷邦國至祭祀燕享等禮。無不具備。朝諸侯於明堂。樂名曰勺。又曰。武以象伐紂之武功。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王氏曰。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四方朝聘貢賦道里適均。故謂之土中。洛邑。今河南府洛陽縣。

召公奭相康王棠樹巡行。

成王崩。子康王名釗即位。太保召公奭初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棠樹之下。及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自洛以西。召公主之。今河南府陝州。即周召分陝界。有召伯城。在宜陽甘棠驛。即巡行聽斷之所。諡法。溫柔好樂曰康。史略云。召康公。文王之少子。名醜。奭或其字也。

周昭王狩漢濱膠舟溺水。

康王崩。子昭王名瑕即位。時周道漸衰。王南巡狩。返濟漢濱。以膠舟渡王。中流船解。王溺死。漢水在漢陽府城北。入江。諡法。儀容恭美曰昭。

子穆王忘討罪八駿西巡。

昭王溺死。子穆王名滿即位。忘討罪之師。周行天下。初得八駿馬。命造父為御。西巡。車轍馬迹遍天下。樂而忘返。八駿。一驊騮。二騄駼。三赤驥。四白兔。五驪渠。六黃駒。七黑驪。八山子。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命呂侯作贖刑。只因財匱。

王巡遊無度。財匱民窮。乃命呂侯作祥刑之書。名曰呂刑。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大辟之條。以道犯死之罪。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以贖民罪。以斂民財。然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遺意。

征犬戎。獲狼鹿。荒服觀兵。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不聽。征之。獲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祭公。字謀父。犬戎。即昆夸也。黃帝之後。今長沙武陵蠻大半是。

徐偃王朝諸侯。彭城走死。

初。徐夸率九夸伐周。西至河上。王畏其偪。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得朱弓赤矢。自以為天瑞。僭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時王西巡。聞徐子僭號。乃歸。命楚伐徐。徐子愛民不忍鬪。乃北走彭城。百姓隨之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徐。今鳳陽府泗州。

造父封。祈招諫。得止王心。

蜚廉五世孫為造父。以善御幸於穆王。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歸周以救亂。王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王欲肆意周行。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聞諫改過。以是獲沒於祗宮。謀父。周卿也。食邑於祭。祈。司馬之官。招其名也。趙城。縣名。屬平陽府。祭音蔡。招音韶。祗宮。離宮名。惜音姻。

共懿孝道衰微詩人作刺。

穆王崩。傳子共王名繁扈。共王傳子懿王名囂。是時王室既衰。遷都槐里。詩人作詩刺之。懿王崩。弟孝王名辟方即位。槐里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即太邱城。諡法。既過能改曰共。繁音衣。扈音戶。諡法。溫柔賢善曰懿。慈惠愛親曰孝。

惡來後善養馬非子封秦。

惡來革之後。有非子者居太邱。好馬。善養息之。王命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乃封為附庸之君。邑之秦曰。昔柏翳為舜主畜多息。故有土。錫姓曰嬴。今其後亦為朕息馬。其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惡來。蜚廉子。非子。秦始皇祖。秦。今鞏昌府秦州。隸陝西太邱。即興平縣。汧渭。二水名。汧音牽。

天雨雹江漢冰咎徵顯著。

是時天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當嬴秦始封而災異之見若茲。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

至夸王朝禮壞下見羣臣。

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即位。是為夸王。夸王不立於父而立於諸侯之手。故加禮下堂以見之。觀禮既廢。王室寢衰。自是永為例矣。諡法。安心好靜曰夸。

厲王胡行暴虐淮夸入寇。

夸王崩。子厲王名胡即位。王為人暴虐無道。淮夸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諡法。戮殺無辜曰厲。

得衛巫能弭謗。國亂逃奔。

王暴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國巫人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不聽。後三年。國人叛。襲王。出奔於虢。虢。今平陽府霍州。漢爲虢縣。厲王奔時築有虢城。崩後有陵存焉。

周公召相協和。維持國政。

王奔虢。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於難。召公周公以太子尚幼。相與協和。以同心輔政。

號共和。十五載。斷續朝廷。

王居虢十五載不敢歸。周召協和以輔太子。共理國事。故號共和。

宣王靖。平淮奄。勤於政事。

厲王崩於虢。子宣王靖即位。時淮南奄叛。命召虎率師討平之。疆理至於南海。詩人作江漢六章美之。又自將以伐淮。北徐奄。詩人作常武六章美之。周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海內翕然。謚法聖善。周聞曰宣。

任申伯。用山甫。周室中興。

王任用申伯仲山甫。以相輔佐。早朝晏罷。以致中興。諸侯於是復宗周。

伐玁狁。至太原。不勤遠略。

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尹吉甫北伐之。逐出太原而歸。不復遠追。詩人作六月六章美之。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有謂太原乃關中慶陽界。古之原州。今之鎮固。屬平涼安定者。非是。玁。音顯。狁。音允。吉甫。瀘州人。

後宮中姜王后脫珥規勤。

王后姜氏。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乃脫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名。

殺杜伯及左儒。俱非其罪。

朱弓矢興道左。鬼報亡身。

杜國之伯名恆。爲周大夫。宣王妾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曰。恆竊與妾交。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

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周幽王寵褒姒龍漈爲祟

周宣王崩。子幽王名宮涅卽位。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漈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發而觀之。漈流於庭。化爲元龍。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旣齠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檠弧其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之。逃於道。見向所棄妖子取之。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而入是女於王。以自贖。王遂置之。女子出褒。是爲褒姒。王嬖愛之。漈音釐。龍吐沫也。齠音禰。毀齒也。笄音稽。簪也。女子十五而笄。檠音掩。山桑。弧音胡。木弓。萁草名。可結爲服。以盛矢。崇音碎。神禍也。褒國名。今漢中褒城縣。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幸驪山舉烽火戲弄邦君

周制。爲烽燧。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舉兵來援。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語虢石父曰。汝有計能令褒姒笑。賞爾千金。石父乃進計。幸驪山。大舉烽火。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爲是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北。

二川竭岐山崩聲先裂繪

初涇渭洛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至是三川竭。岐山崩。褒姒好聞裂繪聲。王發繪裂之。以適其意。至十一年。幽王滅。周乃東遷。岐山今鳳翔府岐山縣。伯陽父卽李耳。相傳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卽白首。故號爲老子。字伯陽。又曰聃。爲周柱下史。見周衰。乘

青牛西出函關隱去。葛稚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出於黃帝時。號廣成子。周文王時。號支邑先生。武王時。號郭叔子。漢初。號黃石公。鬚眉皆白。杖丹藜。履赤舄。漢文時。號河上公。父音甫。葛洪。字稚川。又名抱樸子。句容人。

用非才。號石父。結怨羣臣。

號石父為人佞諛好利。王以爲卿。國人皆怨。諸侯皆畔。

申侯反。召西夸。犬戎兵動。

褒姒生子伯服。姒與號石父比。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王伐申。欲殺宜臼。申侯召西夸。犬戎之兵伐王。申。姜姓。國今南陽府。

弑幽王。擄褒姒。國勢分崩。

時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弑王驪山下。擄褒姒。並殺鄭桓公友。盡收寶賂而去。

秦襄公。鄭武公。驅戎救駕。

犬戎之亂。秦襄公力戰却戎。衛武公和晉文侯仇。亦將兵救周。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桓公散兵。從諸侯迎太子於申。掘突是爲武公。

立平王。遷洛邑。戍許和申。

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鄭武公等迎立之。王以豐鎬近戎。乃東遷洛邑。以申侯有功於已。爲遷畿內之民戍申。戍許以防戎。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不赦之

賊。平王不共之讐也。今以立已爲有德。不知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罪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忘親逆理甚矣。許。今開封府許州。諡法。執事有制曰平。

併西戎。收餘民。秦封始大。

初。秦襄公以兵送平王於洛。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而與東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至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收周餘民。以有西岐之地。邠岐豐鎬。盡爲秦有。而秦始大。豐。在西安府鄠縣。鎬。今長安縣。邠。今邠州。

作鄜時。祠上帝。僭用犧牲。

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祀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秦僭自此始。鄜。今延安府鄜州。時。封土而祭也。鄜。音敷。時。音芷。

至桓莊。無威令。下同列國。

平王崩。孫林立。是爲桓王。鄭伯不朝。王伐鄭。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劉道源曰。桓王伐鄭兵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桓王崩。子佗立。是爲莊王。桓莊之時。子弑父。臣弑君者。踵相接也。而威令不行。王不能問。東周之衰。已決於此。繻。葛地名。在鄭州。祝聃。鄭大夫。諡法。克敬勤民曰桓。武而不遂曰莊。

齊桓公。晉重耳。五霸稱尊。

齊襄公立無常。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齊雍廩殺無知。小白乃自莒入齊。爲是桓公。以管仲爲相。滅譚滅遂。伐魯侵蔡伐楚。盟於召陵。復大會諸侯於葵邱。推爲盟主者三十九年。晉獻公公子重耳。以驪姬之譖奔蒲。公伐蒲。重耳奔翟。及楚。後秦穆公召重耳帥師。納於晉而立之。是爲文公。伐衛伐曹。執曹伯。敗楚。執衛侯。復敗秦師於殽。霸諸侯。主盟會者九年。故稱

五霸必以齊桓晉文爲盛。五霸齊桓晉文楚莊秦穆宋襄召陵在開封府鄆城縣東。葵邱在青州府臨淄縣西。蒲屬平陽府蒲州。翟今延安府中部縣。殺在河南府陝州。

釐惠襄五十年人知管仲。

莊王崩。傳子釐王名胡齊。釐王傳子惠王名閔。惠王傳子襄王名鄭。莊王時齊無知弒襄公。管仲奉公子糾奔魯。及齊人殺無知。小白立。取子糾於魯殺之。以鮑叔牙之薦。請仲於魯。魯束縛以予齊。仲至齊。桓公用以爲相。稱曰仲父。國事皆令仲父。管仲得以盡其才。後一匡九合。不以兵車成霸功者。仲之力也。仲相於莊王丙申十二年春。卒於襄王丙子七年冬。共五十年。

釐音僖。諡法有罰而還曰釐。柔質慈民曰惠。辟地有德曰襄。管仲名奪吾。字敬仲。潁人。

作內政寄軍令束矢鉤金。

桓公問仲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制。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里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率之。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遊。死喪相恤。居處相樂。故夜戰其聲相聞。晝戰其目相識。歡欣足以相死。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可以橫行天下矣。公曰。卒伍定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旣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取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贛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耨斤櫛。試諸壤土。高子國于。皆齊上卿。內政。國政也。寄託也。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爲寄軍令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爲甲。

戟。車戟也。輕罪。劓刑之屬。贛盾。綴革有文如贛也。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閒罪。刑罰之疑者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鈎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註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管子書註云。十二矢爲束矢。周禮註。謂古者一弓百矢。束矢。百個也。獄。謂相告以罪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鈎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劓曰鈎。

蛇從龍。佐亡人。趙衰狐偃。

初。晉重耳出奔。嘗餒於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犢。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頡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乏食。一蛇割股。龍返於洞。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公曰。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隱綿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先是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於翟。曰。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介子推姓王名光。臨晉人。狐偃。狐突之子。趙衰。字子餘。臨晉人。魏犢。號武子。

狩河陰。盟踐土。顛倒君臣。

晉文公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王。王策命文公爲侯伯。與諸侯盟於踐土。諸侯朝於王所。後晉召王以諸侯見。會於河陽。春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河陽。今懷慶府孟縣。踐土。地名。在開封府滎澤縣。

頃匡定禮樂崩。憑誰整頓。

襄王崩。傳子頃王名壬臣。頃王傳子匡王名班。匡王傳弟定王名瑜。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子寄空名於天下而已。諡法。甄心動懼曰頃。貞心大度曰匡。安民法古曰定。

楚莊王興士馬。問鼎欺心。

楚本子爵。自奪王之世。已僭稱王。及厲王暴虐。復去王號。至莊王旅始伯。伐陸渾之戎。觀兵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莊王慚而退。陸渾之戎。即秦晉遷之伊洛者。

簡王後至靈王時生孔聖。

定王崩。傳子簡王名夸。簡王傳子靈王名泄心。庚戌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夏正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其先宋人。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以孔為氏。六世祖孔父嘉之子奔魯。遂為魯人。父叔梁紇。無子。求婚於顏氏。顏氏以女徵在妻之。禱於尼邱。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魯諡尼父。漢追諡宣尼父。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文宣王。元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中。改文宣王稱為先師。易塑像為木主。世封其後為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諡法。平易不訾曰簡。亂而不損曰靈。

祖堯舜。憲文武。撐柱斯文。

孔子序書記禮刪詩正樂。晚而喜易。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中庸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鳳兮歌。喪狗譏。轍環不遇。

孔子之楚。楚狂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其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轍環所至，幾遍天下。卒偃蹇於七十二君之庭，道大難容，尼山終老。楚狂名陸通，字接輿。

作春秋。誅亂賊。絕筆書麟。

魯人西狩，叔孫之車士曰子鉏商獲獸，傷其左足，載以歸。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反袂拭面而涕曰：吾道窮矣。於是因魯史作春秋，以尊天王，以誅亂臣賊子。自隱至哀十二公，自平至敬十二王，凡二百四十二年，絕筆於獲麟。至敬王壬戌四十一年四月，孔子卒，年七十三。

景悼敬兩三朝家翻國亂。

靈王傳子景王名貴，景王無適子，傳次子悼王名猛。初，景王太子聖早卒，少子朝有寵，景王欲立之，未果。王崩，單子劉子立猛爲王，朝作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如皇。晉人帥師納入王城，猛尋卒。諸大夫奉王猛同母弟丐爲王，是爲敬王。諡法：由義而齊曰景，善合法典曰敬。

元貞定哀思考弒立紛紜。

敬王傳子元王名仁，元王傳子貞定王名介，貞定王傳子去疾，是爲哀王，立三月，弟叔弒之而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殺之，而自立，是爲考王。諡法：行義說民曰元，清白守節曰貞，紀行不爽曰定。

勞攘攘數百年中原瓦裂。

是和非。長共短。史記評論。

漢武帝時。太史司馬談之子遷為太史令。續父談書。作史記。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歲。凡百三十篇。司馬遷。字子長。絳州龍門人。

秦穆公。宋襄公。假行仁義。

秦穆公名任好。三置晉君。一救荆禍。迨伐姜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宋襄公名茲父。始而執滕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雖之社。一會而虐二君。遂成霸業。卒之孟之會。為楚所執。泓之戰。楚傷其股。國人咎之。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君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世笑以為宋襄之仁。

吳夫差。越勾踐。改號稱尊。

武王封秦伯之後於吳。夏少康封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曰越。夫差。闔閭之子。僭號稱吳王。勾踐。允常之子。僭號稱越王。初闔閭伐越。敗於檣李。闔閭傷將指卒。夫差伐越。敗越於夫椒。勾踐行成於吳。後勾踐返國。二十餘年伐吳。吳兵敗。夫差自殺。越遂滅吳。檣李。今嘉興府城西南地。有檣李城。產嘉李。因名。夫椒。在常州無錫縣太湖濱。檣。音醉。

魯曹沫。七登壇。收還侵地。

初。齊桓公伐魯。魯敗。莊公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盟。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沫。管仲曰。乘信於諸侯。不可。遂還魯侵地。

趙武子孤得立杵臼程嬰

晉靈公爲趙穿所弑。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死。子朔嗣。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三年。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攻趙氏於下宮。殺朔。朔妻晉成公姊莊姬。有遺腹生男。賈聞索之。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予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使人隨嬰。攻殺孤兒及杵臼。趙氏真孤反在。嬰與匿山中。名曰武。後景公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韓厥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公問趙後。厥以實告。乃召趙孤兒。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公因厥衆以脇諸將而見武。諸將歸罪於賈。且請立趙後。遂與嬰武攻賈滅之。復與武田邑如故。嬰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杵臼。武泣。嬰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程嬰杵臼。俱太原人。趙盾字孟。謚宣子。

季札來聘上邦請觀周樂

吳子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諸樊卒。必欲致國於季札。卒不受。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之延陵。號延陵季子。使聘於魯。請觀周樂。魯人爲奏六代之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又爲之歌。衛歌王歌鄭齊豳秦魏。以至歌唐歌陳。札皆如其歌以美之。自鄆以下無譏焉。更爲之歌。小雅大雅。以至歌頌。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周之盛也。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見舞大夏者。曰。非禹孰能修之。見舞韶箴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矣。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遂歷聘於齊鄭衛晉。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堯大章。舜韶。禹大夏。湯大濩。武大武。延陵。今常州府。季札。泰伯十九世孫。

國僑相聽國政與濟途人。

公孫僑聽鄭國之政。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及卒。孔子曰。古之遺愛也。子產。姓公孫。名僑。字子產。以父子國之字爲氏。故曰國僑。褚。藏也。

田穰苴掌兵權立誅莊賈。

齊景公時。師敗於燕晉。晏嬰薦司馬穰苴爲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日中會於軍門。苴先馳至軍門。夕時賈始至。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何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後期而至云何。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求救。未及返而斬賈。久之。公遣使持節救賈。馳入軍中。苴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軍正曰。當斬。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狗三軍。始閱士卒。身自撫循勒兵。大敗晉師。穰苴。田完之後。晏嬰薦於景公。拜爲將軍。燕晉聞之。皆解去。後齊威王用兵。大做穰苴之法。諸侯來朝。王乃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武子教戰陣令斬宮嬪。

孫武子。齊人。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王曰。勒兵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一人名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見斬愛姬。趣令曰。寡人非此一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孫子報王曰。兵旣整齊。雖赴水火可也。王遂以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伍子胥入郢宮鞭屍報怨。

楚平王使伍奢爲世子建師。費無極譖之。王執奢。使召其子尙員。尙謂員曰。我能死。爾能報。爾勉之。尙歸。王殺奢及尙。員奔吳。佐闔閭伐楚。楚令尹子常禦之。敗奔鄭。吳師五戰及郢。楚昭王奔隨。吳人入郢。以班處於王宮。員掘平王屍鞭之。郢。今安陸府。一云。郢。楚之舊都。在荊州府城東北三里。伍員。字子胥。監利人。

越范蠡破姑蘇棄職辭君。

初。越敗於吳。用范蠡計。行成於吳。及返國。蠡與勾踐謀。賂吳太宰伯嚭。嚭殺伍員。遂伐吳。吳兵敗。棲於姑蘇。亦使人行成於越。不許。夫差自殺。蠡以勾踐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乘輕舟。泛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吞子皮。父子治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曰。久受尊名不祥。歸相印。散其財。間行止於陶。又謂陶朱公。姑蘇。山名。在蘇州府。陶。今兗州府定陶縣。范蠡。字少伯。南陽人。

韓趙魏求諸侯。六卿分晉。

初。晉有智氏韓氏魏氏趙氏中行氏。號爲六卿。六卿強。晉侯不能制。貞定王十二年。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十六年。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趙襄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魏桓子韓康子。乃陰與約。決水灌智伯軍。又殺智伯。而三分其地。後趙襄子卒。立兄伯魯之孫浣。是爲獻子。獻子之子籍。與魏桓子之子斯。韓康子之孫虔。於威烈王時俱請爲諸侯。王許之。虔爲景侯。籍爲烈侯。斯爲文侯。晉陽。今太原縣。

威烈王寵反叛。自壞彝倫。

考王崩。傳子威烈王名午。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通鑑托始於此。司馬公曰。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之自壞之也。諡法。強毅執正曰威。秉德尊業曰烈。

安烈顯守宗祧。綿綿一脈。

威烈王崩。傳子安王名驕。安王傳子烈王名喜。烈王傳弟顯王名扁。三王之時。列國憑陵。王室衰弱。諸侯不知有天子矣。諡法。好和不爭曰安。烈諡見前。行中見外曰顯。

慎靚王擁虛器。奄奄殘雲。

顯王崩。傳子慎靚王名定。後楚人謀圖周。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東周地不過百里。裂其地不足肥國。得其衆不足勁兵。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今子欲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吾恐器南則兵至矣。

收拾在赧王朝。窮居僻地。

慎靚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自顯王二年。韓趙分周地為二。以兩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慎靚以上。皆居成周。赧王微弱。遷王城依西周武公。諡法。喪國心恤曰赧。

就中間。千百樣。變化縱橫。

二百載。入春秋。干戈硬併。

入春秋者。凡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九州中。七暴國。氣勢相吞。

秦韓燕趙魏齊楚。為戰國七雄。

鄒子興。孟軻氏。尊王賤霸。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受業孔子之孫子思。魏惠王卑辭厚禮以招賢者。孟子至梁言仁義。王以為迂遠。不能用。去魏適齊。見齊宣王。言仁政。陳王道。恥道桓文之事。齊以為客卿。後致為臣而去。

距楊墨。闢邪說。不合終身。

時方從衡。處士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堯舜三王孔子之道。以正人心。距楊墨。息邪說。故所如不合。及卒。門人記其言。為孟子七篇。楊子名朱。墨子名翟。為宋大夫。著書十五卷。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尚同為說。

齊孫臏。魏龐涓。爭強鬪智。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及涓事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會魏伐趙。威王救趙。使忌為將而臏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臏曰。不若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遂敗魏師。後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忌與臏救韓。直走魏都。涓

歸禦齊師。贖使齊軍入魏地。日減竈誘涓。涓果喜曰。吾故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倍追逐之。贖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陬而旁多阻隘。乃斫大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涓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大梁。今開封府。馬陵道。在大名府城東南。陬。音狹。

趙廉頗。秦白起。睹勝誇能。

廉頗仕趙。攻齊拔晉陽。伐魏取安陽。封信平君。白起仕秦。攻趙取狼城。攻楚拔鄢郢。燒彝陵。楚徙都陳。封武安君。後秦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齕因伐趙。趙軍數敗。頗堅壁不出。趙王怒。數讓之。應侯使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趙遂以趙括代頗將。秦聞括為將。乃陰以武安君為上將。而齕為裨將。令軍士有敢泄者斬。括至擊秦。武安君佯敗走。括乘勝追之。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絕其後。趙軍食絕。四十六日。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盡坑之。范雎封應侯。趙奢封馬服君。鄢。今宜城縣。屬襄陽府。彝陵。州名。屬荊州府。陳。州名。屬開封府。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長平。今澤州高平縣。馬服。山名。在邯鄲。武安。郡名。今彰德府磁州。應。今葉縣。

魯連子。射聊城。解紛排難。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孝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曰。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誑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初。秦攻趙。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仲連聞之。見衍曰。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秦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再拜曰：吾今乃知先生天下士也。後信陵君大破秦軍，趙君弟平原君勝欲封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去，逃於海上。著有魯仲連子書十四篇。聊城，縣名，屬東昌府。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藺相如。澠池會。重趙輕秦。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爲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澠池，今縣屬河南府。缶，盛酒瓦器。秦俗擊之以節樂。藺，音吝。澠，音免。缶，音阜。濺，音薦。

施戰策冠七雄。田單樂毅。

齊王伐燕，醢子之，殺燕王噲，國人立太子平，爲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悉起兵伐齊，以樂毅爲上將軍。齊湣王戰於濟西，大敗，湣王走莒。樂毅入臨淄，燕封毅爲昌國君，乘勝長驅，齊城望風而潰。毅禁侵虐，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戰國以來，能行仁義之師，以伐有罪者，惟毅一人而已。是時惟莒卽墨二邑未下，楚使淖齒救齊，齒欲與燕分齊地，遂殺湣王於鼓里。王孫賈攻齒殺之，立湣王子法章爲齊王，保莒以拒燕。卽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立以爲將。毅圍二邑三年，會燕昭王薨，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不快於毅。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王齊，故且緩攻卽墨。齊人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乃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單知毅去，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熟，怒犇燕軍，所觸盡死傷。城中鼓譟從之，燕軍大敗，齊人殺騎劫。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

淄：以單爲相。封安平君。莒：今屬青州府。昌國：今曹州。梁邱：故城。在淄川東北。卽墨：今縣。屬萊州府。臨淄：今縣。屬青州府。安平：今縣。屬眞定府。樂毅：靈壽人。樂羊之後。奔趙。封望諸君。潛。音敏。

掉舌尖說六國張儀蘇秦。

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往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蔽其南也。王與趙從親。則燕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山東之國。莫強於趙。然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爲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擯秦。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則秦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悅。使約於諸侯。秦乃說韓宣惠王。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俱許之。於是以秦爲從約長。併相六國。初。魏人張儀。與蘇秦俱事鬼谷。秦恐秦伐趙而敗從約。乃召儀辱之。以激怒儀。儀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王悅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儀曰。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後秦去趙使燕。又自燕奔齊。秦爲齊大夫所殺。儀乃說魏襄王倍從約。請成於秦。秦相儀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切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爲弟兄之國。楚許之。儀遂說韓說齊。俱從之。復西說趙王曰。大王率天下擯秦。秦不敢出函谷者十五年。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莫如與秦約爲兄弟。趙王許之。復北說燕王。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秦封儀爲武信君。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君卒。諸侯復合從。常山。在眞定府曲陽縣。鬼谷。姓王。名詡。居清溪之鬼谷。年數百歲。秦儀嘗問道三年。辭去。鬼谷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

養劍客四豪門雞鳴犬盜。

齊田文。襲父嬰封於薛。號孟嘗君。趙惠文王弟勝。封平原君。楚黃歇爲春申君。魏安釐王異母弟。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俱好招致諸侯游士及任俠姦人。食客嘗數千人。時謂四豪。秦昭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爲相。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囚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已獻於秦王矣。客有善爲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尙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歸。林奇石曰。荆軻。劍客之最下者也。孟嘗以劍俠重齊。平原以劍俠重趙。春申以劍俠重楚。信陵以劍俠重魏。之四君者。皆以劍術爲秦敵。而支其國於垂涎暴虎之吻。王安石曰。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綱目書齊號田文爲孟嘗君。提要以號作封。正義曰。平原春申信陵。並皆號也。孟嘗是諡。

破秦關。三戰國。蟻聚蜂屯。

孟嘗君免相於秦。歸齊而怨之。與韓魏共攻秦。敗秦軍。兵入函谷關。秦王懼。使公子池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侯嬴頭。晉鄙椎。何其猛烈。

魏隱士侯嬴。年七十。爲奪門監者。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坐定。信陵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至。引坐上座。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信陵君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救不至。魏使晉鄙救趙。次於鄴。畏秦勿戰。信陵君乃屬賓客。欲赴關以死於趙。謀之侯嬴。嬴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昔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讎頭。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信陵君如其言。如姬果盜兵符與信陵君。侯嬴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信陵君請亥。亥笑曰。

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今公子有急。此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至鄴。鄴合符果疑。欲勿聽。亥袖四十劔鐵椎。椎殺鄙。信陵君遂將鄙兵進破秦軍於邯鄲下。初。公子至鄴之日。嬴果北鄉自剄。邯鄲。縣名。屬廣平府。大梁城東門曰奪門。

荆軻七。漸離筑。一樣酸辛。

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之。丹怒亡歸。欲報之。聞衛人荆軻賢。卑禮請見。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則刺殺之。軻曰。行而無信。秦未可親。時秦將軍樊于期得罪亡燕。見于期曰。秦王購將軍頭。金千劔。邑萬家。奈何。于期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首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則將軍之讎復。而燕之愧除矣。于期遂自刎。乃函盛其首。與燕督亢地圖。并以所預求天下之利七首。遣軻入秦。至咸陽見王。奉圖以進。圖窮而七首見。把王袖而搥之。王驚起。袖絕。軻逐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擲王。不中。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鋸殺軻。初。軻將適秦。太子賓客。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上。軻客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為變徵聲。士皆垂涕。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於是白虹貫日。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上衝冠。軻死。王盡逐丹軻之客。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匿作於宋子。後以擊筑聞名於王。王召見。惜而赦之。乃矐其目。稍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王。不中。遂殺之。正義曰。左手搥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之。燕。今順天府。督亢。陂名。在順天府涿州。燕之腴地也。易水。在保定府安州。宋子。縣名。今屬鉅鹿。說苑曰。七首。尺八短劍也。其頭類七。故名。又禮冬官桃氏為劍注。七首長二尺。重二劔。一兩三分兩之一。荆軻。字次非。淇人。搥。音鎮。亢。音剛。擲。音擲。筑。音竹。似瑟而小。又似箏。十二絃。以竹擊之不鼓。故名曰筑。矐。海各反。以馬屎燻目。令失明。

八百年。周社稷。東西滅烈。

周自武王至赧王。共八百六十七年。始都鎬。爲西周。繼都洛。爲東周。後又都洛之成周。爲東周。而以洛之王城爲西周。

至赧王。獻國邑。併入西秦。

秦伐韓趙。赧王怒。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樛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王於周。王尋崩。

細思量。夏商周。八十四主。

能幾箇。崇仁義。有道仁君。

開基主。濟蒼生。知甘識苦。

守成君。居富貴。不會溫存。

禁不止。令不行。諸侯放肆。

恩不流。政不節。百姓生嗔。

一朝滅。一朝興。魚龍變化。

一邊扶。一邊倒。纍卵難撐。

乾打鬧。占排場。戲棚傀儡。
轉頭間。消滅却。火上冰稜。

到頭止剩中原土。

禾黍離離一望平。

閱盡殘篇斷簡。細評千古英雄。功名富貴笑談中。回首一場春夢。昨日香車
寶馬。今朝禾黍秋風。誰強誰弱總成空。傀儡棚中搬弃。西江月

冰弦歇指談鋒鈍。

明日重來細講論。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三上

第三段 說秦漢 臨江仙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詩曰。

成敗興亡古至今。飛雲去鳥入銷沈。荒郊廢塚傷心處。不待田文聽鼓琴。
記得東周併入秦。回頭楚漢鬧乾坤。時來驟雨推潢潦。勢敗狂風捲片雲。富貴一場鴛枕夢。是非千載馬蹄塵。殘山剩水年年在。不見謀王圖霸人。
剪雪裁冰詩有味。降龍伏虎事曾聞。夜來說到降龍處。今日還尋伏虎人。伏虎降龍輸好漢。談今說古看書人。休嫌短話成長話。要把新文接舊文。打虎

金槌休換柄。斬蛟寶劍再磨新。斬蛟寶劍長三尺。打虎金槌重九觔。故典尋來知往事。新詞說動長精神。死灰撥火重生燄。枯樹開花再遇春。春去春來人易老。花開花落可憐人。不如忙裏偷閒好。再把新詞聽一巡。

昨序說夏商周三代。到周赧王。被秦昭王逼獻國邑。旋滅東西周而周亡。秦之先。原姓嬴氏。周孝王時。有非子者。爲主馬之官。孝王封爲秦伯。閱二世至秦仲。其國始大。傳之。

莊公 襄公 文公 寧公 武公 德公

宣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 悼公 厲公 躁公

懷公 靈公 簡公 獻公 孝公 凡二十四世。孝公用

商鞅之術。富國強兵。傳之子。是稱惠文王。傳之武王。武王因舉鼎。絕臙而死。其弟名稷嗣位。是爲昭王。乙巳年滅周。又六年薨。其子孝文王即位。三日而死。傳

其子莊襄王。按莊襄王名楚。先前納呂不韋之妾。生子名政。莊襄王在位三年而亡。其子政即位。冒嬴氏之姓。甲寅年爲始。征伐六國。二十年之後。滅韓。又滅趙。滅魏。滅楚。滅燕。至庚辰年滅齊。天下歸一。自稱始皇帝。晏駕之日。趙高殺其太子扶蘇。立次子胡亥。爲二世皇帝。三年。趙高弑之。立扶蘇之子名子嬰。降號爲二世秦王。計誅趙高。四十六日。沛公入關。降於軹道傍。而秦亡。隨爲楚項籍所殺。又五年。楚爲漢滅。天下定於一矣。

漢高祖。姓劉名邦。平秦滅楚。諸侯王奉卽皇帝位。在位十二年 傳之

惠帝

在位七年

呂后

前後少帝在位各四年

文帝

元年後元在位二十三年

景帝

元年中元後元在位十六年

武帝

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元漢太始征和後元在位五十四年

昭帝

始元元鳳元平在位十三年

宣帝

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在位二十五年

元帝

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在位一十六年

成帝

建始河平陽朔鴻嘉元延綏和在位二十六年

哀帝

建平元壽在位六年

平帝

元始在位五年

孺子嬰

居攝初在位三年

凡十三主。共二百十一年。是為西漢。被外戚王莽所奪。莽毒弒平帝。廢孺子嬰。改國號曰新。篡位十八年。漢兵起。奉宗室劉元為帝。名曰更始。誅莽。即位三年。為赤眉所奉。劉盆子所滅。降封淮陽王。盆子兵敗。降於光武。

光武皇帝劉秀者。南陽宗室。出景帝之裔。大戰昆陽。誅王莽。斬王郎。平赤眉等寇。神武中興。

建武中元在位三十三年

傳之

明帝

永平在位十八年

章帝

建初元和章和在位十三年

和帝

永元元興在位十七年

殤帝

延平在位一年

安帝

永初元初永寧建元延光在位十九年

順帝

永建陽嘉永和漢安建康在位十九年

冲帝

永嘉在位一年

質帝

本初在位一年

桓帝

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在位二十二年

靈帝

建寧熙平元和中平在位二十二年

獻帝

初平興平建安在位三十一年

凡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天下魏蜀吳三分。

秦始皇至漢獻帝。通共四百三十三年。中間覆雨翻雲。幾場興廢。談論間不能細說。略將大概品題。

七戰國。秦昭王。英雄獨霸。

秦嬴昭襄王名稷。秦武王之異母弟也。質於燕。武王好力戲。舉鼎絕脈而死。無子。魏冉與國人迎稷立之。將白起。相范雎。伐楚伐趙。六國質子獻城。咸有帝秦之意。七國註見二段七暴國下。秦嬴註見二段非子封秦下。

奪周朝。取世界。遷徙周民。

昭王攻周。赧王盡獻其邑。周民不樂屬秦。東亡於鞏。秦收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憲狐聚。憲狐聚在洛陽南。即古梁城。憲音憚。

昭王死。子孝文。繼登三日。

昭襄王薨。子孝文王名柱。即位三日而薨。

奄然間。無疾病。做了亡人。

莊襄王。恰三年。龍牀未煖。

莊襄王名楚。孝文王之子。初質於趙。因呂不韋之計。歸秦。為嗣。即位三年薨。諡法。睿智克服曰莊。辟地有德曰襄。

棄羣臣。亡化了。結果嬴秦。

楚死。子政嗣。政實不韋之子。秦嬴氏之裔絕矣。胡致堂曰。孝文立三日薨。莊襄立三年薨。何其遽也。呂不韋能以其子為秦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王哉。

秦始皇。呂家兒。根源不正。

莊襄王名異人。初質於趙。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異人。曰。此奇貨可居。乃說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韋請以千金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貲西見夫人。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夫人遂與太子約為嗣。因請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美姬與居。知其有娠。與異人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異人立姬為夫人。邯鄲之圍。異人亡。赴秦軍。遂歸。更名楚。楚薨。政嗣位。年十三。

陽翟。秦邑。今開封府禹州。華陽。宮名。

璜按史載始皇以呂易嬴。蓋以期年而生子。政為據。解者曰。人十月生。此過二月。踰常期。故知為不韋子。心竊疑之。今讀朱青巖輯要云。婦人胎氣。以十月為滿。不韋進姬於異人。期年生子。是納後兩月受胎。何得謂知其有娠而獻之。夫婦人有娠。必一二月而後知。又期年生政。是始皇之生。不幾上同堯禹。下侔漢昭乎。蓋秦以詐力併天下。漢人惡其焚書坑儒。因不韋私通於太后。故遂以曖昧之事。互相傳述以實之。其事與晉以牛易馬。皆無實據。不得挾李園而議之也。此論可解期年之疑。而定呂嬴之案矣。

呂不韋。稱仲父。於國何親。

呂不韋封相國。爲文信侯。號稱仲父。後不韋以罪免相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始皇恐其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徙處蜀。飲酖死。蜀今成都府。

咸陽市懸千金。誇張呂覽。

初不韋爲相國。使其客集儒書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萬言。備天地古今萬物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時人無能增損者。高誘爲序。以爲人非不能增損。蓋憚相國畏其勢耳。咸陽縣名。屬西安府。其地在山南水北。山水皆陽。故名咸陽。

大陰人一場亂。出醜難聞。

初始皇年少。太后與文信侯私通。王壯。文信侯恐事覺。乃私求大陰人嫪毐。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後有告毐非宦者。下吏治罪。毐發兵爲亂。始皇使相國昌平君攻毐。獲之。滅三族。遷太后於雍。殺其二子。雍。今鳳翔府。嫪。音澇。毐。音藹。

承累世大威風。消磨六國。

秦自孝公以來。累世親周。國富兵強。雄吞六國。至始皇承六世之餘烈。亡二周而吞諸侯。遂成一統。

繫韓王。削趙壤。魏楚難存。

秦十七年。內史勝滅韓。擄韓王。安置潁川郡。十八年。命王翦伐趙。趙使將軍李牧禦之。秦厚賂趙嬖臣郭開。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牧。翦大破趙軍。克邯鄲。擄趙王遷。二十二年。

遣王翦子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滅魏。二十三年。王翦伐楚。楚悉國中兵禦之。翦擊破之。殺其將軍項燕。二十四年。擄楚王負芻。滅楚。置楚郡。潁川郡。今開封許昌。楚郡。今壽州。賁。音奔。

滅燕國。俘遼東。如同刈草。

秦十九年。擄趙王遷。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抗秦。二十年。燕太子丹以荆軻劫始皇。不克。秦益發兵。就王翦於中山。與燕代戰於易水西。遂拔薊。燕王走遼東。斬丹以獻秦。秦復進兵攻之。至二十五年。王賁滅燕。擄燕王喜。還滅代。擄代王嘉。

入臨淄。蠶王建。松柏飄零。

二十六年。秦王賁自燕南攻齊。使陳馳誘齊王。約封以五百之地。賁猝入臨淄。民莫敢格。齊王建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飢死。齊人怨建。聽賓客姦人。不早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曰。松柏耶。松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共。今衛輝府輝縣。

取百越。却匈奴。鞭笞天下。

秦二十五年。王翦自楚郡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三十二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始皇專以刑威立國。賈誼曰。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會稽郡。今紹興府。河南地。今寧夏。

罷諸侯。置郡守。撐達為君。

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子爲王以鎮之。廷尉李斯曰。周封同姓甚衆。攻擊如讎敵。天子弗能禁。今海內一統。皆爲郡縣。甚足易制。置諸侯不便。始皇是其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自稱爲始皇帝。革除諡法。

始皇自以德過三皇。功高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又除諡法。曰。死而以行爲諡。是子議父。臣議君也。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登泰山。大封禪。立石銘勳。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德。魯儒生議封禪。議各乖異。始皇細儒生而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巔。封泰山。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積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爲壇而祭之。除地爲壇。祭於梁父。後改壇曰禪。廣長十二丈。壇高三尺。階三等。而樹石泰山之上。高二丈一尺。廣三尺。凡封禪用玉牒書。藏方石。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檢用金繩。纏以五周。以水銀和金爲泥封之。印以受命之璽。又有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藏帝之冊。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三里。卽東嶽岱宗也。山高四十餘里。有石表東嶽廟封神壇。鄒嶧山在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卽嶧山也。梁父。泰山下小山。在泰安州東南一百一十五里。漢書以此山名縣。

造鐘鐻。鑄金人。銷除兵器。

收天下兵器聚咸陽。銷以爲鐘鐻。鑄金人十二。置宮庭中。周禮。梓人爲筍虡。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鐻。其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始皇以爲瑞。乃銷兵器。鑄爲金人象之。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一書云。始皇使阮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翁仲

死。遂銅鑄其形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爲生。鑿與虞通音巨。

坑儒生焚聖典殄滅斯文。

李斯上書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臣請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會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因亡去。始皇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諸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一書云。秦既焚書。諸儒多謗怨。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於鏹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跡之。先爲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填之以土。焚書坑在驪山下。卽坑儒谷。

填大海建阿房蓬萊求藥。

始皇作石橋。欲通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入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流血。又東巡幸。遇秦橋之水。率百官以下。人提一石以填之。俄而橋成。如履平地。又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爲闕。復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盧生說始皇。所居宮毋令人知。不死之藥可得。乃令咸陽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初燕宋無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消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仙人及不死藥在焉。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女數千人往。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道德經。月中仙人宋無忌。白擇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羨門。古仙人。名子高。阿。曲也。殿

之四曲。皆爲房。阿房。宮名。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五里渭南上林苑中。驪山。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所居。故名。山之麓。溫泉所出。

築長城。修五嶺。苦害生民。

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臨洮縣。臨洮水。故名。屬隴西郡。隸陝西桂林。今廣西桂林府。南海。今廣東廣州府。象郡。今廉州雷州等府皆是。五嶺。裴潛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唐書註云。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桂州。各有小異。

博浪沙。飛金椎。副車誤中。

韓人張良。五世相韓。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爲報讎。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陽武。縣名。屬開封府。今縣南有博浪沙亭。

十日索。無踪影。未免擔驚。

良擊始皇不中。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因巡狩。至沙邱。鑿輿晏駕。

始皇東巡。少子胡亥與李斯從。至平原津。病篤。乃令趙高爲書。賜太子扶蘇。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遂崩於沙邱。平原津。今德州。沙邱故城。在萊州府掖縣。

鮑魚車。同載轉。斲混尸靈。

始皇崩。祕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會暑。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車有牕牖。閉則輜。開則涼。

奸臣計。暗圖謀。扶蘇太子。

趙高謂李斯曰。扶蘇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斯然之。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上書怨謗。而恬不矯正。皆賜死。

可憐哉。同恬毅。賜死長城。

始皇尊寵蒙氏。蒙恬將兵長城。蒙毅常居中謀議。始皇病。遣毅出禱山川。未反而始皇崩。趙高等遂矯詔賜蒙恬與扶蘇死。扶蘇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還報。亥欲釋恬。會毅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為不可。乃繫諸代。亥至咸陽。發喪襲位。遂殺毅。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二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畔。然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陽周。今真寧縣。屬慶陽府。代。秦郡。今山西大同府蔚縣。

秦二世用趙高。指鹿為馬。

秦二世皇帝名胡亥。以趙高為中丞相。高欲專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獸李斯。阿督責。黃犬東門。

陳勝等兵起。二世數請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懼。乃阿二世意。對曰。賢主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於是督責益嚴。民益亂。後趙高譖斯長男由守三川。與盜通。二世使人按驗。斯上書言高罪。又諫止阿房宮作者。滅四邊征戍轉運。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下吏按罪。屬高治之。擄掠千餘。斯誣服與由反狀。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夸三族。獸音堆。癡也。三川。秦郡名。今河南府。上蔡。今縣屬汝寧府。

望夸宮。求王侯。至於黔首。

丞相命。概不許。刀下亡身。

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沛公攻武關。二世使責高。高懼。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將吏卒至望夸宮殿門。殺衛令。入射上幄坐帷。二世召左右。皆惶擾不鬪。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丞相命。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武關。在西安府商州東。望夸宮。秦所建。在西安府東南八十里。

子嬰起。誅趙高。力扶宗社。

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與其二子謀曰。趙高殺二世。佯以義立我。使我齋見廟。我稱病不行。高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夸其三族。

王氣銷。天命改。換了乾坤。

子嬰稱王
四十六日。

都只爲二世君窮奢極欲。

二世嘗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吾欲極耳目之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壽。

視蒼生如草芥。重法嚴刑。

趙高謂二世曰。陛下刻法而嚴刑。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爲法律。務益深刻。更音庚。

發戍卒。動人心。罾魚變亂。

二世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楚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欲謀舉事。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腹中書。怪之。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遂起兵。秦時復除者居閭里之左。今力役煩。在閭左者盡發之。戍屯兵以守也。漁陽。今順天府薊州。大澤鄉。在徐州豐縣北。陽城。今宿州。陽夏。今太康縣。屬開封府。

假狐鳴。煽惑起。廣勝張陳。

陳勝又令吳廣於叢祠中。夜篝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驚恐。勝乃詐稱公子扶蘇。楚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比至陳。率數萬人入據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大喜。陳中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對曰。將軍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勝不聽。自立爲王。稱張楚。以廣爲假王。陳州名。屬開封府。

趙武臣魏王咎人人舉事。

陳王以陳人武臣為將軍。以耳餘為左右校尉。狗趙。又令魏人周市狗魏。武臣行。收兵得數萬人。下趙三十餘城。耳餘乃說武臣自立為趙王。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公子咎為魏王。

齊田儋燕韓廣處處分爭。

田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周市狗地至狄。儋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之。略定齊地。趙將韓廣略燕。燕豪傑共立以為燕王。狄。今樂安縣。屬青州府。

劉沛公項重瞳興兵輔楚。

沛人劉邦。字季。初為泗上亭長。會陳勝兵起。沛父老殺沛令迎季。立為沛公。掾主吏蕭何曹參等。為季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欲以應楚。楚將項燕子梁。嘗殺人。與兄子籍。避讐吳中。會稽守殷通欲應勝。梁使籍斬通。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亦欲應楚。會楚莊賈弒勝降秦。陳人秦嘉起兵於郟。乃立景駒為楚王。廣陵人召平為楚狗廣陵。聞陳王敗。乃拜梁為上柱國。引兵擊秦。梁遂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嘉駒。殺之。召別諸將至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郟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說梁曰。楚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陳勝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者。以君世世楚將。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都盱眙。後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懷王號羽為魯公。章邯擊趙。羽將兵救趙。大破秦兵。遂以羽為上將軍。項籍。字羽。目重瞳。沛。今徐州沛縣。秦法。十里一亭。亭置長。主督盜賊。泗水亭。在沛縣東。郟。今淮安府海州。廣陵。今揚州府。薛故城。在滕縣。居郟。今巢縣。屬無為州。三戶。漳水津也。在相州滏陽縣界。盱眙。縣名。屬鳳陽府。

子房公能趁勢復立韓成。

初。項梁立楚後。張良因說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立成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略韓地。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家禹州。封留侯。謚文成。

六戰國惡眼眼。重興舊業。

先六國為秦滅。至是楚始立懷王孫心為楚懷王。趙王武臣為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復立趙歇為趙王。魏咎為秦敗自殺。楚立魏豹為魏王。田儋為秦章邯所殺。齊人復立田假為王。儋弟榮逐假。立儋子市為齊王。韓廣為燕王。韓成為韓王。

笑談間齊響應變了民心。

時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

劉沛公入關陝秦降軹道。

楚王遣沛公伐秦。沛公北擊昌邑。西過高陽。下陳留。南取潁川。因張良略韓地。良引兵從沛公略南陽。南陽守降。遂入武關。秦將距嶢關。沛公大破之。遂至霸上。秦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昌邑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界。高陽。里名。在開封府杞縣西。陳留。縣名。屬開封府。潁川。秦郡名。今屬開封。南陽。今南陽府。嶢關。今西安藍田縣。霸上。在西安府城東。軹道。在城東一十三里。

楚項羽過驪宮。一火而焚。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西入關。掘始皇塚。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

殺子嬰。屠咸陽。冰消瓦解。

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擄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老亞夫。撞玉斗。賭鬪鴻門。

初。沛公入關。或說沛公遣兵守函谷。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攻破之。欲擊沛公。時羽在鴻門。沛公在霸上。范增說羽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有急亡去。不義。因固邀伯入見沛公。沛公曰。吾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豈敢反乎。伯曰。且日不可不早來謝。歸具以告羽。且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羽然之。且日沛公見羽鴻門。羽留飲。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須臾。沛公起如廁。間行趨霸上。留良謝羽。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范增。羽尊為亞夫。函谷。在河南府新安縣東。鴻門。地名。在臨潼縣東。舊有鴻門亭。項伯。名纏。字伯陵。唉。

音哀。

樊驂乘。陷彘肩。猴沐奪氣。

初。增目羽殺沛公。羽不應。增乃使項莊舞劍。欲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舞。以身翼蔽沛公。張良出。謂樊噲曰。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噲即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髮指眦裂。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斗酒。一生彘肩。噲立飲。陷之。噲曰。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畔。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賞。

之爵。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羽無以應。後韓生說羽曰。關中四塞之地。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雖著人衣冠。心不類人。索隱曰。言獼猴不任久著衣冠。以喻楚人性躁暴。關中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東有函谷浦津龍門合河等關。南有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謂四塞之地。樊噲封舞陽侯。

護真龍。四猛士。彊信侯嬰。

先是范增說羽曰。沛公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此天子氣。急擊勿失。至是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增使項莊舞劍。樊噲直入。羽賜以酒。有頃。沛公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獨騎與樊噲。噲斬疆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滕公夏侯嬰也。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以成死事。故封侯。張晏曰。紀通。紀信子。按此則紀成。卽紀信也。滕公封汝陰侯。紀信。廣安人。

封漢王。用賢才。築壇拜將。

項羽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負約。因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初。淮陰人韓信。仗劍從項梁。梁敗。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滕公救之。言於王。以爲治粟都尉。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思歸。多道亡者。信以王不我用。亦亡去。何聞。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居一二日。何來謁王。曰。若亡何也。曰。臣追亡者韓信。王曰。諸將亡者以十數。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乃召信拜爲大將。何請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與語大喜。自以爲得信晚。巴。今保寧府。蜀。今成都府。南鄭。縣名。屬漢中府。淮陰。今淮安府。

蕭丞相書六律約法安民。

初。蕭何從沛公入關。獨取秦相府律令圖書藏之。及沛公至霸上。召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吏民安堵如故。秦民大喜。後以蕭何爲丞相。擽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何以功第一。封鄼侯。爲開國名相。蕭何。沛之豐人。謚文終。擽。音職。擽。音職。擽。音職。收拾也。

韓元帥使機謀明修棧道。

初。張良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至是以韓信爲元帥。將兵出定關中。故修棧道。以示出兵之緩。路險不容行。架木爲棚而渡。名曰棧道。在漢中府褒城東北。棧。音剪。又贊上聲。

度陳倉逞手段。席捲三秦。

初。項羽三分關中。以秦降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距塞漢路。謂之三秦。至是信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邯戰敗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雍。今鳳翔縣。塞名桃花林。在河南府靈寶縣西至潼關。翟。本上郡。今延安府。陳倉。秦縣名。今鳳翔府寶雞縣。故道。今兩當縣。屬鞏昌府。

擽魏豹斬陳餘。生擒夏說。

先是羽徙魏王豹爲西魏王。徙趙王歇爲代王。立張耳爲常山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以田榮不從楚擊秦。故不封榮。榮聞羽徙市而立都爲齊王。大怒。擊都走之。擊殺市。

遂并王三齊。羽又以陳餘不從入關。封餘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榮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與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傅趙王。而使成受君夏說守代。至是漢王使韓信擊魏。魏王豹盛兵蒲阪。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擄豹。遂定魏地。信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乃遣張耳與俱。信進擊代兵。破之。擒代相夏說。引兵擊趙。趙王歇與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成列。願假臣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高壘勿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不聽。信乃引兵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信鼓兵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信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歸。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斬代王陳餘。擒趙王歇。蒲阪。今蒲縣。屬平陽府。臨晉。縣名。屬蒲州。夏陽。今韓城縣。屬西安府。滎陽。縣名。屬鄭州。井陘。縣名。屬真定府。所背之水。泚水也。在真定府臨城縣西北二十五里。罌。音英。左車。行唐人。

嚇燕書囊沙計四海馳名。

信既破趙。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左車曰。將軍擄魏王豹。誅成安君。威震天下。然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自強。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遣辨士奉書於燕。燕必不敢不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為齊計矣。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信遂東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且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引兵半渡擊且。佯敗走還。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擄齊王廣。濰水。源出青州府莒州。日。音沮。

追霸王。至烏江。奇謀妙算。

初。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至是楚與漢約。中分天下。羽解而東歸。漢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皆引兵來。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軍乘之。圍羽數重。羽夜乘駿馬。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馳至陰陵。迷失道。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止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我。我何面目見之。乃自刎而死。楚地遂定。固陵。今光州固始縣。垓。堤名。在鳳陽府虹縣西。陰陵。今無爲州。東城在濠州。烏江。浦名。在和州東四里。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垓。音該。

趕田橫。歸海島。許大勳。

初。信破齊。擄齊王廣。田橫後自立爲齊王。聞項羽已滅。橫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後漢召橫。橫與二客乘傳降漢。未至三十里。自刎。橫旣葬。二客亦自刎。島中五百餘人亦自殺。海島在萊州府卽墨縣西北。

扶助起。漢高皇。獨稱赤帝。

天下既定。漢王始卽帝位。是爲太祖高皇帝。初。帝嘗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帝拔劍斬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秦居西。屬金。金色白。故曰白帝子。劉。堯後。堯火德。故稱赤帝。子。澤中在徐州豐縣西。今名斬蛇溝。

璜按升菴稱韓元帥使機謀。逞手段。席捲生擒。四海馳名。奇謀妙算。許大勳等語。皆盛贊韓信之功之大也。又云。扶助漢高。獨稱赤帝。蓋因項羽曾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

謝之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言聽計用。夫人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武涉去。天下權在信。乃說之曰。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信曰。我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徹曰。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信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信遂謝徹。此升菴扶助獨稱四字。不特贊信功。且原信心而深有憾於三族之夸也。蒯徹。字通。涿郡人。

仗三傑。鋤暴楚。嫚語分羹。

帝西都洛陽。置酒南宮。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等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項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也。初。帝爲漢王。將兵伐楚。入彭城。爲羽所破。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爲楚軍所獲。羽置軍中爲質。後楚漢俱軍廣武。羽爲高俎。置太公其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何益。祇益禍耳。得免。彭城。今徐州。廣武。城名。在開封府河陰縣北。史載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皇甫謐曰。太公名執嘉。又名熒。媪姓王。索隱曰。母溫氏。打得班固泗上亭長古石碑可據。

印銷鑄。霎時間。轉環借箸。

初。楚數敗漢。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秦伐諸侯。滅其社稷。大王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欲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令趣銷印。鄗音歷。食音異。其音基。

斬丁公。赦季布。賞罰分明。

初。楚人季布。爲項羽將。數窘辱帝。帝以千金購布。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鬻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且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帝。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羽將。逐窘帝於彭城西。短兵相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戾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調。帝以狗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氏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效丁公也。丁公名固。薛人。戾音阨。

太疑心。老相國。自污田宅。

陳豨初反。帝往擊之。呂后與蕭何計誅韓信。上聞。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人皆賀。召平獨弔曰。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石矢之難。而益封君置衛。非以寵君也。以今者淮陰新反。有疑君心。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之。上說。其秋黥布反。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入關中。得民心十餘年。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宅。賤貨以自污。上心必安。何從之。帝還。百姓遮道訴相國。帝大悅。豨音僖。

因乘勝。擊冒頓。幾困平城。

帝封韓王孫信爲韓王。都馬邑。匈奴寇邊。信以馬邑降。帝自將擊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帝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使者皆言可擊。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今臣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不可擊。帝怒。以敬妄言沮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十日。帝用

陳平計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說單于妻閼氏云。漢有美女。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于是單于開其一角。得突出。帝至廣武。赦敬。封為建信侯。一書云。漢高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之。遂退兵。乃得出。此傀儡之始也。匈奴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自立為單于。馬邑。縣名。屬大同府。代谷。今大同府蔚州。廣武故城。在太原府代州。平城。在大同府東。白登。山名。上有臺。在大同府城東。閼氏。音烟支。匈奴皇后號。按韓王名信都。今史止云封信為韓王。而遺去都字。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謂史公疎漏。此也。冒頓。音默特。

用陳平出寄計偽遊雲夢

初。帝破楚。更立齊王韓信為楚王。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必迎謁。謁而擒之。特一力士事耳。帝乃告諸侯。會陳。南遊雲夢。帝及至陳。信謁帝。帝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帝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平佐帝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五也。解白登之圍。六也。雲夢。澤名。在湖廣安陸府南。陳平。字孺子。封曲逆侯。謚曰獻。陽武戶牖鄉人。曲逆。今保定府完縣。

信呂后誅大將蒞醢功臣

帝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遂反。帝自擊之。韓信稱病。不從擊豨。其舍人得罪於信。信欲殺之。其弟上變。告信陰與豨通謀。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信入。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遂滅三族。帝初擊豨。徵兵於梁。梁王彭越稱病。帝怒。讓之。其將扈輒勸王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走漢。告越。越謀反。帝使使掩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赦

爲庶人。傳處蜀。至鄭。呂后從長安來。王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帝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誅之。遂滅三族。梟越首洛陽。醢其肉。以賜諸侯。淮南王英布聞信越被誅。大懼。亦反。帝自將擊敗之。布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淮南故城。在廬州府舒城縣東南。

璜按高帝追羽至固陵。與信越期會擊羽。信越不至。帝大敗退守。張良說帝捐關以東奔之二人。信越始引兵來。是時帝猜忌之心已生矣。觀其項羽方擒。卽馳入信壁奪其軍。帝急於制信可知。呂后私審食其。帝知之而不能制。后亟欲竊柄。惟信越是憚。故乘猜忌之素心。肆菹醢之慘毒。而帝直信之而不以爲非。使信越與布二人而在。后其敢王諸呂乎。逮帝自將擊布。致中流矢。遂以病亡。后與食其謀盡族諸將。故不發喪。使非鄼商連兵還鄉之言。則鋤劉王呂。不待七年垂拱後矣。然則后之醢信越。由於帝之忌功臣也。忌功臣。所以信呂后也。信呂后。適以滅劉宗也。然韓信雖云族滅。考外史。當信誅時。有客匿其二歲兒。知蕭何與信善。謀於何。作書與南粵趙佗。佗養爲子。封之海濱。姓韋。韓之半也。今其族有鄼侯所遺書。受封所賜詔。勒之鼎器。呂后名雉。字娥姁。淮陰舍人名樂說。告信欲詐赦諸官徒。襲呂后太子。信誅。樂說封侯。英布臣名賁赫。告布亦封侯。

未央宮萬歲呼。賈陳新語。

未央宮。帝命蕭何所治。帝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陸賈時爲帝稱說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未央宮在西安府西北一十四里。內有東闕北闕前殿武庫。遺址尙存。

商雒間四老出黃綺功成。

呂后生太子盈。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帝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如意。呂后使呂澤劫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宜請來。令上見之。固一助也。呂后使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迎此四人。四人至。會宴置酒。太子侍。四老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帝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老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故臣等來。帝曰。煩公辛卒調護太子。太子竟不易。皆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四皓隱於商洛山中。故謂之商山四皓。東園公。姓袁名乘。又一書云。姓唐名宣明。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夏黃公。姓翟名廓。又一書云。姓翟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綱目以綺里季夏一人。黃公一人。蓋杜甫詩有黃綺終辭漢之句。以黃為氏也。角。音六。

大風歌。思故鄉。歎歎悲慨。

帝擊誅英布。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帝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思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兄曰。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鴻鵠飛。羽翼成。愛子傷心。

四皓侍太子宴出。帝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歌。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

皇帝貴。都長安。叔孫婁敬。

叔孫通說帝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從之。通遂徵魯諸生。及帝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帝觀之曰。吾能爲此。令羣臣肄習。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者。無敢喧嘩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敬郎中。賜姓劉氏。綿蕞。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剪樹地爲蕞位。尊卑之次。蕞乃絕之俗寫。音最。

去賓天。付社稷。平勃王陵。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歸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呂后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在王位四年。即帝位八年。壽五十三。葬長陵。周勃封絳侯。王陵安國侯。

廿一史彈詞註 卷三上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三

第三段下

漢惠帝相曹參七年垂拱。

惠帝名盈。高帝太子。相國蕭何卒。帝以曹參爲相國。參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帝在位止七年。諡法。柔質慈民曰惠。窋音竹。曹參封平陽侯。諡曰懿。

怡昇平。遭母后。柔輒寬仁。

班固曰。孝惠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顧氏曰。惠帝仁柔之資。童年嗣統。一以清淨爲治。是時呂后召帝觀人彘。遂病。歲餘不起。使人請於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輒卽俗軟字。

投鴆酒。暗傷殘。趙王如意。

呂后最怨戚夫人與子趙王如意。乃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奉詔。太后怒。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鵝飲之。

逞淫刑。人斃了。戚氏夫人。

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問知爲戚夫人。大哭。遂病。

雌太歲。自臨朝。鋤劉王呂。

惠帝無子。初。呂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惠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稱制。女主當陽。故謂雌太歲。綱目以少帝非孝惠子。於歲首註高皇后呂氏元年。以其無統也。太后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陵退讓平勃。平勃曰。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呂后乃立呂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后兄子祿爲趙王。先。太后酖殺趙王如意。徙淮陽王友爲趙王。復又幽殺趙王友。徙梁王恢爲趙王。又酖殺恢愛姬。恢自殺。廢其嗣。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後昭帝詔曰。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如髮。朱虛侯章侍宴。爲畊田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賴北軍。齊左袒。撥轉人心。

太后病甚。令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毋爲人所制。后崩。諸呂欲爲亂。朱虛侯章以祿女爲妻。知其謀。告其兄齊王襄。遂發兵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擊之。嬰與齊連和。欲待諸呂變。共誅之。時太尉周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祿猶豫未決。會有以灌嬰

與齊合告產。且趣產入宮。平陽侯曹窋聞之。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太尉。復令寄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急歸印。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產不知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勃與章逐產殺之。因悉捕諸呂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嬰亦罷歸。昔人頗有以絳侯右袒之令爲夫計者。按儀禮。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惟受刑則袒右。故觀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知勃蓋以爲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朱虛。漢縣名。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平陽。府名。屬山西。鄗商封曲周侯。

漢文帝德化民受言止輦。

文帝名恆。高帝中子。薄姬所生。初封代王。惠帝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帝恭儉仁慈。專務以德化民。每朝郎從官上書疏。必止輦受其言。未嘗不稱善。諡法。慈惠愛人曰文。

禦匈奴軍細柳按轡徐行。

匈奴寇上郡雲中。帝以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已而之細柳軍。軍士披甲。銳兵彀弩。帝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至又不得入。帝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帝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楫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擄也。拜亞夫爲中尉。上郡。今陝西綏德州。雲中。今大同府。細柳。霸上。棘門。皆地名。細柳。在西安府城西。霸上。在長安縣東。棘門。在咸陽縣東。

惜露臺除肉刑痾瘵百姓。

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尚恐羞之。何以臺爲。齊太倉令淳于音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坐法當刑。妾思刑者不可復屬。誰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帝憐之。詔除肉刑。帝詔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緹音啼。

賜几杖。却獻馬。紅朽因陳。

時吳王濞詐病不朝。常賜以几杖。老不朝。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不受。班固曰。文帝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景帝。賴條侯。剗平七國。

景帝名啓。文帝太子。御史大夫鼂錯。數言吳王濞有反謀。宜剗其地。又言楚趙有罪。皆剗一郡。膠西以賣爵事。剗六縣。廷臣方議剗吳。吳遂反。聞膠西王卬勇好兵。面約之。又發使約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皆反。吳王罪狀鼂錯。欲誅之。因并楚兵攻梁。梁城守睢陽。初。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至是帝拜亞夫爲太尉。將兵擊吳楚。屯滎陽。時吳攻梁急。帝使告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以輕騎絕吳楚兵後。塞其饑道。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出。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去。亞夫追擊大破之。溲走越。越人殺之。諸王皆伏誅。膠西。今山東膠州。菑川。縣名。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膠東。今萊州府卽墨縣。濟南。府名。睢陽。屬開封府。謚法。布義行剛曰景。亞夫。周勃次子。封條侯。沛人。

服朝衣。斬東市。鼂錯冤魂。

初。七國反。以誅鼂錯爲名。錯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因竇嬰入見於帝。帝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盎曰。願屏左右。帝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帝默然。良久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僕射鄧公爲校尉。以言軍事見帝。帝曰。鼂錯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強大。故請削之。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鼂錯。音朝厝。史記註。錯如字讀。潁川人。號智囊。袁盎。字絲。高陵人。適。音摘。鄧公。名先。

貶中宮。廢太子。存心刻薄。

皇后薄氏。帝廢之。太子名榮。栗姬所生。膠東王徹。王夫人所生。初。長公主嫫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譏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賢之。遂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恚恨而死。臨江。府名。屬江西。嫫。音疋。

置大馘。顧尙席。終害功臣。

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馘。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尙席取箸。帝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尙方甲楯可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因不食死。馘。音恣。

漢武帝。仗雄才。改元建號。

武帝名徹。景帝太子。帝雄才大略。聰明善斷。即位始創年號。爲健元元年。謚法。威彊睿德曰武。

喜功名。務廣地。黷武窮兵。

帝好大喜功。開疆拓地。北却胡。南平粵。朝夜郎。降羌獫。兵連不已。饋運不休。故財用奢靡。而海內虛耗。夜郎。夸國名。姓竹氏。故阯在緜州北。羌。三苗之別裔。獫。古獫侯國。今馬湖府屬四川。

興禮樂。舉孝廉。明經策士。

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正郊祀。作音樂。尚文章。首策賢良方正之士。即得廣川董仲舒。為一代大儒。從仲舒言。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公孫弘等請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於時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為之。漢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廣川。今河間府景州。仲舒為江都膠西二相。公孫弘。字季。淄州人。封平津侯。

任衛霍。奪天山。空了王庭。

帝嘗過姊平陽公主家。悅謳者衛子夫。送入宮。立為夫人。尋立為皇后。子夫同母弟衛青。本姓鄭。父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冒姓衛。為侯家騎奴。旋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為大中大夫。會匈奴右賢王侵擾朔方。帝令青將兵擊之。右賢王飲醉。青夜至圍之。右賢王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眾萬五千人。畜數十百萬。帝拜青為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為驃騎校尉。斬捕首虜過當。帝以去病為驃騎將軍。使將萬騎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至祁連山。渾邪王殺休屠王降。帝又令青與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青出塞千餘里。度幕至寘顏山。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兩軍出塞。斬殺合八九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青七擊匈奴。爵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去病六

擊匈奴。爵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冠軍侯。祁連山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故名。王庭。單于所都處。無城郭。穹廬前地若庭也。焉支山在陝西行都司東南。出臙脂。後失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幕。單于置廬帳地。寘顏山。卽單于築城以居。漢降將趙信處。在韃靼國中。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狼君胥山。在沙漠北。瀚海。大海名。在火州柳陳城東沙漠之北。羣鳥解羽伏乳於此。休屠。音朽諸。衛青。字仲卿。謚曰烈。去病。謚景桓。俱平陽人。

求善馬。任貳師。遠征大宛。

初。帝使張騫通月氏。歸言西域大宛多善馬。因命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使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帝拜寵姬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宛。至宛圍其城。宛殺其王母寡以降。得善馬數十疋。封廣利海西侯。月氏。匈奴號大宛。西域國名。貳師城在大宛國。氏。音支。張騫。字子文。城固人。封博望侯。

泛樓船。破越南。彊弩將軍。

初。南越相呂嘉殺漢使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爲王。發兵反。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僕入越地。先陷尋恆。破石門。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博德遣使招降。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博德追得之。以其地爲南海珠崖等九郡。博德後拜彊弩將軍。南越是時兼廣東西貴州之地。桂陽。今郴州。豫章。今江西南昌府。尋恆。史記恆作陝。地名。在始興郡西。石門。山名。在廣州府城西北。番禺。縣名。屬廣州府。九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南海。今廣州。蒼梧。今梧州府。鬱林。州名。屬梧州府。合浦。縣名。屬廉州府。交趾。九真。日南。今俱屬安南。珠崖。今瓊州府。崖州。儋耳。今儋州。屬瓊州府。

只可惜。不封侯。數奇李廣。

文帝時。李廣為武騎常侍。嘗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後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衛青北伐。廣以前將軍自請居前。青陰受帝誡。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不聽。廣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自刎。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涕。數奇。言其運數不偶。李廣隴西成紀人。

孫李陵陷虜庭太史宮刑。

李廣孫李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與貳師將軍擊匈奴。陵將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與單于值。擊殺數千人。會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遂急攻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帝怒。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却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帝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遷腐刑。後蘇武歸。陵語武曰。陵雖驚怯。令漢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蘇子卿收羝羊上林鴈帛。

天漢元年。帝遣中郎將蘇武與常惠使匈奴。單于使漢降人衛律召武。欲降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曰。汝為人臣子。背主降虜。何以汝見為。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徙北海。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至昭帝元始六年。壺衍鞬單于立。國內乖離。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武留匈奴凡一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賜爵關內侯。

汲黯始爲謁者。以數切諫。遷爲東海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

容人之過。時帝方招文學。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後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上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泣曰。臣病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居淮陽十歲而卒。淮陽。今陳州。屬開封府。東海。令海州。屬淮安府。汲黯。字長孺。濮陽人。

尊異起。李少君。文成五利。

方士李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丹砂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帝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帝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帝自帷中望焉。乃拜爲文成將軍。方士欒大見帝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以衛長公主妻之。蓬萊山相傳在東海中。四面環以弱水。乃仙人遊息之所。安期生。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歲。李少君遇之。食以棗。大如瓜。少君。字雲翼。

樂巡遊。暮封禪。耗費殃民。

初。司馬相如死。遺書勸帝封泰山。會得寶鼎。乃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帝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於元封元年。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

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還祭黃帝塚而釋兵。又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遂東巡海上。祠八神。還至奉高。封泰山。禮畢。獨上泰山。明日下午陰道。禪泰山下。陟東北肅然山。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帝還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凡周行萬八千里。二年。方士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乃還祠泰山。五年冬。南巡江漢。望祀虞舜。又至泰山增封祀。還郊泰時。太初元年。如泰山。禪蒿里。望祀蓬萊。天漢三年。東巡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還祀常山。廕元玉。太始三年。東巡瑯琊。浮海而還。是時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鉅萬計。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異於秦始皇無幾矣。緱氏。漢縣。故址在河南偃師縣南。中嶽。嵩山。八神。一天。二地。三兵。四陰。五陽。六月。七日。八四時。相如。字長卿。成都人。

遣方士求神仙。法行沈命。

帝發船求蓬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者千數。至是封泰山無風雨。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帝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諫。乃還。元封二年。如東萊。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太初元年。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其真。後帝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時帝專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帝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數歲乃頗得其渠率。然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沈。沒也。敢避匿盜賊者沒其命。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率。音帥。

巫蠱興。輪臺悔。堯母名門。

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咒詛。帝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以充治巫蠱獄。充入宮云。於太子宮得木

人尤多。太子懼，遂收充斬之。因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帝詔丞相劉屈氂收捕反者，與太子戰。太子敗南奔，皇后自殺。後太子自經死。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可遣屯田卒詣田所墾田築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以遼遠乏食，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也。朕不忍聞。趙婕妤好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生皇子弗陵。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輪臺在車師國西千餘里，鉤弋宮婕妤雙手反曲如鉤，武帝親自披之，遂伸，故以名宮。驚，音離。婕，音接。好，音于。女宮名，婕言接幸於上，好美稱。

漢昭帝。儘聰明。堪憐命夭。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武帝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政。桀爲丁外人求封侯，光不許，桀怨之。以燕王旦爲帝兄，不得立，怨望，遂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疑有非常。侯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詔召光入。帝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何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使天假之以年，而又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乎享國不永，壽二十二崩。出都肄郎羽林，都大也。肄，習也。郎與羽林，皆宿衛之士。言光出大閱試肄習郎羽林武備，於道上稱蹕也。畫室，集覽曰：先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賜霍光。今光止畫室，有所倚也。正誤曰：謂彩畫之室，非以賜光之圖，又畫於室中也。陳仁錫曰：疑是漢大臣待罪之所，卽古畫地爲牢之義。伏青蒲，詣請室，可類推也。諡法，聖聞周達曰昭。霍光，字子孟，去病異母弟，諡宣成。

昌邑王。無德行。不似人君。

昭帝無嗣。霍光迎武帝孫昌邑王名賀即位。賀淫戲無度。諫多不聽。光憂懣。以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而立之。光曰。於古曾有此事否。廷年曰。將軍若能行此。卽漢之伊尹也。光乃率羣臣奏太后。召王伏前聽詔。尙書令讀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發樂府樂器。擊鼓譟吹。作俳倡。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悖亂如是耶。復讀曰。受璽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恐危社稷。不可以奉宗廟。當廢。太后詔曰。可。光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涕泣而去。昌邑。縣名。屬萊州府。延年。字子賓。

漢宣帝尙刑名兼王雜霸。

宣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霍光等迎立之。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天下。太子仁柔好儒。嘗侍宴。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立中宮。求故劍。忠厚存心。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倜仔爲皇后。光女名成君。

霍禹雲覆宗祀禍基驂乘。

帝初立。霍光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婿外孫根據於朝。光妻顯復令女醫淳于衍毒皇后許氏。而內已女爲后。及光卒。帝拜子禹爲右將軍。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後霍氏驕侈縱橫。帝頗聞殺許后事。乃光徙諸婿。收其印綬。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將兵屯。悉易以所親代之。顯及禹雲山見日。侵削。怨望謀廢天子。事覺。雲山自殺。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

初帝謁見高廟。霍光驂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安世子孺。封富平侯。璜按司馬公曰。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奪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醜類。孝宣亦少恩哉。朱青巖曰。霍光爲魏相。飲恨。光在不能報。光死卽爲危言以中之。顯禹母子輩又不肖。使相之言驗。竟是遺一孤以奉光祀。溫公謂孝宣寡恩。而不知禍由給事中魏相爲丞相也。其獄辭云。霍氏怨相。謀矯太后詔。斬丞相。然後廢天子。則霍氏之獄。豈非與魏相爲終始者哉。乃謂禍始驂乘。不亦鑿乎。前人無爲此論者。並錄以資論古之識云。

楊惲誅寬饒。太刻威刑。

平通侯楊惲。以太僕戴長樂告惲怨望。免爲庶人。惲既失位。家居治產業。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以書戒之。惲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過大行虧。長爲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食之變。或告惲驕奢所致。案得所與會宗書。帝惡而斬之。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帝方用刑罰。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下寬饒吏。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而趙蓋韓楊之死。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不亦甚哉。安定。今鎮原縣。屬平涼府。寬饒。字次公。魏人。趙廣漢。字子都。昆吾人。

增戶口。集鳳凰。循良奏效。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潁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凰集膠東。集北海。集魯。集京師。神爵四年。鳳凰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又集杜陵。集新蔡。胡氏曰。宣帝之世。鳳凰何爲數來。豈臣下窺見其微意。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歟。以張敞所論鸚鵡者觀之。亦可見矣。帝起於閭閻。稔知民瘼。慎刺史守相之任。重良二千石之寄。凡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黃霸。字次公。陽夏人。封建成侯。

致中興。思輔佐。圖像麒麟。

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前將軍龍劼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陽侯丙吉。太僕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邱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博陸今平陸縣。屬山西平陽府。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內未央宮之左。蕭何造以藏祕書。宣帝圖畫功臣於此。充國字翁孫。上邽人。諡曰壯。魏相。字弱翁。定陶人。丙吉。字于陽。又字少卿。魯人。梁邱賀。字長翁。瑯琊人。望之。字長倩。蘭陵人。

漢元帝重名儲。優柔不斷。

元常名爽。宣帝太子。宣帝以蕭望之爲前將軍。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元帝。班彪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丞相。而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尹起莘曰。元帝繼統之初。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反爲基禍之主。何哉。優柔不斷。威官用權也。貢薛韋匡。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匡衡。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周堪。字少卿。貞禹。字少翁。瑯琊人。廣德。字長卿。沛人。元成。字少翁。丞相扶陽侯賢之子。父子俱拜相封侯。匡衡。字稚圭。東海人。拜相。封樂呂侯。

遣王嬙嫁胡虜。短見和親。

齊國王穰女王嬙。字昭君。獻之元帝。帝后宫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多賂畫工。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後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婚漢氏。以自親。帝以昭君行。召見。貌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遂不復更。乃按畫工毛延壽樊青等俱棄市。單于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漢成帝志荒淫。溺情飛燕。

成帝名騫。元帝太子。帝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溺於酒色。與張放等宴樂禁中。荒淫嫖黷。嘗微行過陽阿公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大幸。廢許后。立飛燕為皇后。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忽天災。耽禍水。委棄宗祊。

帝時災異迭見。靡歲不有。而天地變異。有他時所絕無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震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杜欽谷永上言。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王章劉向等上封事。以為王氏外戚專政所致。帝皆知而不能用。惟溺於酒色。自飛燕入宮之後。有女弟合德。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劉向以王氏愈盛。上封事極諫曰。陛下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縱不為身。奈宗廟何。披香殿名宗祊。一書易祊為臣。指劉向為宗臣。棄向言而不用也。谷永字子雲。王章字仲卿。為京兆尹。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四世孫。唐貞觀中。配享文廟。宋祥符中。封彭城伯。

憂外戚。勢逼君。上書梅福。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察其形。願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不納。南昌。今江西南昌府。福上書後。及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人傳以爲仙。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

請尙方。斬馬劍。折檻朱雲。

太史安昌侯張禹。雖家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切譏王氏。帝至禹第。示禹。禹恐爲所怨。對曰。災異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宜無信用。帝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帝問誰也。對曰。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力救得免。及後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安昌。今懷慶府河內縣。槐里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張禹。字子文。河南軹人。朱雲。字游。平陵人。

漢哀帝建平初。天星屢隕。

哀帝名欣。定陶王康子。成帝無嗣。立爲皇太子。卽位。改元建平。元年正月。隕石北地十六。九月。隕石於虞二。北地。今寧州。屬鞏昌府。虞。今虞城縣。屬歸德府。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嬖斷袖。疎正言。漢德頹傾。

侍中董賢。爲人美麗。和柔便辟。得幸於帝。常與帝臥起。晝寢偏藉帝袖。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至此。帝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東園祕器。珠襦玉柙。無不備具。貴震朝廷。僕射鄭崇極諫。帝遂數以職事責崇。竟殺之。欲賜賢爵闕內侯。丞相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切諫。帝詔切責之。竟封賢高安侯。欲發武庫兵送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

隆奏言。便辟弄臣。而以天下公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帝不悅。左遷爲沛都都尉。帝又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賢二千戶。丞相新甫侯王嘉。封還詔書切諫。帝大怒。下嘉獄。殺之。時賢年二十二。帝以爲大司馬衛將軍。百官皆因賢奏事。權侔人主。朝野側目。

漢平帝莽專權。三綱絕矣。

平帝名衍。元帝庶孫。中山王興之子。哀帝無嗣。召入爲太子。卽位時年九歲。以王莽爲太傅。號安漢公。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鉉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等議。以莽好鬼神。可爲變怪驚懼之。因令歸政衛氏。於是夜灑血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章腰斬。莽因是獄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亦殺之。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挂冠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北海郡名。今青州府。謚法。布綱治紀曰平。逢萌。字子慶。昌邑人。

酒杯中。置毒藥。矯假金滕。

帝益壯。以衛后故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敕諸公莫敢言。帝尋崩。

擁立著漢嬰兒。名爲孺子。

太后議立嗣。時元帝世絕。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廣戚侯顯之子嬰爲皇太子。號爲孺子。時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故立之。廣戚。漢縣名。故城在徐州西北沛縣境內。

攝皇帝陳符命篡了龍廷。

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於是羣臣奏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韎冕。南面朝羣臣。車服警蹕。皆如天子制。謂之攝皇帝。自稱曰子。平決朝事。以皇帝之詔稱制。居攝元年。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三年。屬雲言巴郡石牛。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到未央殿前。莽奏臣與太保舜等視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臣莽敢不承。用請號令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用應天命。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爲兩簡。一署曰天帝行璽。一署曰赤帝行璽。劉邦傳予黃帝金策。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付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還至未央宮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高皇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敢不欽受。已御王冠。卽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使王舜請璽。太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舜言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出璽投之地。莽欲改太后漢家舊號。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莽從之。策命孺子爲安定公。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戲歎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凡與謀篡爲符命者。皆得封侯。按金匱封拜其黨與爲四輔三公四將。凡十一公。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王侯官吏。皆授新印綬。漢諸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漢統至是中絕。前輝光。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梓潼。縣名。屬保寧府。安定。漢縣名。故城在延安府。

王莽亂十八年落頭威斗。

王莽居攝二年。初始一年。篡位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四年。共十八年。初莽以五石銅鑄爲威斗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司命負之。出在前。入在旁。後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尋開關迎建。莽率羣臣至南郊。陳具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哀者除爲郎。時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莽赦囚

徒授兵。殺豨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掘莽妻
子父祖塚，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
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袴服，持虞帝七首，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
何。羣臣扶莽至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斬其首，軍人分裂莽身，
支解鬻分之。居二日，鄧尋申屠建入長安，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擲之，或切食其舌。
五石銅，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長二尺五寸，析今析川縣，屬南陽府，臺在池中，水浸之，故
名漸臺。宛，今南陽府宣室，未央宮殿前正室也。齋則居之，承明，殿名，紺，深青而揚赤色，
袴，通作均，戎事上下同服。避著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斗，狀如勺，今尺長一尺三寸，其
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煉銅斗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第二十六
料食器。又南史載：開元武湖，於古塚得一銅斗，有柄，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
之。一在塚外，一在塚內，必甄邯之墓。俄啓塚，又得一斗，
有石銘大司徒甄邯墓，則當時威斗，有以賜大臣者矣。

淮陽王號更始委柄庸人。

春陵戴侯曾孫劉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皆欲立
劉縯。縯，光武之兄也。新市平林將軍憚縯威明，貪元懦弱，先共定策立元爲皇帝，大赦，改元
更始。元年，元納右大司馬趙萌女爲夫人，遂委政於萌。日夜讌飲，萌專權自恣。羣小膳夫，皆
濫受官爵。由是關中離心。後光武卽位，詔封更始爲淮陽王。春陵，地名，在襄陽府棗陽縣
南。平林，漢縣名，故城在湖廣隨
州東北。新市，在德安府孝感縣。

漢光武起南陽二十八宿。

光武皇帝名秀，長沙定王發之後。景帝生發，發生春陵節侯買，買三世徙封於南陽白水鄉，改
白水爲春陵。買少子外生回，回生欽，欽生秀。至是與宛人李通等定謀起兵，後得二十八將以

定天下。世謂之上應二十八宿。角木蛟太傅高密侯鄧禹。胃土雉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亢金龍大司馬廣平侯吳漢。昂日鷄河南尹阜成侯王梁。氏土貉左將軍膠東侯賈復。畢月烏瑯琊太守祝阿侯陳俊。房日兔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參水猿驃騎大將軍參薏侯杜茂。心月狐執金吾雍奴侯寇恂。觜火猴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尾父虎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危月燕左曹合肥侯堅鐔。箕水豹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鬼金羊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斗木豸建義大將軍高侯朱祐。柳土獐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牛金牛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星日馬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女土蝠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張月鹿大將軍槐里侯萬修。虛日鼠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翌火蛇太常靈壽侯邳彤。井木犴衛尉安成侯姚期。軫水蚓驃騎將軍昌成侯劉植。室火猪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壁水獺城門校尉則陵侯臧宮。奎木狼捕虜將軍陽虛侯馬武。婁金狗驃騎將軍慎侯劉隆。范蔚宗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長沙。府名。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鄧禹。字仲華。新野人。吳漢。字子顏。南陽人。賈復。字君文。南陽人。陳俊。南陽人。耿弇。字伯昭。寇恂。字子翼。昌平人。傅俊。字子衛。襄陽人。岑彭。字君然。棘陽人。堅鐔。字子伋。襄陽人。馮異。字公孫。父城人。王霸。字元伯。潁陽人。李忠。字仲都。景丹。字孫卿。櫟陽人。萬修。茂林人。蓋延。字巨卿。漁陽人。耿純。字伯山。臧宮。字君翁。馬武。字張子。湖陽人。祭遵。字弟孫。潁陽人。

戰昆陽。誅王尋。際會風雲。

更始拜劉秀爲偏將軍。狗昆陽。定陵鄧。皆下之。王莽遣王尋王邑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以助威武。漢兵皆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時城中惟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出城收兵。尋邑縱兵圍昆陽。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合戰。秀敗之。諸將喜曰。劉將軍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乘之。秀從城西衝其中堅。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

者萬數。邑遁去。盡獲其軍輜重。於是豪傑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昆陽故城。在葉縣。定陵在舞陽縣。渙水在葉縣。今因以名驛。俱屬南陽。鄧城屬開封府。

痛親兄。被傷殘。獨居涕泣。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誅之。縯步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收稷誅之。縯固爭。並殺縯。秀自父城馳詢宛謝。縯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伯升。縯字。父城。漢縣名。故城在南陽汝州東南。

漢官儀。幸再覩。三輔巡行。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漢武以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取輔車相依之意。

滹沱河。險些兒。乘冰得渡。

蕪蕪亭。麥豆粥。患難君臣。

更始以劉秀行大司馬事。北徇薊。會薊反。應王郎。秀趣駕而出。至蕪蕪亭。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晨夜兼行。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恐驚衆。乃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後異治關中。人上章言異威

權日重。百姓歸心。帝以章示異。異惶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謝曰。願君無忘河北之難。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薊。今順天府。蕪蕪亭。在真定府饒陽縣北。亭亦在焉。滹沱河。源出太原府。自鹵城縣從真定過霸州。文安入海。南宮。縣名。信都。今冀州。已上俱屬真定府。巾車鄉。在汝州。蕪。音樓。

擊銅馬。推赤心。關西投死。

更始立秀爲蕭王。王擊銅馬諸賊於鄴。銅馬食盡夜遁。王追擊降之。降者不自安。王敕令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心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帝爲銅馬帝。銅馬。賊之號。蕭。今徐州蕭縣。鄴。縣名。今省。地理志鉅鹿有鄴縣。

斬王郎。燒文牌。反側安心。

莽時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輿。人多信之。立郎爲天子於邯鄲。王將兵拔邯鄲。斬王郎。收郎文牒。得吏民輿郎交關。誘毀者數千章。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邯鄲。今廣平府。王郎。名昌。

豁達度。重循良。褒封卓茂。

初。隗囂起兵。應更始。徵至長安。逃歸天水。聚衆自稱西州上將軍。至是使馬援奉書洛陽見帝。援曰。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歸語囂曰。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與高帝同。宛人卓茂。恬淡樂道。哀平間爲密令。吏民親愛之。及莽居攝。免歸。帝卽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

爲太傅。封褒德侯。司馬公曰：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彼摧堅陷敵，權略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置諸羣公之首，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也。

天水，今鞏昌府秦州。密，縣名。今屬開封府。卓茂，字子康。

嚴子陵同夜臥，警動星文。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卽位，光變姓名隱遁。帝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遣使聘之。既至，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逼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後人名釣處爲嚴陵瀨焉。光字子陵，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記作嚴。富春山，在嚴州府桐廬縣西三十里，號錦峯繡嶺。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咄，音啜。子陵小字狂奴，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世傳子陵爲餘姚人，謬矣，有古碣可考。

二十萬青銅錢賞旌強項。

董宣爲滎陽令，帝姊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殺之，主訴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臣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文叔，光武字，雒本作洛，光武以漢火德忌水，改爲雒，漢名奴爲蒼頭，董宣，字少平，陳留人，湖陽公主名黃。

百束匹郵憚布，加貶東門。

帝嘗出獵夜還。上東門侯鄧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鄧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暉布百疋。貶中東門侯為參封尉。雒陽城十二門，按十二支，每門侯一人。司啓閉。上東門者寅方門，中東門者卯方門，參封縣名。鄧暉，字君章，西平人。

只可惜。惹苴讒。伏波藁葬。

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帝以新息侯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之。斬側貳，立銅柱為界。後復遣征武陵蠻。卒於軍。虎賁中郎將梁松搆陷之。帝追收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餌苴苴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藁葬城西。前雲陽令朱勃上書訟之。帝意始解。新息，今河南息縣。武陵，今常德府。雲陽故城，在涇陽縣西北。馬援，字文淵，茂陵人。

談時政。太激切。枉殺韓歆。

大司徒韓歆，好直言。帝每不能容。歆於帝前證歲將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免歸。復遣使宣詔責之。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廢郭后。寵麗華。皇儲易位。

帝徵時諍曰：「任官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至是以皇后郭氏寵衰，廢之。立陰氏為皇后。太子疆以母廢，意自不安。鄧暉說太子辭位，願備藩國。至是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疆為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郭后名聖通，廢為沛太后。

易妻諷。事不諧。調笑朝廷。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大司空宋弘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宋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宋弘字仲子。長安人。封宣平侯。

信圖讖。謫桓譚。不無遺議。

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蓋諸巧慧伎數之人。矯稱讖記以欺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屏斥之。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爲六安丞。道病卒。讖記之書曰符。漢德尙火。赤。火色。伏。藏也。赤伏符之名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吞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六安。州名。屬廬州府。桓譚。字君山。宿州人。

保功臣。謝西域。終是賢君。

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時列侯惟鄧禹李通賈復三侯。與公卿參議國事。餘俱以列侯就第。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先是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請置都護。帝以中國新定。不許。後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西域諸國上書。再請都護。帝報曰。今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尹氏曰。西域數請都護。不許。則帝不勤遠略之意見矣。漢業鼎安。宜哉。莎車。本西域之域名。初單于別種呼屠萬年據之而自立。後遂以莎車名國。車師。卽姑師。其國有前王後王。

漢明帝念勳勞。雲臺圖畫。

明帝名莊。原名陽。光武太子。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益以勳臣四人。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大司空固始侯李通。大司空安豐侯竇融。太傅宣德侯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暖而芳。故名椒房。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水南墜。王常。字顏卿。舞陽人。

幸橋門拜更老偃武修文。

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時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莫不受經。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單于亦遣子入學。知天地人三才曰三老。知五行代謝者爲五更。辟雍四門外水圍繞。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曰園橋門。桓榮。字春卿。懷遠人。

佛法像入中原金仙托夢。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博士蔡愔等之天竺求佛法。迎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於是中國始傳其術。而圖其形像焉。此佛法入中原之始也。天竺。西域國名。在大夏東南。清涼臺。在北鴈門郡外。顯節陵。卽帝壽陵。

取哀牢懷鄯善率土歸心。

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帝遣耿秉竇固伐北匈奴。固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乃詔侍胡詐之。侍胡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會其吏士。因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哀牢。國名。今雲南永

昌府鄯善。即樓蘭國也。去陽關千六百里。漢昭帝遣博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爲鄯善。耿秉字伯初。封羨陽侯。班超字仲升。

班虎頭通西域二十六國。

班超起自書生。家貧。爲官傭書以養母。嘗投筆。有萬里封侯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至是立功西域。帝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復以超使于寘。其王廣德亦殺匈奴使者以降。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者六十五載。至是通者三十六國。于寘西域國名。寘音田。

耿校尉困疏勒拜井泉生。

奉車都尉竇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遂以司馬耿恭爲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北單于率二萬騎擊殺車師後王安得。遂攻金蒲。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北單于擁絕澗水。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湧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單于。單于以爲神。引去。疏勒西域國名。在莎車東北。耿恭字伯宗。

漢章帝尙寬仁慈祥長者。

章帝名炆。明帝太子。時政尙嚴切。尙書陳寵疏請濟之以寬。帝納其言。每事務於寬厚。賀氏曰。章帝書詔十六。爲愛民恤刑而發者十。真仁慈之主哉。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苛切。事從寬厚。平徭簡賦。而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諡法。溫克令儀曰章。

命曹褒修漢禮。獎諭儲臣。

博士曹褒。請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言。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司馬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

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曹褒。字叔通。

馬太后慎滿盈。停封諸舅。

馬太后。伏波將軍馬援之女。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時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爵諸舅之故。太后詔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後三年。帝封馬廖爲順陽侯。防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太后聞之曰。吾雖老。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帝不許。乃受爵辭位。皆以特進就第。

除誹謗。納正諫。赦罪崔駟。

魯國孔僖。涿郡崔駟。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等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今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異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漢和帝禮賢才。承家柔善。

和帝諱肇。章帝第四子。胡致堂曰。和帝幼冲卽位。誅鋤竇憲。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外乂安。方諸章帝。實過之矣。諡法。不剛不柔曰和。

任中官。尊外戚。消長因循。

時帝年十歲。竇太后臨朝。后兄竇憲。以大將軍位在三公上。專權僭逼。遂生逆謀。帝與宦官鄭衆謀誅之。徐昭文曰。夫害政亂國者。非外戚則宦官也。竇憲伏誅。鄭衆因而封侯。東漢之亂。實基於此。外戚宦官。迭爲消長。馴致桓靈。卒以亡漢。可勝歎哉。中官外戚。詳見下文。

任竇憲。擊匈奴。燕然勒石。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竇憲恐分權。遣客刺殺之。太后怒。憲懼。因求擊北匈奴以贖罪。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固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兇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截兮振萬世。都鄉。縣名。故城在涿州西北。稽落山。在燕然山南。燕然山在單于速里烏地中。

倚鄭衆。芟大憝。虎殫狼興。

竇憲曰。北伐有功之後。擅權自恣。與鄧疊鄧磊及憲婿郭舉之父璜。共爲謀逆。帝以朝廷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遂與衆定議誅憲。詔執金吾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帝封衆爲鄴鄉侯。宦者封侯始此。胡致堂曰。和帝年纔十四。乃選用祕臣。勒兵收捕。朝廷肅清。足以遠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鄭衆以有大功。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中常侍亡漢之階。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顧氏曰。和帝幼沖。權在竇氏。獨起宸斷。殲厥大憝。但鄭衆封侯。似乎拒虎進狼耳。鄴鄉。在南陽。

班孟堅。人物志。縱橫九等。

班固。字孟堅。著漢書。撰古今人物表曰。譬如堯舜。禹稷禹與之爲善。則行。紂鯀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

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分聖人。仁人。智人。下愚為上。上。中。上。下。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縱橫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用修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以乖其名。且表名古今。而篇中不列漢人。尤為不愜。班固。扶風安陵人。

著漢書未得就女弟嗣成。

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起高祖。下終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凡百篇。逮上之。十志未畢。竇憲誅。以固為竇氏賓客。洛陽令种兢舊銜固。捕繫之。遂死獄中。所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昭踵而成之。昭字惠姬。為曹壽妻。壽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大家。作女誡七章。班彪。字叔皮。

漢殤帝襁褓中權歸鄧后。

殤帝名隆。和帝長子。有痼疾。少子隆生纒百餘日。鄧太后臨朝。顧氏曰。殤帝崩在襁褓。鄧后終利幼弱。襁褓。正義曰。襁。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而負之行。褓。顏師古曰。即今小兒被。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坐龍牀。八箇月。葬入康陵。

帝即位八月崩。壽未二歲。葬康陵。綱目按質帝紀。康陵在恭陵上。而前漢平帝。已名康陵。或曰。康與庚字相似。或誤為康。章懷註云。在慎陵塋中庚地。合二說觀之。當作庚陵。

漢安帝。邸第時。頗多祥瑞。

安帝名祐。章帝廢太子清河孝王慶之子。在邸時即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諡法。賓客和平曰安。

即位後。母臨朝。長統昌言。

帝年十三即位後。鄧太后臨朝。十五年時。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徐防。司空尹勤。仲長統昌言曰。光武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三公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使陰陽失和。水旱爲災。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略曰。繼體之時。貴有常家。乃騁其邪欲。荒廢庶政。親愛者盡佞諂之人。寵貴者盡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怨毒侵叛。土崩瓦解。至於運徙勢去。猷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治亂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後獻帝朝。荀彧舉爲尙書令。仲長。姓統。名。統字。公理。鉅野人。

楊伯起。慎四知。却金暮夜。

弘農楊震。字伯起。孤貧好學。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大將軍鄧騭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觔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弘農。今河南陝州。荊州。府名。屬湖廣。東萊。今萊州府。昌邑。縣名。屬萊州。

虞武都。破西羌。增竈行兵。

諸羌反亂。殘破并涼。鄧太后聞虞詡有將帥略。以爲武都太守。擊羌。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停不進。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

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行三百里。何也。詔曰。羌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羌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詔令軍中強弩勿發。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并兵急攻。詔乃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圍解。詔悉陳其兵衆。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設伏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一郡遂安。武都。今鞏昌府階州。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嶠谷。在河南永寧縣北。赤亭。在隴西縣。虞詡。字升卿。武平人。

親政事。奉和熹。尊崇乳媪。

鄧太后號和熹皇后。帝少聰明。及長多不德。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誣告太后兄弟謀立平原王。帝怒。太后宗族俱免官。沒入貲產。太后兄鄧騭等皆自殺。天下冤之。尹氏曰。帝親政之後。追怒鄧氏。譴責竄戮。至於沒入貲產而怒猶未息。必盡置死地而後已。帝可謂少恩矣。帝封李閏江京爲列侯。而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疏請出阿母令居外舍。聖等皆忿恚。後封王聖爲野王君。詔遣使者大爲王聖起第。震又疏曰。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天下謹譁。帝不聽。衆等遂共構之。夜遣使策收太尉印綬。震飲酖而卒。道路皆爲隕涕。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右者。兩奏一乳媪而不能動。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禍。媪。女老稱也。和熹后名鄧綏。媪。音襖。

璜按安帝親政後。追怒太后。則不得云奉和熹矣。奉當作怒。

東南巡。至葉縣。不得回京。

延光三年二月。帝東巡。三月回宮。四年二月南巡。至葉縣。崩於乘輿。閻顯江京等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僞云帝疾甚。徙御臥車。馳歸。四日至洛陽。葉縣。今屬南陽府。

閻太后。戀垂簾。北鄉侯繼。

安帝崩。尊閻后爲皇太后。太后欲久專政。貪立幼年。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懿卽位。懿時爲北鄉侯。北鄉。鄉名。在濟南府長清縣。安帝后名閻姬。

襁褓中。未七月。遘疾而薨。

璜按王季延彈詞序云。用修間有疎漏。漢安之迄漢順。中遺北鄉侯。是北鄉襁褓二十字。當爲延季增補矣。今查史載北鄉侯是時年十歲。在位七月病薨。不在襁褓中也。卽此一事。下筆便誤甚矣。史學之難。而用修之才。爲不可及也。

漢順帝。十九侯。迎來卽位。

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等。迎濟陰王保卽位。年十一。是爲順帝。收顯誅之。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王康。王國。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梁。馬固。王道。李元。楊柁。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十九人。皆爲列侯。是爲十九侯。謚法慈和徧服曰順。

抑忠良。尊后黨。地坼山崩。

帝立貴人梁氏爲皇后。寵尊后黨。以后父商爲大將軍。商卒。以商子梁冀爲大將軍。弟不疑爲河南尹。時京師地震。洛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李固對策云。乳母宋娥。封山陽君。裂土開國。寔乖舊典。梁氏子弟。宜令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帝以固爲議郎。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陷其罪。出爲洛令。太尉龐參最爲忠直。數爲左右所毀。以災異免。皇甫規對策曰。災異不

息。殆以姦臣權重所致。大將軍冀弟兄。宜增飾謙節。夫君者。舟也。將軍弟兄。操楫者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冀忿之。免歸。凡忠良之士。有恨於冀者。皆中傷之。是時年年地震。金城隴西山崩。涼州地自九月至十一月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死甚衆。

枉却了能直言埋輪風節。

帝遣杜喬張綱等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以外戚蒙恩。專肆貪饕。仇害忠良。書奏。京師震竦。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張綱。字文紀。

聽中官養子襲爵賞何輕。

帝德中官立己之功。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文明二帝。中官常侍。賞賜裁滿數金。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也。書奏不省。尹氏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此唐李中敏書判語也。而不知其源已始於漢。夫天刑之人。非有嗣。續可傳。而順帝乃聽以養子襲爵。愛厚宦官。欲其流澤蕃衍。其如漢祚浸微。浸滅何。

冲一載質半年。皇親跋扈。

冲帝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崩。冲帝無嗣。梁太后立渤海孝王之子纘。是為質帝。帝少聰慧。嘗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羹餅以進。帝苦煩甚。召宰輔李固曰。朕食羹餅腹悶。得水尙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在位半年。渤海。今滄州。屬河間府。諡法。幼小在位曰冲。忠正無邪曰質。

主威移。君壽促。敗在桓靈。

時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尙公主者三人。卿相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多。天子拱手。劉陶有威柄下移之疏。值冲質二帝連喪。李固欲立清河王蒜。冀以蒜嚴重。乃迎立蠡吾侯志。是爲桓帝。帝先爲梁冀所制。後與中常侍單超等定計誅冀。卽封超五人爲列侯。世謂之五侯。兄弟媼戚。宰州臨縣。虐徧天下。與盜無異。且海內人譽。爲宦官所嫉。激成黨錮之禍。流毒更烈。桓帝崩無子。立清河王曾孫宏。是爲靈帝。聽宦官曹節王甫等。殺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復治鉤黨。錮及五屬。一人逃死。禍及萬家。自言張常侍讓是我父。趙常侍忠是我母。以致黃巾作叛。漢祚敗亡。賀善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恆言曰。桓靈。靈又甚於桓也。五屬。屬族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內之親。蠡吾。今保定府蠡縣。順帝后。商女。名梁嬪。桓帝后。商女。名梁女瑩。鄧猛梁冀以爲己女。亦立爲后。是爲三后。

處士議秀才風攢成禍黨。

自章帝以來。有道之士。多隱居不仕。朝廷以處士徵聘。多不就。士論高尙其風。桓帝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福爲尙書。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晁爲功曹。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時李膺爲司隸校尉。有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染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帝震怒。逮捕黨人。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辭連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陳蕃極諫。帝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賈彪入洛陽。說竇武霍諤使訟之。帝意少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之。滂曰。滂欲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改容。爲并解桎梏。膺等又

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赦黨人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伯武。房植字。仲進。周福字。孟博。范滂字。公孝。岑晫字。元禮。李膺字。仲舉。陳蕃字。叔茂。王暢字。甘陵。今廣平府清河縣。汝南。今河南汝寧府。郭泰。字林宗。賈彪。字偉節。爲新息長。竇武。字游平。茂陵人。

八顧廚。八俊及復有三君。

初膺等雖廢錮。天下皆高尙其道。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也。度尙。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張儉。翟超。岑晫。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也。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所宗也。張儉。字元節。濟寧人。

誰得似申屠蟠。超然評論。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後滂等果罹黨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梁碭今徐州碭山縣。蟠字子龍。陳留人。

生殺權。憑宦寺。鬪起黃巾。

桓帝崩。陳蕃竇武用事。復舉用李膺等。及陳寶被殺。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竝。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李膺等請下州郡考治。時帝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欲爲不軌。帝曰。不軌欲何如。曰。欲圖社稷。帝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

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尙書劉納。衛尉楊球。惡節等放縱。節誣以交通書疏。謀議不軌。皆下獄死。又怨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皆誣陷死。會黃巾賊張角兵起。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作亂。民所以附者。皆由十常侍宗親典據州郡。侵掠百姓。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以謝百姓。大寇自消。帝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因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時宦者封諂徐奉等。密與賊角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角弟子唐周告之。詔下冀州逐捕。角初以妖術教授弟子。轉相誑誘。徒衆數十萬。角道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角知事露。敕諸方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天下響應。後中郎將盧植討破張角。角死。豫州刺史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與黃巾交通書上之。帝怒責張讓。而不能罪。北地太守皇甫嵩討角。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帝以檻車詔植還。徵王允下獄。減死論。罷嵩。收還印綬。以討張角功。封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皇甫嵩。字義真。安定人。

何國舅召外兵。草來千里。

靈帝崩。皇子辨即位。尊何后爲皇太后。以后兄進爲大將軍。中常侍蹇碩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收碩誅之。校尉袁紹。因說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許。紹又爲畫策。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召董卓。卓時討羌賊。卽時就道。上書請收張讓等。讓知進召外兵圖己。與段珪等率其黨數十人。詐以太后詔誘進入嘉德殿。伏兵斬進。紹聞進被害。引兵屯闕下。閉北宮門。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讓等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公卿無從者。惟尙書盧植及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責讓等。手斬數人。讓懼。投河死。卓迎帝於北芒阪下。時京師有千里草何青青之謠。蓋以千里草合字爲董也。朱文公詩曰。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北芒。山名。在河南府城北。

廢弘農。扶獻帝。逼劫咸秦。

卓迎帝。與帝語。語不可了。更與陳留王協語。無所遺失。卓以協雖王美人所生。為董太后所養。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及帝還宮。以卓為司空。卓大會百僚曰。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遂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是為獻帝。卓自領前將軍。加節鉞。更封郿侯。旋自為相國。後山東州郡兵起。卓欲徙都關中以避之。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卓放兵剽擄。更收諸富室。沒入其財物。驅徙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積屍盈路。悉燒洛陽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塚墓。收其珍寶。逼劫車駕西遷長安。

諡法。聰明

睿智曰獻。

袁本初。抗虎威。關東亡命。

初董卓謀廢立。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今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爾謂我刀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購求紹急。周毖曰。紹恐懼出奔。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聚徒衆。山東非公有也。卓即拜紹渤海太守。紹在渤海。是時豪傑欲起兵討卓者。多歸心於紹焉。袁紹。字本初。

曹孟德。散家財。起義連盟。

卓以曹操為驍騎校尉。操謀誅卓。被覺。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隨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與關東州郡起義討卓。推袁紹為盟主。曹操。字孟德。本姓夏侯。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其不復姓者。因當時有以讖進者云。古官職不言曹。自漢名。官盡為曹。至吏亦言屬曹。卒亦言侍曹。非天意乎。遂不復姓。

十八路。衆諸侯。無能討賊。

曹操。袁術。孔紳。韓馥。劉岱。王匡。張邈。喬瑁。袁遺。鮑信。孔融。張超。陶謙。馬騰。公孫瓚。張揚。孫堅。袁紹。是爲十八路諸侯。共起兵討賊。卓遷駕長安。諸侯忌嫉離心。俱各解散。惟曹操追卓於滎陽。敗還。孫堅擊卓。卓走。堅至洛陽。修塞諸陵。引還魯陽。

王司徒。連環計。膏火臍燈。

卓以王允爲司徒。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屈意承卓。中郎將呂布。脅力過人。卓愛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免。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允使僕射士孫瑞書詔授布。及卓入朝。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刺之。卓傷臂墜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卽出懷中詔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置卓屍通衢。卓體肥。軍士以炷置卓臍中爲燈。光明照達。膏流滿地。百姓歌舞於道。傳奇有玉連環記。王允有義女貂蟬。允以環賜之。以蟬陽許呂布。暗獻董卓。布不平。乘間入鳳儀亭與蟬語。卓見之。奪戟擲布。史所不載。

董卓死。汜催來。長安再亂。

董卓既誅。卓部將李催郭汜還至陝。遣使求救。不得。乃相與結盟。率軍西行。與卓故部曲樊稠等舉兵入長安。呂布軍內反。引催衆入城。呂布戰不勝。招王允同去。允曰。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允之願也。如不獲。則奉身以死。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催等屯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宣平門。催於城門下伏地曰。董卓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讐。非敢爲逆也。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下見之。催等收允殺之。催汜稠及張濟自爲將軍。

兩猜疑。私戰鬪。劫質公卿。

催與汜稠矜功爭權。催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議。於坐殺之。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催汜各治兵相攻。催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幸其營。放兵入掠宮人御物。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使公卿和催汜。汜留太尉楊彪等十人爲質。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將兵夜攻催門。矢及帝帷。催復移乘輿幸北塢。催汜相攻連月。張濟自陝西至。欲和催汜。遷帝權幸弘農。帝思舊京。車駕東出至新豐。汜黨謀脅帝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帝。幸楊奉營。至華陰。濟與承奉不相平。復與催汜合。帝幸弘農。催等共追帝。大戰於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無算。承奉詭與催連和。而密遣使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率衆來共擊催。奉等復大敗。乃奉帝渡河。幸李樂營。御牛車至安邑。乘輿在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催汜連和。催乃放百官。歸宮人。奉還奉帝東還雒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

操救駕。效桓文。移都入許。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今鸞輿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天子以從人望。大順也。操自將兵詣洛陽。既至。引議郎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惟有移車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許。今開封府許州。

自加官。自進爵。亂世奸雄。

帝遷許昌。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尋自爲丞相。未幾。復自立爲魏公。加九錫。進位諸侯王。上。後自爵爲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初。曹問汝南許劭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喜而去。武平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北。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許劭。字子將。平輿人。好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品題。
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挾天子。令諸侯。垂涎漢鼎。

初。曹辟毛玠爲治中從軍。玠曰。夫兵義者勝。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則霸王之業可成。荀彧亦謂操。因此時奉天子以從人望。操從其策。諸葛亮謂先主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捷錄曰。曹操晚年用天子車服。儼然與至尊無二。乃至終身。朵頤羊鼎。曾不得染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欲速哉。

弒中宮。殺皇子。側目無君。

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有妊請。不得。皇后伏氏懼。與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操令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使尙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廢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帝顧謂慮曰。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司馬公曰。以魏武之暴戾強仇。其蓄無君之心久矣。尹氏曰。操殘忍桀逆。遂至弒天下之母而不顧。其兇威虐。不在莽卓下。伏后名壽。后弒。立操女節爲后。

擒呂布。破張超。橫行四海。

初。汜傜之亂。呂布自武關奔南陽。依袁術。又去術而從張揚於河內。陳宮說陳留太守張邈與弟廣陵太守超。共迎布爲兗州牧。以拒操。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布遂據濮陽。操還攻之。敗布於定陶。斬布將薛蘭。遂拔定陶。布走投劉備於徐州。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邱。操圍之。邈爲其下所殺。雍邱潰。超自殺。後袁術攻備以爭徐州。布襲備下邳。取之。備困降布。布使備屯小沛。布旋又攻備。備走歸操。操益其兵。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布。布復遣高順等攻破沛城。備單騎走。荀攸勸操自擊布。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操引沂泗灌城。布困迫。布將魏續等縛

高順率衆降。布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布見操曰。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卓乎。操遂縊殺之。史稱其橫行中原。芟刈羣雄。幾平海內。下邳。今淮安府邳州。雍邱。今杞縣。屬開封府。

走袁術。定劉表。叱咤風雲。

袁術以揚州牧僭帝號於壽春。後資實空虛。乃歸帝號於兄紹。操遣劉備邀擊之。術還走壽春。歎曰。袁術乃至是乎。憤慨嘔血死。劉表為荊州牧。操擊之。會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顏氏曰。本初覆亡。公路野死。劉琮獻地。張超身亡。叱咤風生。指顧電掃。用軍行師。變化若神。壽春。今壽州。屬鳳陽府。新野。縣名。屬南陽府。

戰河北。斬尙譚。旋梟蹋頓。

袁紹為大將軍。督河北冀青幽并四州。紹三子譚熙尙。紹卒。衆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遺命立尙。曹操攻黎陽。尙譚敗走。保鄴。操將欲追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相爭。變成而后擊之。可。舉定也。引還。譚果引兵攻尙。尙敗之。譚奔平原。尙圍之急。譚請救於操。操遂攻鄴。尙還戰。敗走幽州。操走入鄴。譚復背操。操進攻平原。拔之。譚走南皮。操復攻克之。斬譚。熙將焦觸等逐熙。以幽州降操。熙與尙俱奔遼西烏桓。時烏桓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欲助尙取故地。操進擊之。令田疇為嚮道。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一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等逆戰。操登白狼山。縱兵擊敗之。斬蹋頓。尙熙奔遼東。公孫康斬之。送首於操。冀州。屬眞定府。青州。屬山東。并州。今太原府。黎陽。今濬縣。屬大名府。鄴。今彰德府臨漳縣。南皮縣。今河間府。遼西。今永平府。烏桓。東胡國名。蹋頓。遼西烏桓別種名。徐無山。在順天府玉田縣東北。白檀。山名。在順天府密雲縣南。柳城。漢縣名。故城在永平府城西。白狼山。在幽州東北烏桓地中。遼東。今奉天府。

爭漢中。降張魯。兵不留行。

益州司馬張魯。以劉璋闇弱。遂據漢中。操擊之。至陽平。魯弟衛率衆。拒關堅守。操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欲還。會前軍夜迷。誤入衛別營。營中大驚。遂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奔南山。入巴中。操遂定漢中。魯尋降。以爲鎮南將軍。益州。今成都與雲南皆是。漢中府。屬陝西。陽平。關名。在漢中府褒城縣西南。山在保寧府城南。一名跨鼇山。巴。今保寧府。

任武勇。有能人。夏侯張許。

操將軍夏侯惇與族弟淵。勇冠三軍。戰輒屢勝。所在攻守。操悉倚任。而淵爲尤勇。操嘗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呂布將張遼。布死歸曹。從征袁譚。譚破。別將破遼東賊。還。操自出迎。引共載。封遼寇將軍。使鎮合淝。以八百人先登陷陣。斬孫權二將。幾獲權。拜征東將軍。封晉陽侯。譙國許都。勇力過人。能逆拽牛尾。軍中以其如虎而癡。號曰虎癡。曹操曰。此吾樊噲也。從征袁紹。拜振威將軍。嘗與馬超大戰。諡壯侯。

用文才。多智士。賈董荀程。

武威人賈詡。少時闇忠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先從張繡。勸繡降曹。表爲執金吾。操領冀州牧。以爲大中大夫。軍國大事。悉以諮之。臨淄侯植有奪適之議。操問於詡。詡不對。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子遂定。不立。以詡爲太尉。初。操遣使請何內太守張揚。假塗西至長安。定陶人董昭說揚曰。曹今雖弱。實天下英雄也。宜通其上事並表薦之。昭更爲操作書與李傕等致殷勤。後操從荀彧策。西迎天子。董承拒之。昭以楊奉兵強而少援。作操書與奉。奉喜。表操爲鎮東將軍。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引昭問計。昭進以都許之策。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操從之。自是得肆行無忌。操曰。公仕才辨策略。眞世之奇士也。拜司徒。潁川荀淑孫彧。舉孝廉。何顛奇之曰。王佐才也。聞操有雄略。與從子攸歸之。操與

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首進奉天子之策。凡滅袁紹。擒呂布。定關中。下荊州。皆其設奇制勝。算無遺策。位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攸深密有智防。操與語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計事。天下尙何憂哉。以爲軍師。謀謨帷幄。人莫知其言。東阿人程昱。先依兗州刺史劉岱。岱爲黃巾所殺。昱歸操。操令守鄆城。昱曰。鄆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操從其言。謀無不合。初。操與紹共起兵。紹曰。吾西據河北。阻燕代。南向以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善御之。無所不可。史稱操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武威。今涼州衛。董昭。字公仕。公達。荀攸字。景升。劉表字。文若。荀彧字。荀淑。字季和。許州人。

好發塚。巧立名。摸金郎將。

操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天下塚墓。無問新舊。發掘骸骨。暴露草野。兇酷殘忍如此。

僞爭劉。教後代。篡竊留心。

孫權稱臣於曹。陳說天命。操以示外。侍中陳羣等勸操正大位。操曰。若天命歸吾。吾爲周文王矣。陳明卿曰。自比文王。明使其子篡位也。又註見後兒孫句下。

西邊有。漢中王。擁兵蜀郡。

劉備據有西蜀。擊操敗之。遂以漢中。後立爲漢中王。

東敗與。孫討虜。赤壁鏖兵。

孫權據江東。爲討虜將軍。赤壁鏖兵。註見四卷赤壁句下。

想兼併。力難加。徘徊顧望。

曹操素懷兼併之志。軍四十萬攻吳。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撤軍還。後操取漢中。張魯降。主簿司馬懿曰。劉備虜璋。蜀人未附。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引還。法正說備曰。操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舉衆往討。必克漢中矣。

仲謀。孫權字。

觀山河。不得已。鼎足三分。

初。諸葛亮謂孫權曰。將軍與劉豫州破曹。則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矣。顧氏曰。元德仗鉞西南。與北之魏東之吳宰割山河。三分鼎峙。

臨死向銅雀臺。分香賣履。

操作銅雀臺於鄴。令寵妾居。及病篤。曰。吾婕妤妓人。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可也。操死。爲疑塚凡七十二處。銅雀臺在彰德府臨漳縣治南。上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

假慈悲。將惡擔。推與兒孫。

司馬公曰。操身後事。孰大於禪代。今操遺令。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而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曰。禪代自是兒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寔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也。捷錄曰。操遺令數百語。不及禪代。意欲身受漢臣之榮。而嫁篡逆之惡於子孫。

漢獻帝可憐生。一絲殘喘。

沒巴鼻。無倚靠。寄命他人。

帝自遷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操每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後操使華歆牽伏后出。后徒跣行泣而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恰回首。魏曹丕稱王劫禪。

操卒。子魏王丕立。自為丞相冀州牧。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魏羣臣因表勸丕篡位。獻帝乃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於丕。

貶山陽。流落做小可藩臣。

丕廢獻帝為山陽公。邑一萬戶。自廢至薨。又十四年。太子早卒。孫康立。傳三世。又七十五年。迄晉永嘉末。始歿於羌氏。國除。山陽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修武縣西北三十里。一名濁鹿城。

四百年。漢家邦。龍樓鳳閣。

西漢二百一十年。東漢一百九十五年。

一場空。單剩下。兔跡孤塵。

漢高祖。怎生般。五年滅楚。

高祖年三十八起兵。四十一破秦為王。又五年四十六滅楚為帝。

楚重瞳。齊出力。三載亡秦。

楚漢共起兵。凡三年滅秦。

秦楚滅。漢龍興。二十四帝。

前漢自高祖至孺子嬰。凡十三帝。後漢自光武至獻帝。凡十二帝。

轉回頭。翻覆手。做了三分。

獻帝禪位。昭烈即位。吳魏三分天下。

前人創業非容易。

後代無賢總是空。

回首漢陵和楚廟。

一般瀟灑月明中。

落日西飛滾滾。大江東去滔滔。夜來今日又明朝。驀地青春過了。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英豪。龍爭虎鬪漫劬勞。落得一場談笑。西江月

廿一史彈詞註 卷三

明朝整頓調絃手。

再有新文接舊文。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四

第四段 說三分兩晉 西江月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伯鬧春秋。秦漢興亡過手。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鬪。詩曰。

虎鬪龍爭勢若何。百年豪傑苦無多。將軍老在秋江上。手撚銀髭作浩歌。

一自沙場戰罷歸。劍芒生澀馬空肥。風穿伏虎蓮花帳。塵鎖蟠龍帥字旗。戰策兵書慵再展。龍韜虎略有誰知。昨宵夢到相持處。血迸金鎗污鐵衣。

詩出大才閒遣興。話談今古要分明。夜來說到遊春處。今日還尋載酒人。載酒尋花饒意興。談今論古費評論。書中有女顏如玉。傅粉塗朱未算真。朱粉回頭如一夢。好書一字價千金。千金難買閒風月。百歲空爭虛利名。誰會誰

能誰不濟。幾行青史見原因。功名總是虛脾漢。成敗誰非錯用心。若箇長沙悲賈傅。幾人楚澤弔靈均。勸君莫爲閒愁老。漫把新詞聽一巡。

早來說秦漢兩朝故事。秦始皇併吞六國以來。止有二十五年。至子嬰亡國。漢高祖亡秦滅楚。至東漢獻帝之末。享國四百十一年。天下三分。曹丕篡漢稱魏。劉備併取劉璋。孫權自稱吳王。各有長短。

蜀漢者。劉備卽位於西蜀。自稱漢帝。章武在位三年。後諡爲昭烈皇帝。傳其子後主劉

禪。建興在位四年。通共四十四年。降於魏而漢亡。

魏者。曹操初封魏王。子丕篡漢。是爲魏世祖文帝。黃初在位十七年。傳其子

明帝叡。太和在位十三年

齊王芳。正始在位十四年

高貴鄉公髦。正元在位六年

陳留王璜。景元在位六年

凡五主。共五十六年。禪於晉而魏亡。

吳者。孫權據江東。爲吳大帝。黃武在位三年。傳其子

黃龍在位三年。赤

會稽王亮 建興 五鳳 太平 在位六年

景帝休 永安 在位六年

烏程侯皓 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皇 天冊 天璽 天紀 在位十七年

凡四主。共五十九年。降於晉而吳亡。蜀魏吳謂之三國。曹魏先滅了蜀漢。又五年。晉王司馬昭專權。其中司馬炎方篡了曹家。又過十六年。滅了東吳。天下一統。俱歸於晉。晉又分東西兩代。

西晉者。司馬炎有天下。是為晉武帝。泰始 咸寧 泰康 在位二十五年傳之

惠帝 永安 元康 永康 永寧 太安 光熙 永興 在位十七年

懷帝 永嘉 在位六年 愍帝 建興 在位四年

凡四主。共五十三年。懷愍先後蒙塵。為劉聰所滅。

東晉者。瑯琊王司馬睿。相傳小吏牛金通其母夏侯妃所生。冒司馬氏之姓。渡

江南來。是為晉元帝。建武 大興 永昌 在位六年傳之

明帝 大寧 在位三年

成帝 咸和 咸康 在位十七年

康帝 建元 在位二年

穆帝 永和 升平 在位十七年

哀帝 隆和 興寧 在位四年

廢帝 太和 在位六年

簡文帝 咸安 在位二年

孝武帝 寧康 太元 在位二十四年

安帝 隆安 元興 義熙 在位二十年

恭帝 元熙 在位二年

凡十一主。通共一百零四年。宋劉裕篡奪而亡。

今將三國并西東二晉一百九十九年君臣事要略且品題少資清聽。

三國分事頭多不相統制。

賭神通憑手段各用能人。

覷國勢據中原曹丕篡漢。

曹丕篡漢據有中原。陳壽三國志以天下之制與魏以列國待漢通鑑因之以魏紀年。司馬公曰漢傳於魏而晉受之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昭烈雖云中山靖王後然不能紀其世次不敢以紹漢氏之遺統也。

論君臣依正理。漢主爲尊。

尹氏曰：曹丕篡位。漢祚無主。昭烈帝室之胄。正位於蜀。紹漢承統。名正言順。朱子作綱目。以昭烈承獻帝後。蓋取春秋之義。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劉先主擅梟雄。拊髀人物。

按名號例曰：凡正統之君。秦漢以下曰帝。無統之君。漢以後稱帝者曰某主。陳壽志三國。以正統予魏。志昭烈稱劉先主。綱目革其號。大書昭烈皇帝。初。昭烈詣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疏曰：劉備擅梟雄之資。而有關張熊虎之將。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備嘗流涕對表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復不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梟。勇往也。仲馬曰：謂善鬪也。史炤曰：猶如陸博得梟者。勝。雄。武備也。諡法。明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百遭輸。志不折。新野屯兵。

備初依公孫瓚。得爲平原相。陶謙表爲豫州刺史。謙卒。命迎備。遂兼領徐州。袁術爭徐州。呂布襲之。備降於布。布又攻備。敗走歸操。以爲豫州牧。後與操擊殺布。進左將軍。旋起兵徐州。討操。敗奔袁紹。復爲操敗於汝南。奔劉表。表令屯新野。操下荊州。備走夏口。蘇子由曰：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

伸大義。訪賢才。草廬三顧。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自比管仲樂毅。備訪賢士於司馬徽。徽告以諸葛孔明龐士元。備欲召之。徐庶曰：此人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三往。亮始見。因曰：漢室傾頽。孤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曰：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益州劉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西和諸戎。外結孫

權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後亮上後主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瑯琊。在青州府諸城縣。襄陽。府名。屬湖廣。隆中。在襄陽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益州。今四川成都府。宛。今南陽府。洛。即洛陽。秦川。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水流出秦川。又關中別號爲秦川。司馬徽。字德操。徐庶。字元直。諸葛亮。字孔明。龐統。字士元。

起臥龍。偕鳳雛。魚水同心。

襄陽龐德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至是司馬徽語備。備得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備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龐士元初爲耒陽令。魯肅致書云。士元非百里才。備與語。大器之。用爲治中。親待亞亮。並爲軍師中郎將。尹氏曰。當漢之末。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孰非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耳。及其一起。君臣既合。魚水同權。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如出一轍。耒陽。縣名。屬衡州府。

敗長坂。走江陵。人心愈固。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遂愛琮而惡琦。出琦爲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時備屯樊城。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以見劉荆州乎。將其衆去。荆州人多歸之。或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爲所據。將騎追及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孔明等數十騎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操不取近。趙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長坂。在當陽縣。江陵。縣名。屬荆州。樊城。在襄陽府城北。當陽。縣名。屬安陸府。夏口。在武昌府荆江中。正對沔口。沔水。在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源出襄水。南入江。與漢水合。

結孫權。鏖赤壁。俊傑雲蒸。

初。孫權聞劉表卒。遣魯肅說備撫表衆同心敵操。比肅至南郡。而琮已降。肅迎備於長坂。宣權意。且曰。孫討虜兵精糧多。今爲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以共濟。遂同進往樊口。操順江東下。備遣諸葛亮隨肅見權說之。肅請召周瑜定計。瑜至。權意始決。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迎操。遇於赤壁。操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曹軍方連船艦。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預備走舸繫於幕尾。先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著前。餘船次進。去北軍二里。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營。人馬燒溺殆盡。瑜等率輕銳斷其後。雷鼓大進。操引軍走。備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備遂徇荊州。江南諸郡皆降。初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備自新野南奔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赤壁山名。在武昌府東南九十里。一說在蒲圻縣西北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南郡卽荊州府樊口。在武昌縣西。

併劉璋。馘夏侯。跨連荆益。

時劉璋爲益州牧。益州司馬張魯以璋闇懦。遂據漢中。校尉法正。與別駕張松。知璋不足有爲。勸璋迎備討魯。璋遣正至荊州。迎之。正與龐統陰說備速取益州。既至。璋迎於涪。增兵使擊魯。備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適操攻權。權呼救。備索兵糧於璋。璋半給之。備怒。遂進兵據涪城。璋遣吳懿等拒之。敗降。旋克雒城。進圍成都。璋出降。遷於公安。備自領益州牧。後操取漢中。張魯降。操還。以將軍夏侯淵守之。法正說備取漢中。備遂進兵。操遣曹洪同淵拒之。備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黃忠乘高鼓譟攻之。遂擊斬淵。操聞之。自臨漢中。備遣趙雲擊敗之。操引還。遂取漢中。備是時已併有荆益之地。跨連荆益。又註見草廬三顧句下。涪。漢縣名。今成都府綿州葭萌。今保寧府廣元縣。雒城。今漢州。屬成都府。公安。縣名。屬荊州府。定軍山。在漢中府沔縣東北。山有諸葛巖在焉。

任關張黃趙馬五虎馳名。

河東人關羽。與備誓同生死。曹操擊備。備敗走。操困羽。使張遼說之。羽降。封爲漢壽亭侯。袁紹攻操。羽於萬軍中斬其大將顏良。立效報操。盡封其賜。拜書告辭。而奔備於袁軍。後備取益州。使羽鎮荊州。羽攻曹仁於樊城。擒操將于禁。殺龐德。威震華夏。拜前將軍。世號虎臣。涿郡張飛。少與羽俱事備。結義桃園。操追備及於長坂。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故得免。備入蜀。使飛攻巴郡。義釋太守嚴顏。諸城望風降附。封右將軍。後進車騎將軍。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飛爲萬人敵。南陽人黃忠。初備南定諸郡。忠以長沙降。後從入蜀。每先登陷陣。勇冠三軍。擊斬操將軍夏侯淵。以功賜爵關內侯。常山人趙雲。先詣公孫瓚。備見而奇之。深加結納。雲隨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後備爲操所追。棄妻子走。雲抱備子禪。保護濟沔。及與操爭漢中。雲將數十騎前突其陣。且鬪且却。入營開門。偃旗息鼓。操兵引去。雲以勁弩尾射。魏兵自相蹂踐。死者甚多。備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累遷翊軍將軍。封永昌亭侯。茂陵人馬超。初與關中諸將反。據潼關。爲操所敗。奔漢中歸張魯。超知魯不足計事。亦來請降。以功封定西將軍。遷左將軍。至是備即漢中王位。並以爲五虎將軍。河東。今山西蒲州。涿郡。今涿州。常山。今真定府。關羽。字雲長。張飛。字翼德。黃忠。字漢升。趙雲。字子龍。馬超。字孟起。

建安絕。章武興。漢中即位。

建安。獻帝年號。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曹丕廢帝篡位。蜀中傳言獻帝遇害。漢中王發喪制服。次年夏四月。羣臣勸稱尊號。漢中王乃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元年。

把一隅。承大統。枝葉彰明。

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建安既絕。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夫復何疑。

凡帝王家子孫。世謂金枝玉葉。陳氏曰。詳慎如温公。而以昭烈爲不能紀其世次。寧以正統屬之篡弒之賊魏。涑水之論亦偏矣。

因愛將。討孫權。猗亭失利。

帝令關羽取襄陽。水滸曹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後用司馬懿之計。遣使約孫權躡其後。權以陸遜代呂蒙將其軍。蒙陰以計入江陵。羽還。將吏無鬪心。羽走兵散。僅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馬忠獲羽及子平。俱被害。帝聞羽沒。自將討權。張飛自閬中率萬餘人會江州。臨發。爲帳下張達范疆所殺。以其首奔權。帝進兵。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猗亭。爲吳陸遜所敗。猗亭。即今荊州府宜都縣也。閬中。縣名。今屬保寧府。江州。今重慶府巴縣。猗。音效。

一把火被折辱。陸遜書生。

孫權以陸遜爲大都督拒帝。諸舊將各矜恃。不聽。遜按劍曰。彼曹操所憚。今在境界。乃強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耳。各任其事。軍令不可犯也。諸將乃服。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彝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拒。數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遜度帝兵疲意沮。乃進擊漢軍。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土崩瓦解。舟械軍資略盡。帝夜遁。大慚恚曰。吾乃爲陸遜所辱。豈非天耶。又象山集曰。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東。即巫山也。與西陵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建平。今歸州。彝陵。州名。屬荊州府。陸遜。字伯言。吳郡人。

白帝城。駐御營。幽憂病篤。

帝敗遁。僅得入白帝城。病篤。白帝城。在夔州府。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因名。

永安宮託孤詔地慘天昏。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於永安宮。亮奉喪還成都。永安。縣名。公孫述更名白帝城。有永安宮。先主改永安縣。

劉後主信阿衡通吳報使。

昭烈崩。太子禪即位。考異曰。帝禪。綱目仍書後主。與齊高緯陳叔寶同稱。則為無統之主。而非正統之帝也。陳壽志昭烈稱先主。綱目已改稱昭烈皇帝。而後主未革其號。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而朱子偶未及改也。禪封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遣尚書鄧芝使吳。初。吳為昭烈所攻。權降魏。魏封權為吳王。至是鄧芝使吳。權不見。芝曰。臣來亦為吳。非但為蜀也。權見之。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併。退可鼎足。若委質於魏。魏必求太子入侍。不從。則奉辭伐叛。蜀亦乘之。吳遂絕魏。專與漢和。使張溫報聘。自是信使不絕。武鄉。縣名。鄧芝。字伯苗。新野人。

乘閒暇征瀘水孟獲南擒。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等殺太守附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蠻。牂牁越嶲皆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三年。始率眾征之。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闓等。孟獲素為蠻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瀘水。在四川行都司城南。其水深廣而多瘴。春夏常熱。其源可燔雞豚。武侯渡此。爲文以祭陣亡者。牂牁。古西夸地。越雋。漢郡名。今俱屬四川。南中西南夸之中也。

前後次出師表木牛流馬

建興五年。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今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志慮忠純。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將軍向寵。曉暢軍事。營中之事。悉以咨之。臣本布衣。先帝三顧草廬。奉命於危難之間。邇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夙夜憂懼。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此臣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陛下亦宜咨諏善道。深追先帝遺詔。今當遠離。臨表涕零。遂率兵出祁山。參軍馬謖。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敗績而還。十二月。亮復伐魏。羣臣難之。亮又表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固知臣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坐以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渡瀘深入。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未解也。臣到漢中。期年。已喪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乎。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引兵出散關。圍陳倉。糧盡引還。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亮農勸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關。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約吳同舉伐魏。出軍至祁山。始以木牛運。後出斜谷。以流馬運。牛御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形制如象。皆以機爲行止。進軍渭南。屯五丈原。魏司馬懿拒守不出。亮分兵屯田。爲久駐計。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街亭。在隴西縣。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南大散嶺下。有關通褒斜大路。陳倉。卽寶雞縣。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北。谷中路連南北。故名。渭水名。在寶雞縣治南。

五丈原。在鳳翔府郿縣西。王圻曰。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轆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是武侯造以運餉。便於登陟。民間請之。江州車子。

狠仲達。甘巾幘。只不交兵。

魏遣司馬懿禦亮。亮數挑戰。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乃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故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豈千里而請戰哉。巾幘。婦人喪冠也。懿。字仲達。

葫蘆谷。用奇謀。天燒不着。

懿久不出。亮使司馬魏延誘之。引懿入葫蘆谷。亮遣將馬岱壘斷谷口。縱火燒之。藥砲齊發。懿及子師昭俱聚哭受死。忽大雨如注。火滅。懿出走。還保營。亮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此出三國演義。正史不載。

五丈原。長星落。漢火消沉。

亮屯五丈原。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營中。三投再還。俄而亮卒。王荊公武侯篇。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擊強。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亮既卒。長史楊儀整軍而出。懿追之。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諸軍還成都。諡亮曰忠武。年五十四。漢以火德王。亮死。則漢必亡矣。

姜車騎。繼祁山。中原九伐。

亮初出祁山。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亮卒。維以監軍拜車騎將軍。旋為衛將軍。與費禕并錄尚書事。禕卒。以維為大將軍。初。維負其才武。每欲大舉。禕常裁制。不

從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及禕死，維得行其志。先亮伐魏，六出祁山，至是維繼亮出師，凡九伐中原，每爲魏安西將軍鄧艾所敗。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

老譙周。讎國論。還欠公平。

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光祿大夫譙周作讎國論，諷之。略曰：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勢也。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尹氏曰：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用兵不已，當時譙周輩皆爲隱憂，然用兵以討讎賊，固非貪忿之舉。雖敗猶榮也。譙周，字允南，廣安人。

寵黃皓。疎忠謀。陰平失守。

懸崖寇。來鄧艾。無計支撐。

宦官黃皓，便佞有寵，遷中常侍，操弄威柄，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欲廢姜維而樹宇。維知，言於帝曰：皓奸巧專恣，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何足介意。敕皓詣維謝。維見皓枝附葉連，由是疑懼，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後魏以鍾會大舉入寇，姜維表請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鄧艾自狄道趨沓中，以綴維。鍾會從斜谷趨漢中，使兵徑趨陽安口，守將傅僉鬪死。會長驅而前，維聞會已入漢中，合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乃退守劍閣，不克，欲引還。艾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乃攀木援崖，魚貫而進。艾已入平地，漢人不知，魏兵卒至，不爲城守，或勸帝奔吳。

或勸帝入南中。譙周請降。乃率羣臣面縛輿觀詣艾降。陽安關口。在成都府簡州。劍閣。在保寧府劍州。陰平道。在陝西鞏昌府文縣。乃秦蜀門戶。鄧艾。字士載。

諸葛瞻北地王身殉社稷。

瞻。亮子也。初鄧艾自陰平入。衛將軍瞻督軍拒艾於綿竹。戰死。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亦冒陳死。帝出降。帝子北地王諶怒曰。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廟。先殺妻子。後自殺。綿竹。縣名。屬成都府。瞻字思遠。

如斗膽空割裂天日終沉。

鄧艾入成都。頗矜伐。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說會使反。情好權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監軍衛瓘密白艾反狀。詔以檻車徵之。瓘卽夜至成都。收艾及子忠。艾既就擒。會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諸將。悉閉益州諸曹屋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護軍胡烈子淵率父兵鼓譟赴城。所閉諸人皆緣屋出。共斬會及維。剖維腹。膽大如斗。艾將士欲追還艾。瓘遣田續襲艾。父子斬之。

此間樂伴不思先人墳墓。

帝禪降魏。舉家遷洛陽。惟祕書令卻正及殿中督張通。舍妻子單身從行。他日與宴。作蜀技。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晉王昭問曰。頗思蜀否。對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正言。昭曰。何乃似卻正語也。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岷山。在成都府茂州。卻正。字

先令

安樂公傳數祀。煞有深心。

劉禪曰：此間樂。晉武以為大愚。雖諸葛亮不能輔。況姜維乎。獨楊升庵以為伴狂。自保得長為安樂公。此乃阿斗知己。魏封禪為安樂公。至晉武帝泰始七年卒。

中原地。魏曹丕承其父業。

魏都洛陽。為中原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太子丕自為丞相冀州牧。是年篡漢。

篡炎劉。即帝位。國運初興。

漢帝姓劉。以火德王。外史載有老者祭古墳。祝曰：炎炎之靈。其棟將頹。田為戰場。奸雄帝人。訊其故。化為鳩。丕篡漢即皇帝位。是為魏文帝。

改年號。為黃初。建都西洛。

丕改獻帝建安二十五年為黃初元年。營洛陽宮室。都於洛。

要吞吳。無計策。幾度勞心。

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者。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詡曰：臣料羣臣無備權之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於昭烈章武二年。自將擊吳。進攻濡須。不克引還。至建興二年。丕復以舟師擊吳。御龍舟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於江。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丕望歎曰：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乃還。三年。復伐吳。丕臨江觀兵。吳嚴

兵固守。不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仍還濡須。水名。在廬州府巢縣南。廣陵。今揚州。

貶陳思。燃荳其。同根煎逼。

操死。子陳王植不奔喪。不縛至。欲罪之。植作詩曰。煮荳燃荳其。荳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植母卞氏出曰。何逼弟太急耶。不貶陳思王爲安鄉侯。曹植。字子建。操次子。十歲能文。才敏七步。世目爲繡虎。封陳王。諡曰思。

蔑天倫。禽獸行。廣肆淫烝。

曹操諸姬。不淫烝殆盡。無一免者。不偶病。母卞太后往問。見左右皆昔年侍者。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應爾。

違父言。寵司馬。養留禍種。

狼顧相。同槽夢。怪兆先徵。

曹操察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不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不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懿。及操卒。不寵任懿。爲尙書僕射。鎮許昌。後以懿同曹爽受遺詔輔政。卒之勒兵武庫。廢篡相。仍子孫蒙禍。迹其猜忍。符於狼顧之相。竟遷魏鼎。兆徵同槽之夢焉。野客叢談云。狼喻最多。言其恣食曰狼餐。亂走曰狼竄。專復曰狼狠。不恤曰狼戾。恣取曰狼貪。威顧曰狼顧。不檢曰狼籍。乖謬曰狼狼。

寵其妾。殺其妻。幾乎害子。

不先從操入鄴。悅袁熙妻甄氏。操爲聘焉。生子叡。爲平原王。後納郭永女爲貴嬪。有寵。適不病。郭氏讒甄后有鎮魘之謀。遇殺甄后。后死。故叡未建爲嗣。不立郭氏爲后。叡事后謹。后亦愛之。郭后無子。不使郭母養叡。不后名郭女王。

獵園中聞泣諫。改念全恩。

叡母被誅。適不與叡獵。見子母鹿。不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不惻然。遂立爲太子。

魏明帝料功能。容言納諫。

不卒。太子叡卽位。是爲明帝。叡沈毅明敏。任心而行。簡功能。屏浮僞。雖犯言極諫。皆優容之。無所排戮。嘗卒至尙書門。司空陳矯問曰。陛下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叡慚而反。

作都官考課法。黜陟羣臣。

叡深疾浮華之士。吏部尙書盧毓曰。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爲進退。故真僞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七十一條。下百官議。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世有亂人而無亂法。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故。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金。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更可惜。薄宗藩。維城無衛。

魏自黃初以來。諸侯王皆寄地空名國。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察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儕於匹夫。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相通問。宗室曹同上書曰。古王者建同姓以明親親。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疎并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而宗室子弟。王虛空之地。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不聽。東阿王植疏曰。今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族。至於臣者。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期。願陛下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乃令諸王及宗室。公侯朝明年正月。後如先帝令。孫盛曰。魏明帝政自己出。優禮大臣。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侈宮室。空帑藏。鑄造銅人。

叡好土功。先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復立崇華殿。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作者三四萬人。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實其中。又徙長安鍾虡。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尙書衛覲上疏曰。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過錦繡。用能平定天下。今宜計較府庫。量入爲出。而工役不休。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每所非笑。今無求於露而空設之。靡費宜裁制也。不聽。芳林園在河南府城東北隅。

立養子。齊王芳。爽懿共政。

叡無子。養芳詢爲己子。宮省事祕。人莫知其由來。立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叡病篤。司馬懿入見。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召二王示懿。別指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又教芳前抱懿。項。叡卒。芳嗣位。年八歲。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伏獸睡。突時發。何鄧駢刑。

何晏鄧颺。素與曹爽善。爽輔政。引爲心腹。時爽懿各更宿殿內。何鄧謂爽曰。重權不可委人。爽從之。以懿爲太傅。懿遂謝病屏居。爽所親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持衣。衣落。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沾胸。語多錯亂。誤以荆爲并者。再勝退告爽曰。懿尸居餘氣。不足慮也。爽不復設備。時傅元與晏颺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嚴憲女韡有淑德。元求爲繼室。憲許之。或曰。何鄧執權。必爲元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後芳謁高平陵。爽等皆從。懿與子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爽棄顧命。亂國典。宜罷吏兵。以侯就第。爽得奏。疑不決。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司農桓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從。奉駕還宮。懿奏爽與何晏鄧颺桓範等謀逆。族誅之。高平陵。魏明帝墓。在孟津縣界。何晏。字平叔。傅元。字休奕。韡。音委。

殺王凌。害曹彪。悉奪三族。

魏王凌以將軍督揚州。其甥令狐愚爲兗州刺史。甥舅並典重兵。陰謀以魏王制於強臣。楚王彪有智勇。欲立之。迎都許昌。會愚卒。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白司馬懿。率軍乘水道討凌。凌勢窮面縛。被殺。懿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奪三族。發凌愚塚。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

司馬師奪印綬。貶主藩臣。

懿卒。以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李豐爲中書令。魏王芳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以刀鑿築殺之。芳意不平。師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芳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奏收璽綬。歸藩於齊。遷之河內。河內。今河南懷慶府。

迎立起。高貴公扶持六載。

師欲立彭城王據。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帝長孫。明帝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師乃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師使請璽綬迎之。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授之。髦至見太后。其日即位。髦明帝弟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在位六年。高貴鄉公今元城縣屬大名府。

慮時危。行戰討。志殄權臣。

機不密。事無成。登車用劍。

血淋漓。成濟刃。做了冤魂。

師卒。弟昭自爲大都督。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尙書王經。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經曰：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朕復死何懼。況不必死也。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官賈充入與髦戰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入殿收經及家屬殺之。昭言成濟大逆。滅三族。

常道公。平西蜀。纔方二載。

司馬炎。求禪位。孤寡欺凌。

常道鄉公名奐。燕王宇之子也。年十五。司馬昭迎立之。遣鍾會鄧艾寇蜀。劉後主降。後二年昭卒。子炎立。魏主禪位於晉。遷於金墉城。炎廢奐為陳留王。奐至惠帝大安元年始卒。後趙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寡婦孤兒。狐媚以取天下。常道鄉故城。在順天府東安縣西北。陳留。縣名。屬開封府。金墉城。在河南府洛陽故城西北角。魏明帝所築。

算曹氏。占中原。慌慌四紀。

魏自曹丕篡漢。傳至陳留王奐。凡五主。共五十六年。

敗將來。撐不住。付與他人。

奐禪位於炎。而魏祚絕。

思往日。逞英雄。興風作浪。

轉回頭。如一夢。滅影潛形。

東吳主。孫仲謀。聰明智勇。

吳主孫權。字仲謀。堅之子。策之弟也。自策以來。據有江東。策死。權代領其衆。操伐吳。權禦守月餘。操見其軍伍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引還。後權降曹丕。丕封權為吳王。權遣中大夫趙咨謝丕。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趙咨。字文楚。胙城人也。

父虎將。兄獅兒。奮起江東。

權堅初討董卓。堅求糧於袁術。或謂術曰。孫堅江東虎將。若克董卓。猶除狼而得虎也。術使堅擊劉表。為表軍射殺之。堅子策年十七。見術。術以堅餘兵還策。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吳景討橫江。術許之。策行收兵進攻橫江。拔之。旋渡浙。取會稽。太守王朗降。詔以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策復襲廬江。敗之。狗豫章太守華歆降。曹操聞策強盛。歎曰。獅兒難與爭鋒矣。後操聞策死。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橫江。在和州城東南直采石渡處。廬江。縣名。在廬州。華歆。字子魚。

父兄死。自軒昂。報讎黃祖。

初。堅擊劉表。表將黃祖戰敗。令呂公設伏峴山射堅。堅死。子策立。欲乘虛襲許。為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篋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曰。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至是權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大繼繫石。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將敢死士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以刀斷繼。蒙衝乃橫流。大兵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走。追斬之。峴山。在襄陽府。張昭。字子布。有音釘。鎮舟石也。

奄荆揚。薄南海。霸據金陵。

權霸據江東。操表為討虜將軍。責權任子。周瑜曰。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遂據荆揚。至於南海。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州之衆。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耶。權先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後因張紘言秣陵山川形勝。勸權為治所。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金陵。今江南上元江寧二縣。昔楚威王以此地王氣。埋金以鎮之。名曰金陵。秦始皇改秣陵。吳建業。宋建康。即今江寧府。

納魯肅。任周瑜。同心戮力。

魯肅周瑜。先依袁術。知術無成。乃棄官渡江從策。策卒。瑜自巴邱將兵赴襄。權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雖有江東諸郡。然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因薦肅於權。權引肅合榻對飲。問計大悅。會劉表卒。二子不協。肅請奉命說劉備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操已下荊州。引兵東下。昭等請迎之。獨肅勸毋迎操。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肅勸召周瑜定計。瑜至。謂權曰。將軍當爲漢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是夜瑜復見權。言人以操水步八十萬。俱各恐懼。甚不足畏。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二人贊孤也。魯肅。字子敬。定遠人。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

戰三江。屯夏口。斫案崢嶸。

時召周瑜會議。瑜謂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以瑜督三萬人出定水寨於三江口。與操遇於赤壁。大破之。

將親妹。鎖蛟龍。錦囊計拙。

權既破操。權以備領荊州牧。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公安。權稍畏之。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後備以瑜所給地少。自詣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非久屈爲人用者。宜徙備置吳。盛其宮室美女。娛其耳目。分羽飛各置一方。今猥割地以資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三國演義載孔明以錦囊三個密授趙雲。臨期次第開囊。依計而行。備與吳夫人俱馳歸荊州。瑜引兵追之。有周郎妙計高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之諺。世謂之三氣周瑜。此正史所不載。

爭荊州。白衣櫓壞了同盟。

周瑜卒。魯肅代瑜領兵。勸權以荊州借備。共拒曹操。及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求荊州。備不許。會聞操攻漢中。備使求和於權。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初魯肅勸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難。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勸權取荊州以襲羽。蒙遂託病。以陸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深自謙抑。羽意大安。撒兵赴樊。遜啓陳形狀。權遂發兵。以蒙為大督。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將糜芳傅士仁。開門出降。蒙入江陵。得羽將士家屬。皆撫慰之。遂定荊州。初。權使至荊州。備報曰。曹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李舜臣曰。荊州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固也。然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先。奈何赤壁既勝。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以一州之地。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置之度外。此果何為者哉。桂陽州名。屬衡州。南郡。即荊州府。零陵。縣名。屬永州府。武陵。縣名。屬常德府。陸口。陸水之口。在武昌府通城縣北。潯陽。今九江府德化縣。鱣。音溝鹿。船名。

呂蒙死。陸遜承支吾元德。

呂蒙既入江陵。未及受封。即發疾卒。權以陸遜代之。備痛羽沒。自將伐權。遣遜督兵拒守。戰於猯亭。大破之。呂蒙。字子明。

孔明相費禕來。吳蜀重親。

漢昭烈帝卒。丞相諸葛亮遣鄧芝使吳。吳絕魏和漢。及權稱帝。亮遣陳震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亮卒。以費禕為尙書令。遣宗預使吳。權折劍為誓。費禕。字文禕。

不觀濤。歎天限。屈身雄略。

觀瀾註見本卷要吞吳句下。雄略註見本卷聰明智勇句下。

自稱尊大皇帝。烈烈轟轟。

漢帝禪建興七年。高王權稱皇帝。改元黃龍。後子亮嗣位。諡權爲大皇帝。

傳其子。會稽王。年方十六。

權先立太子和。後潘夫人有寵。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與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遂廢和爲庶人。後封南陽王。居長沙。立亮爲太子。權卒。亮嗣位。年方十六。後孫琳廢爲會稽王。全公主。全琮妻。權女也。全公主。名魯班。

假惺惺。好問難。取怒孫琳。

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琳表奏。多見問難。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耶。琳於是稱疾不朝。亮惡之。陰與全公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尙爲衛將軍。亮使尙子紀語尙。嚴整兵馬。且曰。勿令卿母知。女人不曉大事。且琳姊也。紀告尙。尙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琳。琳怒。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近臣牽止之。不得出。琳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亮。會稽謠言亮當還爲天子。吳主黜亮爲侯官侯。亮自殺。侯官。縣名。屬福州府。

吳景帝逼其亡。不能廢子。

琳廢亮。立瑯琊王休。休。權中子也。立子璽爲太子。休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璽出拜。把輿臂。指璽託之而卒。諡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欲立長君。左典軍萬彧常爲烏

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於興及左將軍張布。興布遂說朱太后迎立皓。 靈音灣。

烏程侯頑且暴。怎保長存。

休先封兄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休卒。皓即位。皓驕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直縑數十匹。纓紕直錢一萬。以捕兔供廚。有勝己者殺之。見惡者燒鋸斷其頭。晉羊祜曰。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將疑士困。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也。晉主使張華問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 烏程。縣名。今屬浙江湖州府。

料難敵。陸鬪羊。交懼邊境。

晉以羊祜都督荊州。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督軍樂鄉。祜與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人諫之。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樂鄉。地名。在荊州府松滋縣。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陸抗字幼節。遜之子。

更添着。鑿鼻眼。何等淫刑。

皓惡人視之。羣臣莫敢舉目。每宴。咸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後皓降晉。賈充問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充默然。

晉武帝大興師。樓船直下。

晉武帝炎與羊祜謀伐吳。祜表王濬加龍驤將軍。大作舟艦。濬遣別駕何攀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住來。炎大舉兵。遣王渾、杜預、濬等分道伐吳。預遣牙門周旨夜渡江襲樂鄉。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克江陵。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濬攻武昌，降之。遂自武昌順流而下。徑造建業。舟艦戰船也。四方施板，以禦矢。樓櫓，城上守禦望樓也。櫓，露也。上無屋覆。王濬，字士治，弘農人。王渾，字元沖，晉陽人。杜預，字元凱，封富陽侯。朝野號曰「杜武庫」。京兆杜陵人。

石頭城風威利束手降臣。

濬兵順流而下。皓遣將軍張象帥舟師禦之。望旗而降。又遣陶濬乘大船以戰。未發而潰。初，晉主詔濬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晉封爲歸命侯。石頭城，孫權所築。在江寧府西二里。三山，磯名。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下流。去蕪湖二十五里。

五十載王氣銷江沉鐵鎖。

吳自權至皓，凡四主，共五十九年。初，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王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夜斷絕。船無所礙。昔楚威王以金陵有王氣，吳建都改稱建業。今濬至建業，皓降而吳亡矣。

盼黃旗瞻紫蓋讖兆成塵。

初，吳人刀元，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皓喜。遂有兼併之心。舉兵出華里，遇雪引還。至是降晉而吳亡。華里，在江寧府西。

勞攘攘。幾千場。將軍戰馬。

絮叨叨。三國志。故紙遺文。

三國志註見總說三國志句下。

司馬氏。總收拾。江山一統。

魏篡漢滅蜀。晉篡魏滅吳。至太康元年。天下一統。

啓封疆。稱武帝。晉室龍興。

司馬炎。昭之子。嗣位爲晉王。廢魏主爲陳留王。稱皇帝。是爲武帝。國號晉。諡曰。剛強直理曰武。

火焚了。雉頭裘。留心儉約。

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於殿前。詔毋得獻奇技異服。帝承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有言御牛青絲絛斷。詔以青蔬代之。

駕羊車。遊內苑。遽作荒淫。

帝旣平吳。頗事游宴。怠於政事。選吳妓妾五千人入宮。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最失策。銷兵備。養戎不徙。

帝平吳後。悉罷州郡兵。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當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極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常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亂。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害。侍郎郭欽疏曰。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一或有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不聽。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江統。字應元。陳留人。

賣官錢入私室。反遜桓靈。

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傳授與。不才兒。南風穢烈。

帝立子衷爲太子。時朝野咸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帝亦知太子不才。然恃太子生子適明慧。故無廢立意。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帝曰。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遂納賈氏爲太子妃。妃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帝崩。衷卽位。是爲惠帝。立賈氏爲皇后。后諱南風。與太醫程據等亂。時洛中有南風烈烈吹黃沙之謠。外史載。郊外有輓小車者。導一美少年入車中閉之。輓而行。出則一曲房也。陳設非人間。一主婦年二十餘。身矮面黑。淫諂三晝夜。少年精力疲憊。婦人曰。君雖有貌。而無濟勝之具。奈何。多納金珠。仍令臥車中送故處。少年不解爲何豪室也。歸與人言狀。有識者驚曰。此賈后也。其淫亂如此。楊后名艷。字瓊芝。

肉糜癡。蝦蟆蝨。木偶爲心。

帝黷。時天下饑饉。帝曰。何不食肉糜。常在華林園。聞蝦蟆鳴。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尹氏曰。晉惠之爲君。動輒制於他人之手。特一木偶人而已。魏明帝建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園。在河南府城東北隅。

大臣幸。尙清談。人無遠慮。

大臣幸。尙清談。人無遠慮。

魏嘉平中。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帝以王戎爲司徒。王衍爲尙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衍弟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母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曠達。當時爭尙浮誕。廢職業。呂東萊曰。永嘉之際。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南山子曰。高枕茅廬。百無留念。肆志竹窗。一無用情。元字太初。王弼字輔嗣。王戎字濬仲。衍字奪甫。戎之從弟。澄字平子。衍之弟。樂廣字彥輔。阮咸字仲容。修字宣子。輔之字彥博。謝鯤字幼輿。畢卓字

卓。字茂世。

衆親王。興禍亂。骨肉兵爭。

初。武帝懲曹氏孤立之敝。大封宗室。各擁重兵。至永康元年。趙王倫謀篡位。遣齊王回將百人排門西入。廢賈后。自爲相國。淮南王允討論。不克而死。倫遷帝於金墉。自稱皇帝。回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顓舉兵討倫。誅之。迎帝復位。以回爲大司馬輔政。回驕奢專權。顓表陳回罪。使長沙王乂討回斬之。以穎輔政。二年。顓穎嫌乂專政。舉兵反。帝以乂督軍討之。爲顓將張方所敗。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逼京師。東海王越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置金墉城。使方彘殺乂。顓表穎爲皇太弟。越徵顓爲司徒。南陽王模邀殺之。頓邱太守執穎送鄴。范陽王虓幽之。會

衆親王。興禍亂。骨肉兵爭。

初。武帝懲曹氏孤立之敝。大封宗室。各擁重兵。至永康元年。趙王倫謀篡位。遣齊王回將百人排門西入。廢賈后。自爲相國。淮南王允討論。不克而死。倫遷帝於金墉。自稱皇帝。回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顓舉兵討倫。誅之。迎帝復位。以回爲大司馬輔政。回驕奢專權。顓表陳回罪。使長沙王乂討回斬之。以穎輔政。二年。顓穎嫌乂專政。舉兵反。帝以乂督軍討之。爲顓將張方所敗。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逼京師。東海王越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置金墉城。使方彘殺乂。顓表穎爲皇太弟。越徵顓爲司徒。南陽王模邀殺之。頓邱太守執穎送鄴。范陽王虓幽之。會

敗。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逼京師。東海王越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置金墉城。使方彘殺乂。顓表穎爲皇太弟。越徵顓爲司徒。南陽王模邀殺之。頓邱太守執穎送鄴。范陽王虓幽之。會

會

號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殺穎。後漢主劉聰問懷帝曰：卿家骨肉，何相踐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自相驅除。

稽侍中血淋漓蕩陰死節。

初：皇太弟穎，僭侈日甚。大失衆望。東海王越奉帝征穎。穎遣石超拒戰蕩陰。帝頗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侍中稽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超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蕩陰，縣名，屬彰德府。稽紹，字延祖，父康，字叔夜，先本上虞人，姓奚，以避怨，徙家稽山，因氏焉。

東則東西則西中毒亡身。

穎迎帝入鄴。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瀛公騰起兵討穎。穎奉帝還洛陽。顯將張方在洛久，剽掠殆竭。逼帝西遷長安。帝泣從之。顯隨廢穎。東海王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傳檄討之。遣祁弘等入長安。奉帝東還。以越爲太傅。帝食餅，中毒崩。或曰：太傅越之鳩也。尹氏曰：晉惠制於他人之手，如嬰兒玩弄於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一木偶人，夫以漢質帝之幼沖，食餅中毒，尙能急召大臣，了了言之。今晉惠乃莫能一言，故雖或曰越之所鳩，然綱目不明其故，直以中毒書之。

懷帝立志有爲傳餐親政。

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立熾爲皇太弟。至是即位。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痛銅鉞委荆棘受縛華林。

惠帝時。關內侯素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外銅鈿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漢主劉聰使前軍大將呼延安寇洛陽。石勒劉曜皆引兵會。安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入。殺太子詮。發諸陵。焚宮廟。納帝后羊氏。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後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號泣。聰殺珉雋等十餘人。並弑帝。素靖字幼安。燉煌人。羊后名獻容。

愍帝立。勢難支。接踵繫擄。

愍帝名業。吳王安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及懷帝被擄。賈疋奉為太子。懷帝遇害。即位於長安。漢劉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素琳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飢甚。帝泣曰。今窺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使侍中宗敞送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曜送帝於平陽。諡法。在國遭憂曰愍。麴允。金城人。素琳。字巨秀。靖之子。

捧杯盤。執傘蓋。殞命胡廷。

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後聰出畋。使帝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垂泣者。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更衣執蓋。尚書郎辛賓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

劉元海。亂倡先。五胡雲擾。

劉淵。字元海。匈奴人。武帝時為左部帥。後稱漢王。尋稱帝。邱濬曰。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穹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樂亂喜亂。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以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

瑯琊王走江左。六代瓜分。

瑯琊王司馬睿。懷帝時以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軍。鎮建業。後睿即位。由晉歷宋齊梁陳。俱都江左。與北魏共六代。南北瓜分。不能混一。

想西晉創根基。謀心不善。

司馬懿染指曹鼎。垂涎三世。至孫炎篡魏。晉論曰。懿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前代者也。

老仲達無比賽。詭詐兇心。

懿字仲達。小學史斷曰。晉之興始於懿。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弱寡欺孤。恣行誅戮。脅制之威。同於莽卓。

螳後雀躡前踪。曹瞞篡漢。

曹操小名阿瞞。史斷云。自曹操肇謀。迄於亡國。五六十年間。與司馬氏相終始。所謂黃雀利於螳螂。而不知挾彈者早已隨其後也。

馬中牛。循往事。呂政承秦。

元帝睿。乃瑯琊王觀妃夏侯氏所生。史載妃與小吏牛金通。生睿。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液郡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謠。自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而七帝之數終。睿以牛吏子承晉祚。而司馬之裔絕。秦始皇名政。乃陽翟大賈呂不韋之子。冒姓嬴。王妃夏侯光姬。字銅環。璜按升菴外傳。載晉書云。初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可笑也。又按唐元行沖。元魏之

後·著魏典三十卷·云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主犍之孫道武帝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單逞縱·已之能·傳家計策·

不提防·天眼轉·果報相尋·

尹氏曰·懿自殺爽之後·魏國在其掌握·又殺彪而盡幽置諸曹於鄴·甚於操之所為·自曹不篡漢·至是纔三十載·天道好還·豈不昭昭哉·陳氏曰·司馬氏八王相繼屠戮·四十八王同時殲於排牆·皆所以報其逼害曹氏也·

翻滾滾·擁將來·雨摧黃潦·

渺茫茫·消散去·風捲殘雲·

從此後·洛陽天·無緣再覩·

割江東·半塊土·小小乾坤·

元帝即位江東·爲東晉·五胡割裂中原·而晉卒不能恢復洛陽舊都·

東晉主·瑯琊王·白板天子·

帝名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觀之子·懷帝時受詔鎮建業·建興五年·劉聰弒愍帝於平陽·凶問至·遂即位爲元帝·帝不出太子承襲·劉曜石勒謂晉爲白板天子·以無璽也·自洛陽視建康在

東。故爲東晉。諡法。始建國曰元。

化龍後。賴人望。建業登宸。

帝先同西陽王羨等五王渡江。童謠有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之語。帝初鎮建業。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帝名譽素輕。吳人不附。導患之。語帝曰。賀循顧榮。皆吳人之望。宜引以結人心。後二子應徵。歸附者衆。帝業遂成。以避愍帝諱。改建業爲建康。賀循。字彥先。山陰人。顧榮亦字彥先。吳人。

劉越石。枕干戈。聞雞起舞。

司空劉琨。字越石。少與祖逖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逖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嗣琨爲并州刺史。聞逖爲豫州刺史。移書親故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州。今河南府。

祖士雅。渡江楫。誓掃烟塵。

鎮西將軍祖逖。字士雅。范陽人。元帝徵爲軍容祭酒。勸帝復中原。帝以爲豫州刺史。將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數破石勒。北地遂平。黃河以南。盡爲晉土。范陽。今涿州。

逆天理。害無辜。輕誅督運。

帝爲丞相時。聞安不守。出師露次。刻日北征。然帝本無北伐之志。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直司劉隗上言。伯罪不至。

死。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刑政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徒灑却新亭淚，玩愒因循。

江東名士遊宴新亭。司徒周顛中坐歎曰：食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顧氏曰：化龍之後，安安東南。玩日愒歲，迄不聞有勤王之舉。新亭在江寧府南一十五里。神州，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又一書曰：王者所居吉地也。周顛字伯仁。

兼吳會不能復，侵疆咫尺。

陳止齋曰：晉元撫江東之勝，兼吳會之饒，而浚齒不能歸，侵疆咫尺。一統志曰：世稱吳門為吳會，以其地本吳會二郡。今按為吳東南一都會，即蘇州府。正義曰：吳地為荆揚交廣之都會。

王與馬共天下，反了王敦。

帝始鎮江東，王敦與從弟導，帝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為心腹，稍抑王氏權。敦不平，遂舉兵反。刁協字景純，滄州人。

憂成病，喪身軀，傳之明帝。

帝因敦反，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是為明帝。諡法：譖慝不行曰明。

親決戰，除大憝，果斷剛明。

帝加王導大都督討敦。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敦信死，咸有奮志。乃騰詔列敦罪惡，敦怒，病轉篤。使王含、錢鳳帥衆向京師，含奄至江寧，帝親率諸軍襲擊破之。敦尋卒，鳳伏誅，乃取敦屍斬之。書法曰：明帝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也已矣。

恰二年傳成帝蘇峻稱亂。

明帝在位三年崩，太子衍卽位，是爲成帝。庾亮王導卞壺同受顧命，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亂。下詔徵峻，峻不應命，知祖約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以兵會峻，詔亮督軍討之。卞壺戰死，亮奔潯陽，峻入臺城，自爲驃騎錄尚書事，以約爲太尉。歷陽，今江南和州，臺城在上元縣。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卞壺字望之。

元規塵挑強賊國母憂崩。

尹氏曰：晉氏南渡，王蘇相繼內叛，幾不能保，使當時處之以理，峻亦未敢遽反。夫何庾亮輕淺無謀，橫挑強賊，自速其變。峻豈肯束手自詣耶？峻平後，亮求出爲豫州刺史，然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王導不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皇太后庾氏以兄亮違衆議，首生厲階，及督軍討峻，兵敗身竄，恐禍及族，憂慮而崩。謚曰明穆皇后。庾亮字元規，謚文康，鄆陵人。明帝后庾文君。

絕裾溫運璧陶入平禍難。

溫嶠初詣建康，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陶侃以錢鳳疾侃功，王敦左轉侃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之，侃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及蘇峻亂，嶠都督江州軍，侃都督荆襄軍，嶠聞建康不守，號痛，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侃赴難，侃戎服登舟，晝夜趨進，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步兵從白石南上，峻逆戰馬躓，斬

之峻黨復立峻弟逸為主。建威長史滕舍攻破石頭。獲逸斬之。亂遂平。廣州。今白石。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南。温嶠。字太真。封始安公。陶侃。字士行。封長公。

王茂弘求故節見笑豪英。

峻逸既誅。滕舍步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羣臣見帝。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王導。字茂弘。封始興公。

十七禩康帝立恩恩二載。

成帝在位十七年崩。二子不突俱幼。庾冰說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以同母弟瑯琊王岳為嗣。是為康帝。在位二年崩。謚法。温柔好樂曰康。

晉穆帝襁褓立無嗣相承。

帝名聃。康帝太子。三歲即位。是為穆帝。在位十七年卒。無嗣。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殷深源負虛名書空管葛。

殷浩屏居十年。屢辭徵辟。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相謂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後會稽王昱遺浩書。浩乃出為揚州刺史。尋督揚豫等州。與桓温疑貳。護軍王羲之勸不聽。浩又疏請北伐。亦勸不聽。屢至覆敗。桓温請廢為庶人。徙信安。浩既廢黜。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信安。今衢州府西安縣。殷浩。字深源。謝尚。字仁祖。王濛。太原人。羲之。字逸少。官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導從子也。

桓元子總強兵劫制朝廷。

桓温初都督荆梁等州軍事。帥師伐漢。拜表即行。朝廷以蜀道險遠爲憂。丹陽尹劉惔曰。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轉制專廷耳。温兵至成都。漢主李勢降。論平蜀功。加温爲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公。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温。温忿之。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不爲國用。屢表北伐。不聽。至是帥衆三萬順流。軍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避温。吏部尙書王彪之曰。且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司馬高崧爲昱草書致温。温上疏致謝。回軍還鎮。後温上疏廢浩。內外大權。一歸於温矣。臨賀。縣名。屬平樂府。桓温。字元子。生末期。温嶠見之。曰。真英物也。父彝以嶠所賞。故名温。劉惔。字真長。宿州人。彪之。字叔武。

晉哀帝病纏身四年彈指。

穆帝無子。立成帝長子。瑯琊王丕。是爲哀帝。帝寢疾。褚太后攝政。在位四年崩。諡法。早孤短折曰哀。

海西公剛六載。貶做藩臣。

哀帝崩。瑯琊王突即位。是爲帝突。哀帝同母弟也。大司馬桓温。素蓄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帥師征燕。敗於枋頭。威名頓挫。參軍郗超謂温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温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移皇基。温入朝。諷褚太后請廢帝爲東海王。帝著白紵單衣。乘犢車出神虎門。兵衛送東海第。温又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在位六年。廢後至武帝太元十一年薨。郗超。字嘉賓。康太后褚蒜子。

簡文帝赧獻流。清談差勝。

桓温廢帝突。迎會稽王昱即位。是爲簡文帝。帝美風儀。善容止。神識恬暢。然無經濟大略。謝靈運以爲赧獻之輩。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諡法。平易不訾曰簡。慈惠愛民曰

文靈運仕宋為永嘉太守。襲祖父元康樂縣公爵。故世稱謝康樂。

二年來。交付與幼子儲君。

簡文帝在位二年崩。傳位太子。年十一歲。褚太后攝位。

孝武帝相謝安圍碁破敵。

曜即位。是為孝武帝。以謝安總中書。安薦兄子元監江北軍。太元八年。苻堅入寇。發長安兵八十七萬。旗鼓相望千里。都下震恐。詔謝石謝元督軍八萬拒之。元入問計。安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安命駕出遊山野。親朋畢集。與元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元又不勝。安游陟至夜乃還。桓沖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時衆心危懼。安每鎮以和靖。後秦兵敗。安得驛書。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按與安圍碁是張元。晉書去一張字。讀者誤為謝元。張與謝元同名。人號南北二元。諡法剛強直理曰武。謝安字安石。封太保。建昌公。諡文靖。太康人。寓越之上虞東山。元字幼度。諡獻武。安兄子石。安弟。封南康郡公。墅音樹。田廬也。桓沖字子幼。封豐城公。

八公山。風鶴唳。草木皆兵。

初。堅大舉入寇。將軍梁成屯於洛澗。陰平公苻融遣朱序說謝石謝元降。序私與石約為內應。元遣廣陵相劉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石等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謂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

兵敗矣。衆遂大奔。元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籍而死者蔽川。野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死者十七八。初。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及秦人望草木如人狀。神有力焉。八公山。在壽州淝水北。淮水南。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登此山學仙。故名。洛澗。二水名。壽陽。今壽州。淝水。在廬州府城南七十五里。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分爲二。一入巢湖。一流入淮水。八公。傳記不見姓名。高誘以爲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

甫能勾倖免得苻氏僕射。

苻堅本姓蒲。堅祖蒲洪改姓苻。略陽渭氏人也。初堅入寇。下詔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先爲起第。略陽縣名。屬漢中府。

遽驕淫貪酒色杯酒長星。

淝水捷後。帝遂溺於酒色。委政瑯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與帝酣歌爲事。太元二十一年。長星見。帝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信佛法敬僧尼家居撞壞。

帝崇尚浮屠。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親昵娼姆僧尼。窮奢極欲。近習弄權。公行賄賂。尙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僧曰。浮屠。袁宏曰。浮屠。佛也。佛者。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按魏書。浮屠正號曰佛陀。聲相近也。以華言譯之。爲淨覺。精舍。佛寺也。釋迦譜曰。息心所棲。精練行者之所居。又講讀之所。亦曰精舍。

被蒙頭清暑殿戲犯陰人。

帝貴人張氏。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廢暴崩。清暑殿。在江南上元縣東北五里。

臺城內。乃孝武所建。後宋孝武改曰嘉禾殿。

晉安帝幼冲年。紀綱破碎。

安帝名德宗。孝武太子。年十五。幼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平北將軍王恭與殷仲堪桓元相結。上表罪狀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舉兵反。會稽王道子闇懦。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乃罷兵。後恭與仲堪元楊佺期又反。元陷江州。上表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恭司馬劉牢之執恭降。詔以元爲江州刺史。佺期爲雍州刺史。黜仲堪爲廣州刺史。敕使回軍。仲堪等又上疏申理王恭。求誅牢之。乃復以仲堪督荆益軍。優詔慰諭。乃罷兵還鎮。尹氏曰。典午衰微。諸鎮鬩亂。至敕使回軍。猶旅拒不從。晉之無政可知矣。顧氏曰。安帝即位。主暗臣驕。紀綱破碎。諡法。好和不爭曰安。

東西錄專殺柄。反了孫恩。

帝以道子錄尙書六條事。又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尙書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東第門可張羅。西府車騎填湊。元顯性尤苛刻。生殺任意。孫恩乘民心騷動。進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道教。不設備。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八郡皆殺長吏應之。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

水仙妖煽惑民。坑屠糜爛。

初。妖人孫泰。學妖術於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雅薦於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官新安太守。泰收兵聚貨謀作亂。道子誘斬之。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寇陷會稽。所過焚掠。刊木堙井。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則支解之。劉牢之使參軍劉裕擊破之。恩又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裕自海鹽倍道兼行。大破之。恩乃北走郁洲。

陷廣陵。裕至郁洲。又大破之。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據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二吳。謂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也。新安。今徽州府。臨海。縣名。屬台州。

劉牢之縱反叛。內指神京。

桓溫幼子元。先同王恭等反。以爲江州刺史。後加都督荊州四郡事。元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表求領荊江。詔以元都督八州軍事。厲兵調卒。久伺朝廷之隙。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一。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衆。張法順謂元顯曰。元新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爲前鋒。大軍繼進。元可取也。乃下詔罪狀元。以元顯爲大都督。劉牢之爲前鋒。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以牢之有二心。勸召殺之。元顯不從。牢之數惡元顯。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隙而自取。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遣子敬宣詣元請降。元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聞元至新亭。棄船退軍。二日復出陳於宣揚門外。軍中相驚。言元已至南桁。元顯欲引兵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奔潰。元顯走入東府。元收縛之。元入京師。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徙道子於安成郡。斬元顯。法順等。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元顯。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使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州縊死。桁。音舫。方舟也。駕萬舟以爲橋。在國之南。故曰南桁。安成郡。今吉安府。

桓元來稱楚帝。潯陽遷劫。

桓元舉兵肆逆。誘牢之。破官軍。殺元顯。自總百揆。篡勢已成。卞範之勸元早受禪。朝廷冊命元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

謚禪位於楚。元遂稱帝。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於潯陽。元登御座。而床忽陷。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劉裕起兵討元。元兵潰。浮江南走。至潯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元挾帝入江陵。收集荊州兵。未三旬。有衆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毅等戰於崢嶸州。大破之。元復挾帝入江陵。元伏誅。帝乃復位。何無忌奉帝東遷。潯陽。今九江府。平固縣名。屬南康。此南康。今贛州是。崢嶸州。在武昌府武昌縣。一曰新生洲。半屬黃州府黃岡縣。

亂荒荒草澤間。崛起英雄。

桓元稱帝。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爲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間。非無英雄。毅曰。所見惟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爲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正當是卿耳。於是毅無忌昶等合謀起兵。收衆濟江。推裕爲盟主。

平昌縣。屬濟南府。京口。今鎮江府。

劉下邳滅桓元乘機邁會。

劉牢之參軍劉裕。先領下邳太守。勸牢之擊元。牢之不從。牢之敗。裕約何無忌還京口。曰。元守臣節。當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元稱帝。裕與無忌劉毅起兵。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屯東陵。下邳之屯覆舟山西。裕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陣。謙等大潰。元先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浮江南走。裕入建康。誅元宗族。遣諸將追元。尙書王敬奉迎乘輿。元挾帝入江陵。毅連破之。元與心腹百餘人夜出。僅得至船。毛修之誘元入蜀。寧州督護馮遷遇元。抽刀而前。元曰。汝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帝東還。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陳氏曰。劉裕起於無賴。邂逅孫恩桓元之力。自爲蓋世之雄。下邳。今邳州。覆舟山。在江寧府城西北七里。東連鍾山。北臨元武湖。劉宋改名真武山。

奪劉毅殺譙縱剗滅盧循。

都督荆寧秦雍軍事劉毅。自謂功與裕埒。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會毅疾篤。請從弟藩爲兗州刺史。以自副。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毅藩謀不軌。賜藩死。令王鎮惡以百舸爲前驅。聲言劉兗州上。去江陵二十里。舍船襲城。毅覺欲閉城。鎮惡已馳入。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毅縊死。益州參軍譙縱殺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稱藩於秦。封蜀王。裕遣劉敬宣討之。不克引還。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寇荊州。裕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伐縱。別有書函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函。曰。衆軍悉由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前進。縱果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率重軍山外水猝至。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拒險。齡石攻其北城克之。斬暉。南城亦潰。於是舍船步進。賊營望風奔潰。譙棄城走。自縊死。初孫恩赴海死。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桓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與其黨徐道覆寇暴不已。陷番禺始興諸處。裕以朝廷新定。未暇攻討。卽以循爲廣州刺史。道覆爲始興相。循聞裕北伐。與道覆徑襲建康。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江荆都督何無忌敗死。豫州都督劉毅與循戰於桑落洲。大敗。其衆皆爲循擄。朝廷急徵裕還。時北征將士多創病。循既克二鎮。兵十餘萬。裕柵石頭。淮口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以兵守之。循寇掠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潯陽。併力取荊州。道覆帥衆趣江陵。劉道規大破之。道覆單舸走。裕追循戰於大雷。循等大敗。將趨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破柵而進。殺溺無算。循收散卒還番禺。道覆走始興。裕遣將軍劉藩等克始興。斬道覆。循收兵至番禺。裕已先遣孫處據之。循圍攻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與戰。焚其艦。循潰。投水死。慧度斬首函送建康。外水。一統志云。秦李冰既鑿離堆。又開二渠。一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水。一渠由永康過陴入成都。謂之內江水。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又名錦江。在成都府城南七里。永嘉縣名。屬温州府。番禺縣名。屬廣州府。始興郡名。今韶州府。桑落洲。在安慶府宿松縣南一百九十里。石頭城名。淮口。淮水之口也。查浦。皆壘名。大雷。今安慶府望江縣。左里。在南康府都昌。

縣西九十五里。
交州。今安南。

殲慕容取姚泓用兵無敵。

南燕主慕容超。定都廣固。裕抗表伐之。引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步進。過大峴。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守城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遣藩潛師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驚潰。裕遂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超遣韓範請救於秦。不至。裕四面急攻之。燕尙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走。追獲送建康斬之。秦主姚興。定都長安。興卒。子泓即位。稱皇帝。裕自加中外大都督伐秦。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自淮淝向許洛。鎮惡等入秦境。諸屯守望風款附。道濟遂至許昌。軍成。臯。滎陽虎牢皆降。進逼洛陽。秦陳留公姚洸遣將軍趙元戰死。洸降。鎮惡等進軍潼關。裕引水軍發彭城。自淮泗入清河。沂河西上至潼關。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軍士食畢登岸。鎮惡密使人解放舟艦。水急。舟倏不見。宣喻士卒。示無歸志。身先士卒。大破丕軍。泓引兵救之。不戰而潰。鎮惡入平朔門。泓降。裕入長安。送泓至建康斬之。廣固故城。在青州府堯山之陽。臨朐。縣名。屬青州府。大峴。山名。在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上有穆陵關在焉。淮淝。二水名。許洛。二州名。滎陽。縣名。虎牢。關名。

劉穆之。王鎮惡。文武稱能。

初。裕起兵時。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召見。卽署主簿。裕托以心腹。動止諮焉。諸大處分。倉卒立定。累加尙書左僕射。裕北伐。留守建康。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稟咨。盈階滿室。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後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有謀

斷喜論軍國大事。裕伐廣固。人或薦於裕。與語悅之。謂參伍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署參軍事。裕伐劉毅。使鎮惡前驅。卒至荊州。毅縊於牛牧佛寺。鎮惡身被五箭。以功授龍驤將軍。又從裕伐秦。自誓不克關中。不復濟江。至潼關。大破姚丕於渭橋。姚泓降。以功封征虜將軍。安西司馬。為沈田子所圖。裕即位。追思其功。封為龍陽縣侯。東莞。今沂水縣。屬青州府。劉穆之。字道民。東莞人。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猛曰。昔孟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曰鎮惡。

加九錫封宋公。龍行虎步。

初。裕北伐秦。遣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旋自進爵為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及自長安歸。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初。裕從徐亮刺史桓修入朝。桓元妻劉氏謂元曰。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為人下。宜早除之。元不決。

就東堂下毒手。讖應昌明。

裕以讖文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昌明。孝武帝字也。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密謀弑帝。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稱遺詔。立瑯琊王德文。

晉恭帝貶零陵。一年有半。

恭帝名德文。安帝之弟。裕所立也。元熙二年。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今年將衰暮。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中書令傅亮悟曰。臣暫宜還都。亮至建康。徵裕入輔。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曰。桓元時晉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於瑯琊第。裕即位。廢帝為零陵王。即宮於秣陵縣。以兵守之。帝即位於安帝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廢於元熙二年四月。止一年半。廢於元熙二年四月。弑於宋武帝永初二年九月。亦止一年半。

秣陵縣。在江寧府城東南秣陵橋東。宋爲秣陵鎮卽此。諡法。尊賢讓善曰恭。

掩重衾活搗殺。嘗氣吞聲。

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瑯琊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自飲而卒。裕侍中褚淡之。王妃兄也。王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褚妃名靈媛。

十五帝百餘年。東西兩晉。

西晉四主。東晉十一主。共一百五十七年。武帝都洛陽。元帝都建康。

眼巴巴。空四海。不見崢嶸。

自元帝中興以後。晉祚至此絕矣。

從此後。晉江山。歸之劉宋。

劉裕受晉禪。建國號爲宋。

望中原。徒感歎。胡馬縱橫。

裕先降姚泓。入長安。聞劉穆之卒。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爲篡位計。三秦父老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捨此欲何之乎。裕愍然。慰喻遣之。留次子義

真爲安西將軍。守關中。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等爲參軍從事。夏主赫連勃勃聞裕東還。引兵向長安。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意。田子矯稱裕令殺鎮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斬之。義真又殺修。國中大亂。勃勃又陷長安。義真逃歸。裕聞義真敗。未知存亡。怒甚。刻日北伐。會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陳氏曰。五胡疊據中原。百姓塗炭已極。裕徒欲急歸篡位。使豐鄆之都。復淪於胡。裕亦坐是絕混一之望矣。

南北史兩頭分。強攻弱守。

南朝宋齊梁陳。北朝諸國併於魏。魏後分爲東魏西魏。南北史。唐李延壽撰。

鬼神愁。天地慘。苦殺生靈。

生靈血混長江水。一陣風來草木腥。

豪傑千年往事。漁樵一曲高歌。烏飛兔走疾如梭。眨眼風驚雨過。妙筆龍韜
虎略。英雄鐵馬金戈。爭名奪利竟如何。必有收因結果。西江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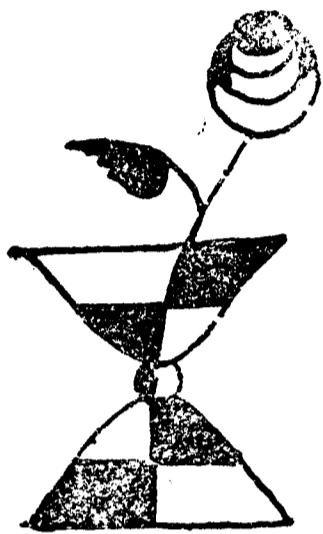
龍爭虎鬪何時了。結果收梢事怎休。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桃花扇註

一元五角

桃花扇一書，爲清曲阜云亭山人孔尚任所著，久已膾炙人口，全部四十齣，分上下兩卷，以明代弘光朝侯方域（朝宗）與名妓李香君之一段可歌可泣的戀愛故事。香君既許身方域，權貴田仰，百計謀奪，並藉奸相馬士英之力，強娶香君，香君堅拒，由其假母李貞麗代嫁，但香君經此劇變，並切念被誣在逃之方域，傷心過度，血濺扇面，楊文驄因就血點畫成桃花一枝，香君即懇蘇師傅探寄方域，以表冰霜。書中雖敘侯李艷情，尤注意於南朝興亡之恨。茲經梁任公先生加以詳註，於卷首載著者略歷及其他著作外，並於每齣之後，將書中人物之生平事蹟及重要關節處，均根據各種典集，一一爲之考證詮釋。尤足爲原書生色多多。



小說傳奇（五種）

本書包含小說三篇：①新中國未來記，是著者發表政見之寓意作品，凡對於中國應興應革諸端，均用辯論方式，曲曲敘出。②世界末日記，原著者爲法國著名文學家兼天文學家佛林瑪利安，以科學原理與高尚之思想，組織成文，乃近世之奇著也。③俄皇宮中之人鬼，此編爲駐俄法公使某君所作，描寫俄廷隱情，及帝俄時代虛無黨之勢焰，對於專制君王之苦況，形容盡致。傳奇二種：①劫灰夢傳奇，描寫義和團構釁，八國聯軍之役，權臣之昏憤糊塗，兩宮之倉皇出走情形，文情無限感慨。②新羅馬傳奇，描寫羅馬帝國之興亡史，感慨奮發，無限悲壯。每種均寓意警惕，發人深省，迥非尋常小說可比。至結構之完密，詞藻之艷麗，猶其餘事也。

三角五分

中華書局出版

莫等閒齋主人著

病玉緣傳奇

原售六角半
改售五角半

本書是描寫一個花一般美麗鐵一般貞烈的癡病女，與一個窮途末路的青年的一段戀愛故事，她遭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千里尋夫時的一曲哀歌，就是鐵石人，也會酸心；但她終於得神鬼之助，從九死一生中掙扎過來，得到了夫貴妻榮的美滿結果。文為詞曲體，美妙絕倫，可以上演，可以彈唱。

孟諧傳奇

實售二角五分

本書用詞曲體，描寫故事六齣：①牽牛——就是齊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②搏虎——就是馮婦打虎的故事，③攘雞——就是時遷偷雞的故事，④食鵝——就是陳仲子省母養鵝的故事，⑤烹魚——就是鄭子產放魚的故事，⑥獲禽——就是王良罵奸的故事；皆寓意諷刺警惕，發人深省，行文聲韻鏗鏘，百讀不厭。

女才子記傳奇

原售三角半
改售三角

嘯侶著

本書運用戲曲的筆調，描寫宋代女才子蘇小妹，詩妓文娟與學士秦少游的三角戀愛。小妹於合卺之夕，考試丈夫的一幕，真所謂妙人妙事，佳話千古；文娟因愛讀少游詩而鍾情少游，千里傳書，孤芳自守，小妹喬裝戲娟，文娟以真作假，弄得少游有口難辯，幸虧東坡居士，道破玄機，有情人終成眷屬；風流蘊藉，極盡香艷旖旎之致，確是野史中最富風趣的故實，傳奇中具有熱力的佳構。

蝶歸樓傳奇

原售四角五分
改售四角

古樵道人·今樵道人合著

全書用詞曲譜成，敘述謝招郎與王五妹的一段生死情緣，她是一往情深，他是想思入骨，她雖不耐磨折而香消玉殞，但終於感應鬼神，化蝶歸來，重圓舊夢。事實是可歌可泣，文筆是入神入化。天虛我生識云「本書可為填詞家的鍼砭，可為奇家的圭臬，不能作為普通小說看的。」

中華書局出版



註冊商標